

第一卷 第四號

同聲月刊

夏孫桐著



燕京圖書館藏

京 南  
文開日夜照相館

---

美術人像電放大

~定價低廉~

地址：朱雀路一〇六號

~取見準確~

同聲月刊第一卷第四號目錄

圖 畫

陳散原先生遺像

李後主周文矩合作重屏圖黃鞠臨本

黎二樵先生畫芙蓉灣圖李釋戡先生藏本

朱彊邨先生手書詞稿

論 著

詩細續

論九宮大成譜

宋詞陽上作去辨

金荃玉屑珍重開詞話

學山詩話續

魯空居士

忍庵

眉孫

趙叔雍

絨齋

詞林要籍解題 水雲樓詞

譯述

現代詩界

詩詞

今詩苑

半舫齋詩三首

忍古樓詩五首

雙照樓詩十五首

瓶齋詩三首

天我廬詩七首

橋川子雍詩三首

橋西草堂詩八首

看雲樓詩二首

二

龍沐勛

今關天彭著 汪吉人譯

同聲社采輯

廖恩燾

夏敬觀

汪兆銘

譚澤闓

江亢虎

橋川時雄

李宣侗

曹熙宇

綠竹軒詩二首

今詞林

半舫齋詞四首

映齋詞二首

眉孫長短句三首

燕臺逸民詞一首

小蘋花館詞四首

秋平雲室詞四首

耐充室詞三首

顛齋詩餘三首

汪彥斌詞二首

遺著

重編海日樓詩卷二續

近賢論詞遺札

章 錕

同聲社采輯

廖 恩 燾

夏 敬 觀

吳 庠

細野燕臺

林 貞 黻

王 蘊 章

陳 能 羣

何 嘉

汪 彥 斌

沈 曾 植

朱 居 易 輯

黃召南與夏閏庵論詞書

劉炳照與程心廬論白石暗香疎影書

鄭文焯與張孟劬論詞書

榆香拾存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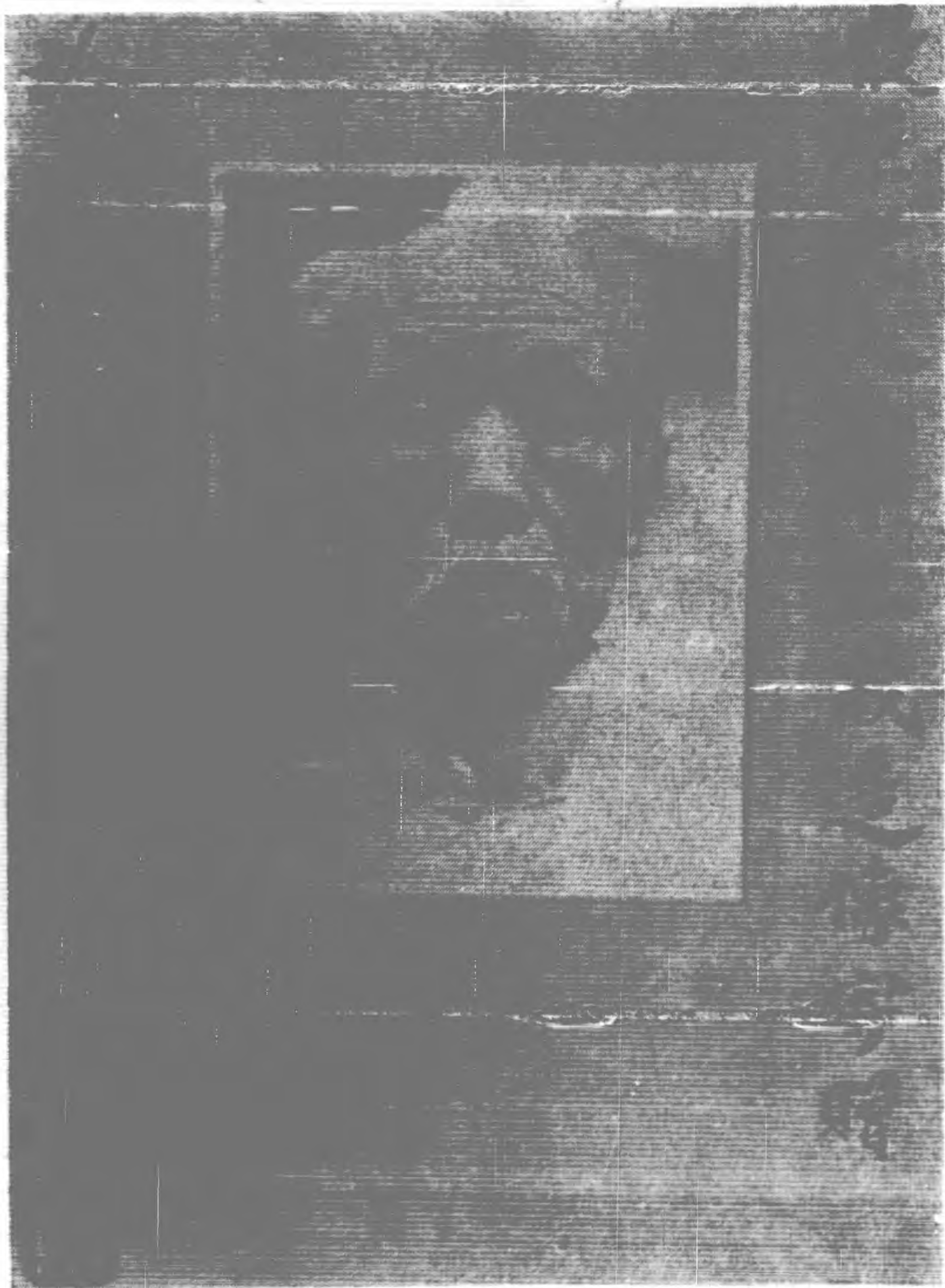
附 載

張開均

詞林近訊

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支那學研究室來函

陳散原（三立）先生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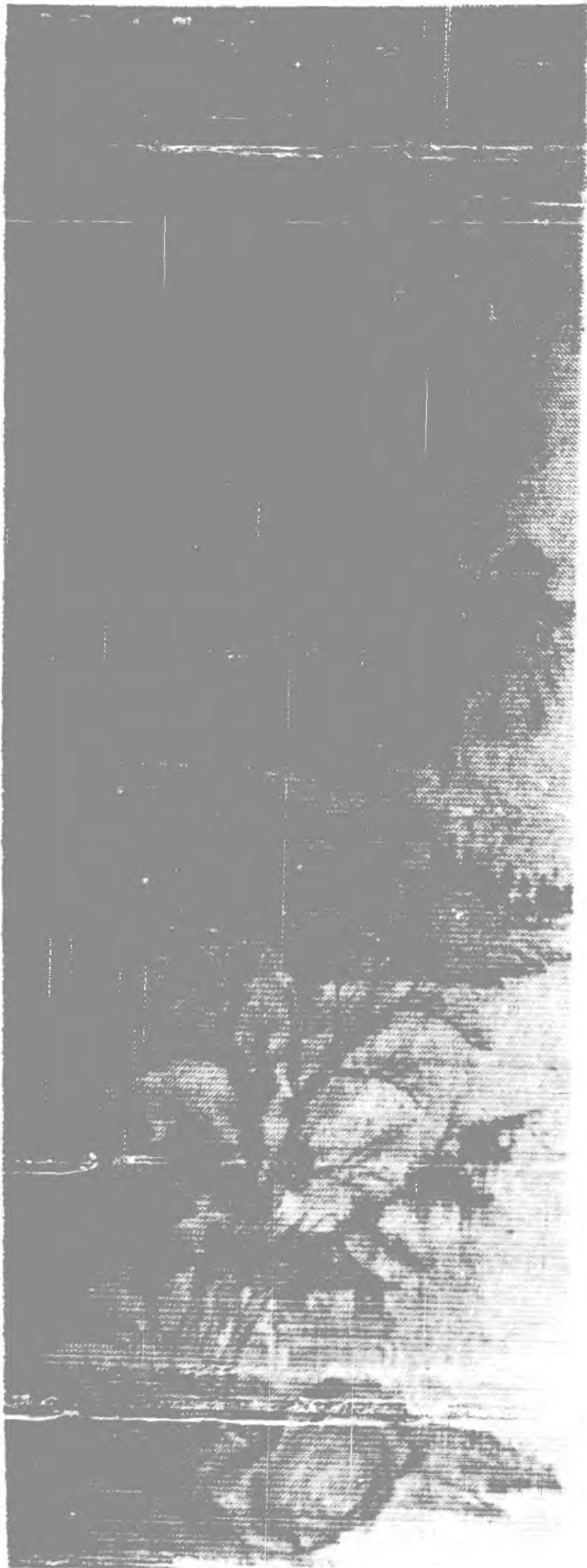
李後主周文矩合作重屏圖



黃鞠臨本



黎二樵（簡）先生畫芙蓉灣圖



李釋戡先生藏本

西河 子欲丰城劍如印齊以岳巖  
逾期而歸與于先後去國門  
在觀堂向公揆東流于吳湖  
且教寒暑為機言今昔機於樵松斷作  
韻詞以寫我憂  
歌哭地踐燈事影跡記却灰從天上國午夜  
四夜起過江人去禱離空而山頹天捲騰  
度樹誰再待虛舟誰若無繫為君齊守有東風  
退寒盡品香華一覺玉亦林間鷗空也烟水  
松竹齋  
酒徒散骨號虛市蒼然憂斂千里遠路三  
身世拘銅鑄野陌斜陽快對噫吸神州牙座  
襄  
沈溪沙 偶因本影叢中冗堆在香字向詩  
鏡面銀鏡三語淚滴輒之客感日未存  
中無味詩也詞以紀之  
筆法依稀旖旎流江湖書成苦吟短小暇得恨  
典妝樓 惟月先於新鏡面燈花鼓心古銀頭  
擬丁老志可勝懸

# 詩

## 細續

磐空居士

詩與易，皆周代有韻之文，其用假借例一也。馬瑞辰詩入義同字變例云：『阮宮保研經室文集，進退維谷解曰，案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穀、善也。以其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並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例前人無言之者。今由宮保之說，考之三百篇中，引伸觸類，如此例者甚夥。有上用本字，而下改用假借字者。如王風君子于役詩：「羊牛下括」之括，卽「曷其有恬」之恬。故韓詩於恬訓至，毛詩於括亦訓至。毛詩訓括爲會，會亦至也。廣雅：乃上用本字爲括，下則假借恬字矣。說文：括、絜也。此括之本義。王風兔爰詩：「逢此百惟。」惟卽羅之別體，故說文無惟字。乃上言「雉離于羅」，下卽用惟字矣。小雅正月詩：「褒姒威之」，卽滅字。故毛傳說文並曰，威、滅也。下卽改用威字矣。大雅皇矣詩：「此維與宅。」宅度古通用。書：「五流有宅」，史記作度，詩：「宅是鎬京」，禮記引作度，可證。詩意蓋言天始維四國是圖度，今乃西

顧我周，維此是度也。乃上言爰究爰度，下卽借宅作度矣。有下用正字，而上改用假借字者。如召南草蟲詩：「嘒嘒草蟲。」卽爾雅：「草蟲、負蟻也。」乃下言「趯趯阜螽，」上卽借蟲爲螽矣。小雅蓼莪詩：「母兮鞠我。」鞠卽育字之假借。乃下言「長我育我，」上卽假言鞠我矣。小雅信南山詩：「維禹甸之。」據鄭注甸祝云，「甸之言田。」說文：「田、陳也。陳、治也。」是甸卽田也。乃下言「曾孫田之，」上卽言甸之矣。大雅行葦詩：「舍矢旣均。」謂均齊也。乃下言旣均，上言「四鍤旣鈞，」卽假用鈞字矣。大雅抑詩：「四方其訓之。」與「四國順之，」句法一類。釋爲訓教則不詞。據書：「是訓是行，」史記作「是順。」知訓卽順之假借。蓋因下言「四國順之，」上卽假訓爲順耳。又有一字則用其本字，兩字並用，則改用俗字。如大雅抑詩：「無言不讎。」鄭箋以售釋之。讎卽售之本字。漢高飲酒讎數倍是也。至邶谷風詩，上卽云「反以我爲讎，」則下「賈用不售，」卽改用售字以別之。不得以說文無售字，而遂疑爲後人妄改也。三

百篇中類此者，均可由是說推之矣。』又毛詩古文多假借考云：『毛詩爲古文，其經字類多假借。毛傳釋詩，有知其爲某字之假借，因以所假借之正字釋之者。有不以正字釋之，而卽以所釋正字之義釋之者。說詩者必先通其假借，而經義始明。齊魯韓用今文，其經文多用正字。經傳引詩釋詩，亦多有用正字者。正可藉以考證毛詩之假借。如毛詩汝墳：「惄如調饑。」傳：「調、朝也。」據韓詩作「惄如朝饑。」知調卽朝之假借也。毛詩：「何彼穠矣。」傳：「穠猶戎戎也。」據韓詩作「何彼莪矣。」知穠卽莪之假借也。毛詩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據韓詩作「能不我狎。」知甲卽狎之假借也。毛詩小緡：「是用不集。」傳：「集、就也。」據韓詩作「是用不就。」知集卽就之假借也。毛詩文王：「陳錫哉周。」傳：「哉、載也。」據春秋傳及國語皆引作載。知哉卽載之假借也。毛詩大明：「倂天之妹。」傳：「倂、磬也。」據韓詩作「磬天之妹。」知倂卽磬之假借也。凡此、皆毛傳知其爲某字之假借，卽以所假借之正字釋之者也。

。如毛詩葛覃：「害澣害否。」傳：「害、何也。」據爾雅釋言：「曷、盍也。」廣雅：「曷盍、何也。」是知害卽曷之假借。正以釋曷者釋害也。毛詩采蘋：「于以湘之。」傳：「湘、烹也。」據韓詩作「于以鶻之，」是知湘卽鶻之假借。傳正以釋鶻者釋湘也。毛詩甘棠：「勿剪勿拜。」傳：「拜之言拔也。」據廣韻引詩「勿剪勿扒」云：「扒、拔也。」是知拜卽扒之假借。傳正以釋扒者釋拜也。毛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據韓詩作「如有殷憂。」說文：「慙、痛也。」是知隱卽慙之假借。傳正以釋慙者釋隱也。毛詩巧言：「聖人莫之。」傳：「莫、謀也。」據爾雅釋詁：「謨議、謀也。」是知莫卽謨之假借。傳正以釋謨者釋莫也。毛詩四月：「百卉具腓。」據爾雅釋詁：「腓、病也。」邢疏及玉篇俱引詩「百卉具痲。」是知腓卽痲之假借。傳正以釋痲者釋腓也。毛詩大田：「以我覃耜。」傳：「覃、利也。」據爾雅釋言：「剡、利也。」郭注引詩「以我剡耜。」是知覃卽剡之假借。傳正以釋剡者釋覃也。毛詩皇矣：「求民

之莫。」傳：「莫、定也。」據爾雅釋詁：「嘆、定也。」是知莫卽嘆之假借。傳正以釋嘆者釋莫也。毛詩抑詩：「有覺德行。」傳：「覺、直也。」據爾雅釋詁：「梏、直也。」緇衣引詩：「有梏德行。」是知覺卽梏之假借。傳正以釋梏者釋覺也。毛詩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傳：「假、嘉也。」據說文：「哦、嘉善也。」引詩「譏以謚我。」是知假卽譏之假借。傳正以釋譏者釋假也。毛詩載芟：「有略其耜。」傳：「略、利也。」據釋文云：「字書作畧。」爾雅釋詁：「畧、利也。」是知略卽畧之假借。傳正以釋畧者釋略也。毛詩玄鳥：「奄有九有。」傳：「九有、九州也。」據韓詩作「九域。」說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地也。古或有二字通用。」是知有卽域之假借。傳正以釋域者釋有也。凡此皆傳知爲某字之假借，而因以所釋正字之義釋之者也。『焦循易話：「韓詩外傳云：「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據賢人者。昔者秦穆公困於殺，疾據五殺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

文以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也。」以疾據賢人，解據于蒺藜，則借蒺爲疾，由此可悟易辭之比例。漢書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於此可見其一端。余於其以疾解蒺，悟得經文以假借爲引申。如借祇爲底，借豚爲遞，借豹爲約，借鮒爲附，借鶴爲雀，借羊爲祥，借袂爲夫，皆韓氏有以益我也。」其與朱椒堂書，言「易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如冥卽迷，顛卽窆，喜卽樂。假借如借繻爲需文說，借蒺爲疾韓詩外傳，借豚爲遞，借祀爲已虞翻。推之鶴卽雀，祥卽牽羊之羊，祿卽卽鹿之鹿，約卽納約之約，拔卽寡髮之髮，昧卽歸妹之妹，肺卽德積之積，沛卽朱紱之紱。彼此訓釋，實爲兩漢經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又周易用假借論曰：「近者學易十許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



。乃知彼此相借，全爲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如豹豹爲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豹爲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爲豹。沛紱爲同聲，以其剛揜於困下，則借沛爲紱，以其成兌於豐上，則借紱爲沛。各隨其文以相貫，而聲近則以借而通。蓋本無此字而假借者，作六書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書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卽通其義。如天之爲顛，日之爲實，秋之爲愁，嶽之爲恟，岱之爲代，華之爲穫，子之爲滋，丑之爲紐，卯之爲冒，辰之爲振，仁之爲人，義之爲我，禮之爲體，富之爲福，銘之爲名，及之爲汲，葬之爲喪，栗之爲慄，蜘蛛之爲踟躕，洑瀾之爲芄蘭，無不以聲之通而爲字形之借。故聞其聲卽知其實，用其物卽思其義。欲其夷平也，則以雉名官。欲其匆聚也，則以鳩名官。欲其戶止也，則以扈名官。以曲文其直，以隱蘊其義，其用本至精而至神，施諸易辭之比例引申，尤爲切要矣。是故柏人之過，警於迫人，秭歸之地，原於姊歸，髮忽蒜而知算盡，履露卯而識陰謀，卽楊之通於揚，姊

之通於稊也。梁簡文、沈約等集，有藥名、將軍名、郡名等詩。唐權德輿詩曰：「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宣秉、石崇、紀信、張良、卽箕子帝乙之借也。陸龜蒙詩：「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攜詩藁，本是吳吟盪槳郎。」伏神、防風、藁本、卽蒺藜菟陸之借也。溫庭筠詩：「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燭爲屬，借圍棋爲違期，卽借蚌爲邦，借鮒爲附之遺也。相思爲紅豆之名，長行爲雙陸之名，借爲男之行，女之思。卽高尚其事爲逸民，匪躬之故爲臣節，借爲當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良手坤母而爲拇，合坎弓艮瓜而爲弧，卽孔融之離合也。樽酒爲尊卑之尊，蒺藜爲遲疾之疾，卽子夜之雙關也。「予案馬焦二說，皆能發明前人所未明言，而以焦之說易，證馬之說詩，則假借之用，尤爲明顯。蓋詩義直質，其假借之訓詁深厚，不易明，易義幽隱，則又兼比例引申之妙。一經道破，可以知漢魏以來之詩，亦各有所本。今人亦習用羊以代祥，鹿以

代祿，特未通其義耳。

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載岷山吳喬說：或問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詩同在頌。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雅。閔管蔡之常棣，與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與刺衛宣鄭莊之篇，同在國風。不分時世，惟夫意之無邪，辭之溫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不過嚴羽皮毛之見。不惟唐人選唐詩，不序世次前後，卽宋人之萬首絕句，金人之鼓吹，猶不論也。高棅無識，不論神意，祇論皮毛，奉嚴羽之說，以選品彙，又立正始、正宗、名家、以至餘響、旁流、諸名目，貽毒李何，以成異物。品彙又多收景龍應制詩，立初唐高華典重之說。錢牧齋謂其人界乎兩間，不可截然畫斷，是矣，猶未窮源。蓋唐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定體。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爲初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遊宴，張掄康與之輩，小詞多頌聖德，祝昇平，豈可謂爲南宋詞體耶？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

不一。言心之辭，豈能盡出一途？是以宋之間遇佳人，有「妬女猶憐鏡中髮，侍兒堪感路旁人。」徐安貞聞箏，有「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杜審言春日言懷，有「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大酺、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沈佺期迎春，有「林間覓草纔生蕙，殿裏爭花併是梅。」應制、有「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發已偷新。」郭元振寄人，有「才微易向風塵老，身賤難酬知己恩。」張說望幸春宮，有「繞殿流鶯凡幾樹，當溪亂蝶許多叢。」蘇頲扈從鄠杜間，有「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諸公七律不多，而清新穎脫之句已爾。使如中晚之多，更何如耶？大酺扈從，本是典重之題，而梅花落處，雲山一一等，猶自忍俊不禁，況他題而肯盡作「伐鼓撞鐘驚海上」，「城上憑臨北斗懸」等語耶？劉得仁、晚唐也。禁樹早春，亦用應制之體。使大歷開成人不作他詩，只作應制詩，某保其無不高華典重者也。況景龍應制之詩雖多，而命意布格使事，無不相同，則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

人一篇立體？詩既雷同，則與今世應酬俗學無異，何足貴哉。盛唐博大沈雄亦然。孟浩然有「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卽裙裾掃落梅。」王灣有「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萬楚有「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誰道五絲能續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卻繞井闌添箇箇，偶經花藥弄輝輝」等，不可枚舉。皆是隨題成體，不作死套子語。故詩必隨題成體，而後臺閣、山林、閨房、邊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樓、處處有詩。子美備矣，太白已有所偏，餘人之偏更甚，絕無只走一路者也。弘嘉時盛唐，只走一路，學成空殼生硬套子，不問何題，一概用之，詩道遂成異物。七律盛唐極高，而篇數不多，未得盡態極妍，猶三百篇之正雅正風也。大歷已多，開成後尤多，盡態極妍，猶變風變雅也。夫子存二變，而弘嘉人嚴擯大歷開成，識見高於聖人矣。」或曰：「君故護中晚，何耶？」答曰：「七百年來，學盛唐者，未見一人有成。大歷開成之詩，瑕瑜不掩，何須護得。至於瞎盛唐詩，老夫六十年前，十五六歲時，脚夾筆，曾敵數

十輩。』或又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於此中識其好處，而戒其不好處，方脫何李惡習，得有進步。左傳一人所作，而前厚重，後流麗，豈必前高於後乎？詩貴有生機一路，乃發於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自用心，寧使體格少落，不屑襲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眼方開。惟以爲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轉爲質文。春不可以常春，轉爲夏秋。唐不可以常初唐，轉爲盛唐。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爲盛唐乎？活人有少壯老，土偶人千年如一日。』予案吳氏論弘嘉之弊極是，而以嚴羽高棅爲無識，亦極是。惟其於孔子刪定三百篇之義例未明，蓋習古文毛詩者也。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儒林傳序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淮南汜論訓曰：『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詮言訓曰：『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衰世之風也。』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孔子刪定周詩，以關雎爲

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關雎鹿鳴，同爲刺詩，並見史記。據呂氏春秋、漢書翼奉傳，文王爲周公所作。據尚書大傳、王褒四子講德論、漢書劉向傳，清廟亦周公作。則爲成周盛世之詩。而諸書云周襄而詩作，其義不符。竊以爲周襄詩作一語，指孔子刪定三百篇而言。孔子刪定三百篇，乃據周樂分類。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乃周樂官所司也。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閻百詩曰：「小雅除笙詩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以篇數言也。」予謂亦以人數言。大小雅均有刺厲幽之詩，而分隸之者，乃樂之別也。毛鄭以爲政有大小，何所見小雅所載厲幽之事，爲政之小者耶？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固自明其刪詩乃正樂也。文王清廟，孔子定之爲大雅頌始，亦陳古以刺今也。

朱晦庵解詩，以詞意不莊，近於褻狎者，皆爲淫詩，且爲淫人所自作。陳傅

良謂其以彤管爲淫奔之具，城闕爲偷期之所，竊所未安，藏其說，不與晦庵辨。晦庵謂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未曾得見。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說經，先執偏見類如此。然晦庵楚詞集注曰：「楚人之詞，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流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也。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興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晦庵以詩之六義說楚詞，其於楚詞之託意男女，近於褻狎者，未嘗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獨於風詩之託意男女，近於褻狎者，必盡以男女淫邪解之耶？宋人說詩，競立新說，至朱晦庵集其成，而疑經派至王柏而倡狂已極，妄刪國風，進退孔子，實開近人謬說之風，學者所宜深戒也。

鄭康成云：「賦者、或造篇，或述古。」班固漢書藝文志，序詩賦曰：「不



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序從橫家曰：「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予按班固以誦詩爲賦詩，舍造篇不言，而專就述古說，乃賦之狹義也。述古者陳古以刺今，一義也。行人賦詩以諭志，二義也。專就交接鄰國，行人諭志言，又述古之狹義也。儀徵劉毓崧通義堂集，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說云：「今按交接鄰國者，行人之專司，揖讓諭志者，行人之常事。據此、則詩賦之學，亦出於行人之官，其業實從橫家所獨擅。蓋賦本六藝之一，乃古詩之流，而六藝之中，其用以賦爲最廣。古詩雖不別標賦體，然凡作詩者皆謂之賦詩，左氏隱三年傳云：衛人所爲賦碩人也。閔二年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又云：鄭人爲之賦清人。文六年傳云：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誦詩者亦謂之賦詩。左氏襄二十八年傳云：賦詩斷章。漢志戒從橫家流，誦詩三百，不能專對。誠以使四方者，

必當有得於詩。古詩多因行人而作，亦多爲行人所誦，則賦詩本於奉使爲宜。故以三百篇證之，有知爲行人之勤勞，而賦詩以慰恤者。

周南卷耳序云：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鄭箋云：臣以兵役之事行，出

離其列。又云：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宴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有獎行人之往來，而賦詩以褒美者。

小雅四牡序云：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

知則說矣。首章云：四牡騤騤，行不止之貌。皇皇者華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首章云：駉駉征夫。毛傳云：征夫，行人也。有行人從政，而

室家賦詩以勸之者。

召南殷其雷序云：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室家能閱其勤勞，勸以義也。鄭箋云：遠行謂出使邦畿。

有行人于役，而僚

友賦詩以念之者。

王風君子于役序云：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正義曰：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

有行人困瘁，而

賦詩以抒其情者。

小雅北山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四章云：或盡瘁事國。又云：或不已於行。縣蠻序云：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

士之祿薄，或因乏於資財，則當調贍之。有行人憂閔，而賦詩以述其境者。

王風黍離三章，皆言行邁靡靡，

知我者謂我心憂。序云：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閱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小雅小明首章云：我征徂西，至於芑野。又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

是古詩每因行

人而作。習從橫者，固宜能作詩矣。又以左氏傳證之：有行人相儀而賦詩者。

襄二 十六

年傳云：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  
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國子賦鸛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襄八

云：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有行人乞援而賦詩者。襄十六年傳云：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曰：敝邑之

賦鴻雁之卒章。有行人蒞盟而賦詩者。襄二十七年傳云：楚薳罷如晉蒞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有行人當宴會而賦詩者

。昭元年傳云：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禮終，乃宴。有行答餞送而賦詩者。昭十

傳云：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蓋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是古詩每爲行人所

誦。好從橫者，固宜誦詩矣。且夫採風於侯邦者，本行人之舊典，漢書食貨志云：行

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顏注云：行人，適人也。觀樂於鄰者，亦行人之深心。左氏襄三十年傳云：吳公子札

歌周南。則詩賦之根源，惟行人研尋最審。所以賦詩當答者，行人無容緘默。左氏昭十二年

傳云：宋華定來聘，公享之，爲賦蓼蕭。賦詩不當答者，行人必爲剖陳。文四年傳云：衛甯武子

賦淇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

於是乎賦淇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脫之，其敢干大

劉氏所引毛序，雖或異於三家詩之說，有未盡然者。蓋就行人立說，以釋孔子：「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之言，則其義爲允當。

## 論九宮大成譜

忍庵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稱六宮十一調，曰仙呂調、按調字應正作宮字南呂宮、中呂宮、黃鐘宮、正宮、道宮、大石、小石、高平、般涉、歇指、商角、雙調、商調、角調、宮調、越調。按燕樂二十八調，宋乾興後七角調卽不用。宮調中之高宮調，宋人亦不多用。宋詞亦缺此調。羽調中之高般涉調及正平調，宋乾興後亦不用。商調中之高大石調，南宋不用。是南宋時祇存十七調也。元曲十七調，數與相符，而缺中呂、仙呂、黃鐘三調，別益以商角、角調、宮調耳。

南曲九宮十三調。所謂九宮者，仙呂宮爲一宮，正宮爲一宮，中呂宮爲一宮，南呂宮爲一宮，黃鐘宮爲一宮，存五宮調而已。其高宮道宮均缺，而以商調中之越調爲一宮，商調爲一宮，雙調爲一宮，是皆商調，而命之曰宮，殊不可解也。又以仙呂入雙調爲一宮，以足九宮之數。夫以仙呂犯雙調，是羽犯商也，而可謂之一宮，宮字究作何解耶？豈不更奇。按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係清和碩莊親王奉

勅編律呂正義後，更命周祥銍徐興華輩所分纂。其南詞宮譜凡例云：「舊有仙呂入雙調。」夫仙呂雙調，聲音迥別，何由可合？北詞宮譜凡例亦云：「仙呂入雙調之名，南北諸譜，皆載此名，不知何昉，在於宮調，並無是名。」是亦以爲無理也。又以羽調附於仙呂宮，大石調附於正宮，般涉調附於中呂宮，小石調附於商調，合之命爲九宮十三調。其分配之理，殊難明也。

葉申薌天籟軒詞譜，抄載九宮大成譜所譜宋元詞一百七十餘闕，又分仙呂宮、仙呂調、中呂宮、中呂調、大石調、越調、正宮、高宮，小石調、小石角、高大石調、高大石角、南呂宮、商調、商角、雙調、雙角、黃鐘宮、羽調，則又較所謂九宮十三調者，缺去仙呂入雙調，又缺去般涉調，而多出仙呂調、中呂調、高宮、小石角、高大石角、商角、雙角七調。今作表明之於左：

### 宮七調

南宋

北曲

南曲

九宮大成譜  
所譜宋元詞

正宮

(高宮)缺

中呂宮

道宮

南呂宮

仙呂宮

黃鐘宮

正宮

(高宮)缺

中呂宮

(道宮)缺

南呂宮

仙呂宮

黃鐘宮

正宮

(高宮)缺

中呂宮

(道宮)缺

南呂宮

仙呂宮

黃鐘宮

正宮

高宮

中呂宮

(道宮)缺

南呂宮

仙呂宮

黃鐘宮

商七調

南宋

大石

(高大石)缺

雙調

北曲

大石

(高大石)缺

雙調

南曲

大石

(高大石)缺

雙調

九宮大成譜  
所譜宋元詞

大石

高大石

雙調

小石

小石

小石

小石

歇指

(歇指)缺

(歇指)缺

(歇指)缺

商調

商調

商調

商調

越調

越調

越調

越調

角七調

南宋

北曲

南曲

九宮大成譜  
所譜宋元詞

(大石角)缺

(大石角)缺

(大石角)缺

(大石角)缺

(高大石角)缺

(高大石角)缺

(高大石角)缺

高大石角

(雙角)缺

(雙角)缺

(雙角)缺

雙角

(小石角)缺

(小石角)缺

(小石角)缺

小石角

(歇指角)缺

(歇指角)缺

(歇指角)缺

(歇指角)缺

(林鐘角)缺

商角

(林鐘角)缺

商角

(越角)缺

(越角)缺

(越角)缺

(越角)缺



羽七調

南宋

北曲

南曲

九宮大成譜  
所譜宋元詞

般涉

般涉

般涉

(般涉)缺

(高般涉)缺

(高般涉)缺

(高般涉)缺

(高般涉)缺

中呂調

(中呂調)缺

(中呂調)缺

(中呂調)缺

(正平)缺

(正平)缺

(正平)缺

(正平)缺

高平

(高平)缺

(高平)缺

(高平)缺

仙呂調

(仙呂調)缺

(仙呂調)缺

仙呂調

黃鐘調

(黃鐘調)缺

羽調

羽調

依上表觀之，南宋詞所存者，宮調六，商調六，羽調五，當謂之二十八調存十七調。北曲所存者，宮調五，商調五，角調一，羽調一，當謂之二十八調存十二調。南曲九宮十三調，即九宮大成譜所本也。而南曲所存者，宮調五

，商調五，羽調二，其仙呂入雙調不成立，亦當謂之二十八調存十二調耳。而九宮大成譜所譜之宋元詞，則有宮調六，商調六，角調四，羽調三。其與九宮十三調之說又不符，其故何耶？角調在南宋時，祇姜白石作角招一闕。宋乾興後，七角調皆不用。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二律。然劉昺祇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琯爲之，又作匏笙塤箎，皆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其後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樂譜徵角二聲，遂命教坊製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蔡條鐵圍山叢談，亦說政和間作燕樂，求徵角調不可得。夫九宮大成譜，亦猶是根本於燕樂二十八調也，不知何以能有角聲四調？

宋詞一字配一音符。九宮大成譜，一字配以多音符。律調分析，最重殺聲。九宮大成譜，絕對自由亂配。

金奩詞、張先詞、柳永詞、周邦彥詞、姜夔詞、吳文英詞、注有宮調。九宮大成

譜，輒改譜入他調。

茲先舉其律調相同者於左：

柳永擊桐梧 中呂調 當用合字殺

九宮 前半闋末用合字後半闋末忽用上字殺

柳永西江月 中呂宮 當用一字殺

九宮 用四字殺

柳永八聲甘州 仙呂宮 當用工字殺

九宮 用四字殺

柳永迎春樂 商調 當用凡字殺

九宮 用四字殺

柳永西平樂 小石 當用尺字殺

九宮 用四字殺

柳永二郎神 商調 當用凡字殺

九宮 用四字殺

周邦彥解連環 商調 當用凡字殺

九宮 用四字殺

吳文英江南春慢 小石 當用尺字殺

九宮 用四字殺

其改入他律調者：

柳永安公子 中呂調

九宮改正宮 正宮當用合字殺九宮用四字

柳永尾犯 正宮

九宮改中呂宮 中呂宮當用一字殺九宮用四字

柳永剔銀燈 歇指調

九宮改中呂宮 用四字殺

柳永祭天神 歇指調

九宮改中呂宮 用尺字殺

姜夔醉吟商 雙調

九宮改中呂宮 用尺字殺

張先天仙子 中呂調

九宮改黃鐘宮 黃鐘宮當用凡字殺九宮用四字

柳永荔枝香 歇指調 周邦彥詞同

九宮均改大石 大石當用四字殺九宮亦用四字不誤

柳永滿朝歡 大石

九宮改高大石 高大石當用一字殺九宮用尺字

柳永秋蕊香 小石

九宮改高大石 用尺字殺

蘇軾哨遍 般涉調

九宮改小石 小石當用尺字殺九宮亦用尺字不誤

柳永歸去來 中呂調

九宮改小石 用四字殺

柳永隔簾聽 商調

九宮改小石 用四字殺

姜夔惜紅衣 無射宮俗名黃鐘宮調

九宮改小石 用尺字殺不誤

柳永柳腰輕 中呂宮

九宮改小石 用四字殺

吳文英高山流水 大石

九宮改商調 商調當用凡字殺九宮用四字

溫庭筠玉蝴蝶 中呂宮

九宮改越調 越調當用合字殺九宮用尺字

張昇暗香疏影 夾鐘宮俗名中呂宮調

九宮改黃鐘宮調 黃鐘宮調當用凡字殺九宮用四字

柳永一寸金 小石 周邦彥詞同

九宮均改越調 越調當用凡字殺九宮用尺字

柳永長壽樂 正平

九宮改羽調卽黃鐘調 黃鐘調當用尺字殺九宮用四字

韋莊應天長 雙調

九宮改羽調 用四字殺

柳永祭天神八十四字者 中呂調

九宮改中呂宮 中呂宮當用一字殺九宮用尺字

柳永祭天神 歇指調

九宮改小石角 小石角當用一字殺九宮用上字

其能與宋詞律調相符，殺聲用字不誤者，祇五調列左：

柳永柳初新 大石 四字殺

迎新春 大石 四字殺

曲玉管 大石 四字殺

受恩深 大石 四字殺

周邦彥還京樂 大石 四字殺

至其所謂角調，如小石角常用一字殺，九宮或用上字，或用四字，或用五字，無一調用一字者。高大石角當用合字殺，九宮或用上字，或用工字，無一調用合字者。



晁端禮黃河清，爲丁仙現所譏落韻之徵調也。九宮譜入黃鐘宮調。黃鐘宮調當用凡字殺，九宮用尺字。

按一字配以多音符，顯非宋詞之舊。且就上列觀之，無一合宋譜規則者。蓋宋樂旣亡于元曲，而元曲又紊亂於九宮譜矣。九宮大成北詞宮譜凡例云：「近代皆用工尺等字，以名聲調。四字調乃爲正調。是譜皆從正調而翻七調。七調之中，一字調最下，上字調次之。五字調最高，六字調次之。今度曲者用工字調最多，以其便於高下。惟遇曲音過抗，則用尺字調，或上字調。曲音過低，則用凡字調，或六字調。」據此，惟當名之曰四一上五六工尺凡八調而已，不當復用律呂之名。

凌廷堪燕樂考原云：「宋史唯曲破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者，能備二十八調。其餘如教坊所奏，及隊舞大曲，皆缺七角調，及三高調。但十八調，教坊正平調，又云無大曲，故乾興以來祇用十七調也。元人不學，見十七調中有仙呂、中呂、

黃鐘三調，疑其與六宮相複，遂去之，妄易以宮調、角調、及商角調，以爲相傳之六宮十一調云爾。不知宮角乃一均之總名，安得七宮七角之外，復有宮調角調乎？七角一均，宋乾興以來已不用，故政和君臣，卽云缺角徵二均，安得元時尙有商角調乎？陶九成亦將商角併入商調此皆謬誤之甚者，不必至明而後燕樂亡也。」又云：「明吳江沈伯英，本毘陵蔣氏之舊著，增定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其中但有仙呂、仙呂調、羽調、正宮、正宮調、大石調、中呂、中呂調、般涉調、南呂、南呂調、黃鐘、越調、商調、小石調、雙調、仙呂入雙調、十七宮調而已。不知所謂九宮十三調者，何所指也？後之作者讀者，徒沿襲其名，而不暇求其說。沈氏復以名同而音律不同者列於後，云某調在九宮，某調在十三調，竟似鑿然有九宮十三調者，學者益增其惑。不知皆沿明代之俗稱，非事實也。考元人雜劇及輟耕錄，但有正宮、中呂、南呂、仙呂、黃鐘、五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四調，合九宮調。此九宮之所由來也。中原音韻，九宮調之外，又有小石、般涉、商角

、三調，謂之十三調。元末南曲，無商角，有羽調，又增一仙呂入雙調，合十三宮調。此十三調之所由來也。沈氏胸中，亦不知九宮十三調爲何物，但沿時俗之稱，而貿然著書，題於卷首，卽起沈氏而問之，恐亦茫無所對也。何以知之？沈氏既有仙呂，又有仙呂調，既有中呂，又有中呂調，既有南呂，又有南呂調，此猶可曰宋人燕樂，仙呂、中呂、南呂、三律，本有宮調之分也。至於既有正宮，又有正宮調，此何說也？而燕樂黃鐘，亦有宮調之分，何以有黃鐘而無黃鐘調？可見沈氏全無所解，則其所謂某調在九宮，某調在十三調者，皆自欺之譎言也。蓋古人著書，於樂書多空言無實，後人讀書，於樂書多不求甚解，卽其淺者觀之，已如是矣。夫燕樂但有七宮，去高宮不用，僅有六宮。合七商、七角、七羽，當有二十一調。去七角不用，當有十四調。又去二高調及正平調不用，僅有十七調。合六宮計之，則有十七宮調。烏觀所謂九宮十三調哉？後世曲譜，皆沿沈氏而爲九宮之名，復有引景祐樂髓新經六甲九宮之語，爲九宮名譜解者。又桐城方

氏物理小識，因見沈氏有十三調之稱，遂雜湊黃鐘調、正宮調、大石調、小石調、仙呂調、中呂調、南呂調、雙調、越調、商角調、角調、般涉調、子母調、十三調之名，以足其數，皆不可爲據。至於七宮之道宮，七羽之高平調，自元以來皆不用。舊曲具存，班班可驗。近長洲徐靈胎，乃以沈氏附錄不知宮調之鵝鴨滿渡船，定爲應時明近，屬之道宮。又以所犯諸曲，屬之高平。皆師心憑臆，蓋不足論矣。予案凌氏所論，實爲透關。惟謂七宮七角之外，安得復有宮調角調之名。考周德清中原音韻，既備列十七宮調之名，而所載樂府分調，自注云：「十七宮調，今之所傳，一十有二。」是十七宮調中之道宮、南呂調、歇指調、宮調、角調、五調不傳，宮調中高宮道宮皆缺。其不傳者，不知其爲高宮，抑爲道宮？故渾曰宮調。七角調祇商角傳，其不傳者不知其爲何調，故渾曰角調。或不若凌氏所說。又雍熙樂府凡例云：「聲音各應宮律，原分十七調。今所傳者一十有二，蓋缺其五。」其所列十二調，一曰黃鐘，二曰正宮，三曰大石，四曰小石，

五日仙呂，六日中呂，七日南呂，八日雙調，九日越調，十日商調，十一日商角，十二日般涉。其商角及般涉二調，則有其目而無其詞。明李元玉北詞廣正譜，較雍熙樂府多道宮、高宮、歇指、宮調、角調五類，而歇指及宮調角調，亦有其目而無其詞。元楊朝英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則祇收正宮、雙調、越調、中呂宮、南呂、仙呂、黃鐘宮、商調、大石、般涉十類。雖此類書皆係曲選，不必各調俱全，而皆無所謂宮調角調之詞則一也。

忍 寒 漫 錄 四

籀 公

亂後偶於金陵小肆，以法幣三圓，買得休甯程孟陽（嘉愷）摹王叔明山水小幅，愛其氣韻渾厚，因亟求孟陽松圓居士集，以一讀爲快。託人訪諸燕市滬濱，久無消息。最後始由友人曹靖陶君，爲覓得鄧氏風雨樓重印本松圓浪淘集十八卷，偈庵集二卷。予最愛其題畫絕句，歎爲淒涼怨慕，得未曾有。漫錄數首如下：

題畫（題帕二絕）云：「清溪百疊遠含風，樵路漁源望欲通。一段鄉愁何處著，傷春無味夕陽中。」客路無媒類轉蓬，人間薄命是丹楓。胭脂縱似桃花色，難挽春光二月紅」。（自注：比玉畫霜葉紅于二月花，索詩與伎。）

憶金陵雜題畫扇云：「最憶西風長板橋，笛床禪閣雨瀟瀟。只今畫裏猶知處，一抹寒烟似六朝」。

許傲章白下寄丙午所畫秦淮秋雨索題云：「六年光景未題詩，畫得如塵似夢時。斷雨濕雲休細看，看來容易鬢成絲」。

## 宋詞陽上作去辨

眉孫

近今談宋詞者，好言四聲，間及四聲之陰陽，意亦甚善。平聲陰陽，盡人能知，無論矣。上去入三聲之分陰陽，不知起於何時何人，著有何書。言四聲者，於去入二聲之陰陽，並未深論，所爭者惟一上聲，與陽上之作去耳。說者謂三尺陰陽，元明之後，始次第分明。愚以爲上聲之陰陽，蓋至清之康乾間，講聲韻者，尙未分別。觀毛馳黃七聲略例，與某氏韻學驪珠，偶忘作者姓名，書成於乾隆間，專爲唱南北曲者而作。以概見。七聲略例，明言上聲無陰陽。韻學驪珠，於去入二聲分陰陽兩部，而於上聲則仍合爲一部。由是推之，宋人不辨上聲陰陽，自不待言。故談宋詞者，於此亦在所不爭。若是，則宋詞上聲本無陰陽，更何有於陽上之作去？爲此說者，不過推測之辭，因欲取宋詞前後闕，強爲排比其聲例，意以爲句中之字，必爲去聲，方能合例，而其字又適爲上聲，遂斷爲此乃陽上作去，若是陰上，卽目爲例外。殊不知宋時上聲本無陰陽，安知詞中所用之上聲字，不是本讀上聲耶？說者

又謂宋人不辨上聲陰陽，但北宋方言已誤讀陽上作去，舉勞乃宣等韻一得，據元劉鑑切韻指南濁上當讀如去，及宋邵雍皇極經世濁上列入清母兩說，謂宋元時濁上之聲已鮮云云爲證。愚以爲此不過遷就一已聲例之主張，假以自圓其說，殊難深信而無疑。勞云濁上之聲已鮮，固不云已絕也。方音遞變，勢所必至，亦理有固然。然變之中，必有其不變者存。試以吾鄉方音驗之，如說者所舉周德清中原音韻，於動、奉、丈、像、是、市、似、漸、八陽上字，皆列入去聲部者，吾鄉固皆讀去。又如說者所舉晏同叔詞諸陽上字中之兩、柳、冷、眼、滿、五字，吾鄉則皆不讀去。近而推之，疑他省亦當有不變者。遠而推之，疑宋時亦當有不變者。若以今人所舉諸陽上字，謂宋人已一一皆誤讀爲去，得毋尙有商量餘地耶？總之宋詞之傳誦至今者，在四聲而不盡在四聲。陽上作去，乃後起之說，用以評判宋詞，予心終覺有所未安，故爲此辨。

編者案：本文偶從友人處，得見副本，以其足供研究詞學者之商討，特爲刊出。



# 金荃玉屑續

趙叔雍

## 珍重閣詞話

詞之爲道，意內言外，雖格調不可不嚴，而含蓄尤貴得當。此蓋極夏玉敲金之能事，鸞榭翠管之匠心者。有志於是，則遠取諸物，近窺乎情，運實於虛，潛浮於沉，要當以大塊之文章，肆其詞筆。彼由詞求詞，但竊前人精勝之語者，固非上乘，而但就文字以求詞，不先陶冶其性靈者，亦何足語於詞之極精耶？

史漢唐宋，魏晉六朝，佳篇名構，但以神會，無一非黃娟幼嬾，而又無片言成句，可參之詞中。然熟讀深思，則條理風骨，自見精進，又甯止典雅而已哉？

欲學填詞，不能不先學讀詞。讀詞首在流誦諧適，使其音節停勻，諧適閒雅，久玩之自漸生其神味。待神味充鬯，似讀者卽會心爲作者，然後再因其理脈段落，而觀其擒詞敷藻之所在，則思過半矣。

詞中濃淡雋永清腴淵穆之辨爲最難。蓋於中之消息至微，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宣，惟多讀斯能知之。

作詞之前，當先認定作詞之意。縱隨意漫吟，亦宜有所本而發之，斯爲不空。若徒以藻采蔽飾，則窮其工極，不過麒麟楮，烏足以云意內而言外耶？

詞有格局，有字面。格局取觀於通體，字面求工於推敲。格局貴緊密停勻，充其極則胡帝胡天，自有妙造。字面貴適當，無論工否，須適合其分際，使後來競勝標新，而仍不得少爲移易。進於此二者，則當取徑於氣息。或標一家之長，或兼諸家之勝，造詣所得，蓋各隨其學力天分之所至矣。

詞中用字，名貴爲上，雋永次之。但以新穎藻飾者，殊不足尙。吐屬貴俊雅，不獨詞爲然也，而詞尤尙之。俊雅非求諸古人不可得，是又在讀名作時加之意矣。

格局之外，別尙氣機。蓋格局猶有蹊徑之可尋，而氣機則在慧心之所極。氣機首

在通靈，少失之滯，便索然寡味。以有形停勻之局，寓無形靈神之機，則庶幾其爲傳作。

詞應有拙語，應有諧婉語。拙語須出之至靈之境，否則流爲木訥。諧婉語須出之清疏之境，否則流爲輕滑。兩者消息，正不易辨。

詞不能無跌宕，而少失則空、則輕、則滑。當舉清疏之境參之，斯爲允當。

詞有迷離之一境。言語無跡象，意旨當令自在，不假文字，情況宛然。要使文字反成贅疣，明言轉傷質直，方爲迷離之至境。然少一不慎，無的之矢，又不足以爲訓，轉致僨事，不可不知。

詞中有暗轉，帷鏡匣劍，相揜生輝。其承上文而暗轉，猶不若不承上文而暗轉，理脈自通之爲上乘也。

詞當深入。先立一意，復轉一境，因境異則其意彌深。如是三四轉，情益勝而語益工，意亦益深，非信手拈來者，可以比擬矣。

儘有一二俊語，以位置之不當，轉致減色，或通篇不因之而加工者，則氣機有以沮之。是須在通篇致力，以拯其失。

因題立詞，當在在認明題面。若僅以類似之語，敷衍成章，則嫌泛泛。是作者之通病，當於意旨上求專以藥之。

作者往往有陳義絕高，而措詞欠工者，則少讀少作之故，驅遣不能靈活，有以致之。當存其陳義，而別涵泳於名作之林以求之。

融景入情，自是詞家第一妙訣，而因融景入情之一二句，可按文隨之以作情語，情語由景轉入者，便更有據。固不僅以此一二句爲求工之止境也。

詠物當就物之標格風神形態以求之。其就物以言者次也，其離物命意而約指及物者爲上，但就題用典以充篇幅者爲最下。

緣情之作，當有一二主要語，本其至情而發之，或深刻，或穠摯。其泛作情語，實無深入者，拾芥遍地，何貴之有？

詞中驅遣字面，端仗一二虛字。首貴適如其分際，宛轉貫串，而使面面均能顧到。  
詞有宜直起直落者，若明若昧者。直起直落，不失之方。若明若昧，不失之浮。  
若於煙水迷離之中，而仍有理脈可尋，使讀者不能逕指，而自玩其妙，爲最上乘。

詞貴襟抱。此各人所獨秉於天，而未易強求者。求其進則在涵養於沖淡朗逸之中，而以書濟之。次貴學力。此專在讀書。讀書之功候，愚者未嘗失，而智者亦不能僥倖致之。

詞境與詞心相爲表裏，亦或相反以相成。斗室之中，可以盤旋寥廓。山川之大，可以約之芥子。妙境慧心，初無限制。

詞中回顧響應，頓挫轉折，不但在長調中須求其精詣，卽短調亦不可少忽。深入與暗轉，二詣可通。蓋所謂深入之義，自是味厚，耐人尋思。然數層意義，

可縱之爲一闕，約之爲一語。縱爲一闕，則潛機內遣，理脈宛然。約爲一語，則意深語警，情厚致濃。而字面務求其平淺。以平淺語寫深入之義爲最厚。其暗轉於中而研鍊於外者，夢牕合作，所以別關蹊徑，獨傳千古者在此。

短調流詠，全在神味。一點詞心，便成一首絕唱，初不必光景事實，以爲之煊染。至神味當使淡於筆而摯於情。其情筆並淡，而綿邈移人者爲尤上。至所以能淡，端在詞心，初不能固立鵠轍以求之也。嘗自思之，於風光明媚之中，偶然觀感，有所觸發，慧根一動，詞意自生。卽隨意諷詠，爲此大好風光寫照，但有好筆，自博佳詞。詞心詞筆，惜不易合一人之力以兼之耳。造詣各別，有所短長，佳詞遂不可數見。

詞筆就學力爲進退，尙有跡象之可尋。詞心則發乎天分，繫諸襟抱，但能陶冶而加以培植，非學力所可成就。

詞有四患，淺俗佻薄。淺者。膚廓之語，一讀便已了了，無可下轉，此人人所能

者，特當引以爲戒。俗有情性之俗，字面之俗，或所舉之典實，不登於大雅，或所造之意境，無當乎風人。佻者貌似清華，吟風月而莫見風月之真情，言中無物，漫自剽竊一二儂薄之詞，以自鳴其得意。薄者、絕無含嗜。此與淺略異。蓋淺指詞，薄指意，均不可不加以經意者。古來名家之作，猶或不免有此闕失，其病人之深可知。湔伐不易，慎之慎之！

詞又有粗亂生竄之患。粗者、不擇語，不鍊字，不辨音節，不整章法，漫事掇拾，搖筆卽來。文無理脈，境無遠近，情無親疏，均亂也。生者，腕力筆力，不足以達欲言之隱，雖具篇幅，而不能氣局完整，音節諧鬯。竄者、腕底字少，胸中書少，遂致縱有佳意，莫得令辭。此四患者，視前爲易辨，亦復易改。所以改之，在多陶寫，多讀書。性靈瓌慧，益之學力，珠璣咳唾，無往不工矣。詞貴直而厭粗，不甚易辨。實則直起直落，闊斧大刀，寫吾肝膈，不加粉飾，使真情流露於楮墨者謂之直。直與方差近。直者屬意，方者屬詞。若粗則近於獷

。消息幾微，不可不辨。

集字成句，集句成章。句法各異，而所以用字者，亦正各不相同。一句之中，虛實相襯，有但用動靜字，有以形容字貫串動靜字，有竟以兩名字爲比較，而藏動字形容字於其中者，此在眼中筆底，極驅遣之能事，不可以格律爲之圍範。若詞旨中所舉之詞眼者，餽釘疊架，不可爲訓。

詞中用字貴鍊，鍊之又貴得當。蓋鍊者謂用字宜適合情景之分際而已，非必以晦澀蕃豔爲工。晦澀蕃豔之字，未嘗不可用，然亦貴合其分際。鍊字首自有形者始，推之至於無形，曰飛、曰拂、曰吹、曰棲、各有其物，各因其地，各隨其時，推而衍之，不必有一定之物，而又固不能無一定之物之時之地也。卽情致所寄，可以使無形爲有形，亦何嘗不可於空處用實字，但在善於位置耳。字無粗細雅俗深淺之別，但視用之者之情筆得當爲如何耳。花明柳媚，可運之爲至雅，可鄙之爲至俗，消息庶幾在是矣。



用字研鍊，最推夢隱，而夢隱有真情真意，貫若干研鍊之字，七寶樓臺，正具棟樑，玉田之所謂不成片段者，非也。用字最停勻而不加研鍊者，玉田卽其一人。玉田流走之致，與所用之字相表裏，故往往不嫌其疏，同工異曲。知此始足語於用字之道。

用字貴在熟習，務使應絃赴拍，湊合腕底，恰有適宜之字，供我驅策。彼臨渴掘井，將圖剽襲，雖精金美璞，而未嘗潢治於先，必有斧鑿之跡，烏在其能得當耶？

詞中須有警策語。縱不多得，亦必有一二處，方足使全篇生色。警策語尤以不露圭角，於渾成之中，寓綿邈之致者爲上，斯蓋近於厚矣。

警策語之鋒銳特起者，讀之雖快人意，實則功力不深。其耐人尋詠之處，亦必不及渾成之句。而或以蘇辛自擬，以擴爲雄，比諸警策，則尤失之。蹈此弊者，三百年來，名輩固多不免。

跌蕩搖曳，作詞固不可少，而萬不可失之輕纖。所謂搖曳者，語多活著，饒有丰致，既不佻，復不弱，字面極晦明之妙，音節得諧婉之工。跌蕩者，意詣迴環不盡，深入淺出。所以造詞有聯類相及者，有比興而生者，有言此而指彼者，有特立一義以闡前義者。要跌蕩在意，搖曳於詞，而不失於厚，斯爲妙造。

詞之音律，熟讀可以循按。詞之家數，深思自能詳知。詞之婉曲，則非體會不可。詞之字面，尤非多讀古人名作，不易研求。此功夫學力中事，固不能以智慧倖致者。

詞於換頭爲一折。換頭或提之使高，或抑之使低。高者凌虛獨立，別闢新義，使爲軒昂。低者委曲盤旋，以申未盡之情。或但於諧婉中，舒其氣韻，以爲承合，要無定律之可求，水窮雲起，允爲妙喻。

小令貴風神。得有一二警策語，便足當行。古人每藉一二語以傳世。長調貴理脈神韻，首尾完足，不必定有超拔之語，亦是能品。至長短調並重者，厥在虛字

，起承轉合，各得其宜。虛字之用於詞者，不過三五十，而用法迥異，有毫釐千里之差。然意義之深入，正全藉此虛字。用法當先求其穩稱，再求其精鍊深入。能以一二字轉一二句，至第三四義，初學穩稱，已不易得，遑論暗轉。至鍊字則在恰合分際。若強以不相通之字用之，費解貽譏，自爲疵累。迨夫穩稱之後，再求深入，功候日深，成就自易。

虛字轉接，承起上下，若恁况等字，極復相類。而各字之語氣分際境地，正有分別。不深辨者，似隨意可以俯拾，一加推敲，則或竟日不敢定斷。

重大之字，重大之語，重大之意，極不易入詞。而能手隨意爲之，可使詞加厚而不見斤斧之迹。此在筆靈而氣厚，非易致也。

章法不易範圍，要以理脈爲線索，草蛇灰線，隱隱起伏，神氣具足，卽是完篇。初學理脈，貴在貫串。若言凭闌，則一俛一仰，皆凭闌之情景。若言舉帷，則一舉一止，皆舉帷之意態。及其少有成就，逐步求進，則可由情推衍，以極其境

，或由境推衍，以極其情。初不必以目前之範圍爲範圍，但不使與情景背馳耳。至於胡天胡帝，別一境界，爲至情所流露，尤不在範圍之中。然非學者所易幾，當別論之。

詠物多尙寄托。寄托不必定爲頹喪。風骨峻嶒，志節磊落，一一可於詞中見之。若徒以纂組爲工，則上者已失比興之誼，次者更是金屑落眼而已。彼詠物之無所寄托而傳者，則專尙篇章音節，無論如何，不得謂爲情文並茂也。

詞語首貴華貴雍容。雖寒澀之語，亦當以華貴出之。非比詩之窮而後工。郊寒島瘦，盡作寒瘦語，小山飲水，多作華貴語，分鑣競爽，各有千秋，可以知之。詞有性情中語，舉吾心中所欲言者，率意一吐，自成名章。然筆力較弱者，不能以筆運意，只可增減其意，使就篇幅，一增減間，遂往往失其本意，無論拓之使遠，約之使邇，要有磨琢，卽非完璞。而或者筆端恣其豪放，又失之獷，二弊斯同。若有大筆力以運真性情，於零金碎玉之間，不失凌雲健翮之志，斯極

詞之能事。

詞中有僞之一境，切當引以爲戒。僞者、指事詠物，初無寄托之成心，而漫加拂拭，學作纖靡之語，但求貌似神雋，實則絕無幹骨，雖有佳句，烏足爲訓？不如質直之中，不能工者雖有小疵，尚有真意流露之爲得矣。

學詞家數，當先就一家之稍有跡象可模者，師之極熟，然後進易他家。及其至也，深思熟讀，或奄有衆美，或別闢徑蹊，信手拈來，都成妙諦矣。

詞意貴珍重，所謂怨誹而不亂也。珍重二字，至不易爲詮釋，前人詞論，亦未嘗專及之。今姑爲至拙之解以申之。如言花開，則不卽顯言花開，當自含萼放苞時說起，先想望花於未開之前者甚殷，則花開時之情，已在意中。若再深一步言之，想望於未開之前，雖未開而必有可開者在。及其既開，則又想見其萎謝在卽，萬不可負此須臾盛放之時。蓋自未開想其開，而更想見其開後卽落，轉似不如長此含苞之爲可寶可貴。迴環往復，自無一非珍重之情。推此花開之例

，感時指事，烏有不蕩氣迴腸者歟？

詞爲溫柔婉約之至文，故在在宜認定婉字。可迷離者迷離之，可曲達者曲達之，可比興者比興之。彼言杏花而曰燕子，言梅花而曰么鳳者，亦不過曲達其事，使於情益爲宛轉耳。

詞心之慧，何物不可弄狡獪。約遠使近，則曰日近長安遠。約大使小，則曰須彌藏于芥子。特當有慧心指使，則事理不可通，而情倍殷摯。若無慧心以運用之，索解不得，轉爲語病矣。

理之緣情以生者，必不致錯綜顛倒。蓋搗詞根諸命意，意中必有我固定之情景，決不能悲喜交縈，日月並懸。故就所思所見者，據懷寫物，必不致亂。所以亂者，厥有二故。一情景俱僞，僞則方寸間本無此景，徒事矯揉，自無倫次。一筆不足以達肝膈之情，則順於內者致舛於外。欲除其弊，首在去僞，次在學力。

前人名作，若循理脈觀之，似亦未必一一可通。實則有其潛機內轉之一法，均於字底著筆。誣之者學力不足，故不察耳。春秋晨夕，似若背馳。若以潛機爲樞紐，則自春可以徂秋，由晨可以就暝，何必定爲次第哉？

填詞之先，應先諦思，擬定段落。然一二語後，輒又別有新意，則以新意易之，卽就以改定其段落。詞意以開展爲貴，妙緒紆回，不厭精密。故段落可定之於前，而不必繩之於後。

詞筆貴錘鍊。所謂錘鍊者，使筆繞指成柔，從心寫意也。有妙緒而不能曲達，是筆力不足之故。多錘鍊則惟所欲言，不必增損意義，自有俊語矣。

詞中有貌極濃豔，而用之則極沉痛者，不外由豔生愛，由愛生珍重，由珍重生憐惜耳。天下可愛之物有幾，當其可愛者，更有幾時，而愛固無盡。因之愈濃豔者，亦自愈沈痛。理有可通，但非妙筆不能曲達此情耳。

詞意極深摯，而出之以清疏之筆，蒼勁之音者，白石老仙，首屈一指。夫詞面之

蒼勁清疏，固不害詞意之濃豔深摯。其成就較深者，且以淺出深入，爲更有含蓄。然非名手，殊不易辦。

詠物於寄托之外，別當有見其身分之語。寄托者納外事於篇章，身分者以吾心中之標格，借物以杼軸之。有身分，自益見其詞之可傳。

理脈循心思爲蹊徑，不易確定鵠的。初學者當先就枝幹言之，由幹生枝，自然不亂。設認定一字一句一意爲幹，此後造意琢句，無不就幹蕃植，理脈自在其中。此雖極拙之言，熟習既久，意境自有其範圍。不必立幹以爲枝，而自不出枝於幹外。紊雜之弊，庶漸可免。

詞中虛字，若耶也乎等字，以之煞尾，至不易用。蓋或失之獷，或失之滑，獷固大害，滑尤膏肓之疾。此外轉折間，生怕那不等字，亦不易位置處帖。蓋此等率有深入之義，非上下有可以深入之情景，則用之轉爲贅疣，貽害通體。

詞中用虛字，當求其不爲虛字所膩。蓋虛字用之不當，或致前後數語，因之而另



轉一境，或因之而反爲所限。要當以我驅使虛字，不爲虛字驅使詞義，斯不致蹈此失。

不必言情而自足於情，一字一語，落落大方，得天籟者，爲詞中最勝境界，大晏是也。由大晏而小小琢磨，使益顯見其聰明於楮墨者，小晏是也。大晏如渾金璞玉，小晏因以雕鏤，然不傷於琢，正是其可貴之處。

詞有絲絲入扣，雖不直不厚，而詞意字面，恰到好處，足資初學之楷模者。南宋之致意於學力者，往往有之。然此中又分三乘，上者適上，中者精整，次者工穩而已。

用字先求精穩，再進於情味，而歸結於重大。要使重而不滯，大而不粗，或用粗滯之字，而不見其粗滯，斯爲上上。

立意宜新穎，層次宜詰曲，而字面不必求晦澀，儘可以常用之字，簡練揣摩，使人人可以領悟。顧人所知者字面之義，吾所專者字內之意，言外之音。然字內

之意，尙較言外之音爲易知。吾知之而能用之，不艱不生，恰求允當。解人會心，擊節稱善，不解者吾亦聽其不解，但以自娛爲行文之樂境，甯非詞道之至尊乎？

## 學山詩話續

緘齋

瑞安孫渠田學士鏘鳴，過巢縣明光店題壁詩云：『四年牛馬走風塵，浩劫茫茫賸此身。杯酒難澆胸磊塊，枕戈試放膽輪囷。愁彈短鋏成何事，力挽狂瀾定有人。絲鬢漸彫旄節落，關河徙倚獨傷神。』『巢湖看盡又洪湖，樂土東南此一隅。我是無家失羣雁，誰能有屋穩棲烏。袖攜淮海新詩本，歸訪烟波舊釣徒。徧地稿苗待霖雨，閒雲欲去尙踟躕。』詩不甚高，亦不多見。道光丁未會試，學士作房考官，李文忠鴻章，沈文肅葆楨，皆出其門。是科學士房中卷獨少，甚爲牢騷。一日領門生輩，謁見太老師翁文端心存。文端善風鑑，首見李文忠，卽大驚賞曰：『是人功業在我輩上。』以次見及沈文肅，又激賞曰：『當爲名臣。汝房中卷雖少，得此二人，復何憾。』其後罷官不出，優游鄉里，皆李沈兩門生所照應。學士弟琴西太僕衣言，有遜學齋集，詩較學士爲工。至明光無可棲止在空舍中

一宿而行云：『叩戶求依止，相看若未聞。不知貧太守，恐似故將軍。鴻雁無安宅，豺狼有輩羣。雞棲語童僕，從宦復何云。』是時太僕外放知府，官安徽也。學士明光店題壁詩，正赴皖省弟時所作。其後太僕官江西布政使，迎兄同往赴任。沈文肅方爲江西巡撫。學士不先謁長官，而遣僕以兄之名刺問候文肅，文肅乃不得不先往謁師，而以巡撫先拜布政。太僕績學，而性狂傲，嗜雅片。久之，文肅方招同城官屬，將議厲禁雅片。同官皆集，獨布政久候不至，促之至再，而珊來遲，入坐，卽大言曰：『甚事如此之急？司裏尙未將癮過足。』舉座愕然，竟不得開議。文肅以其爲師之兄也，隱忍至年終甄別，以『文學甚優，宜列侍從』爲考語，遂內改太僕寺卿。

丁文誠寶楨，中條山訪閣丹初司空云：『中條山色靜分明，知有賢人隱上清。繞徑柿林秋氣肅，到門竹影夏寒生。相逢白髮傷遲暮，共嚼青蔬感世情。我愧抗塵君抱潔，要將晚節證前盟。』閣文介相國撫山東，文誠官布政使，與之志合

，爲治以綜核稱。黃崖教案，文介所辦也。張積中者，周太谷李平三之徒也，卽大成教，亦曰平三教，聚徒講學而已。入其教者，多以貲財供教用，非八卦教之比也。黃崖山在肥城，山前後止一徑，號爲深險。時捻匪縱橫，齊豫間土民，及士大夫之流寓者，多移家入山避之。會張積中父子，亦結會山中。文介聞而惡之，招之，匿不出，捕之，其徒率衆相拒格。文介怒，徵兵萬人，圍而焚之，居者千餘家皆殲焉。事平，以妖人惑衆斂錢謀逆入奏。韓叔肥黃崖山謠云：『黃崖何高高，中有妖人巢。妖人但斂錢，那解藏弓刀。黃崖何密密，櫛比多寓室。可憐唯一徑，旣入不復出。中丞捕妖人，健兒樂燒焚。馬後載婦女，馬上馱金銀。淒淒復淒淒，婦女掩面啼。初不識妖人，見謂妖人妻。中丞奏天子，妖人盡磔死。人死無一降，黃崖竟若此！』觀此詩，可以知獄之冤也。文介以廉直名，往往矯枉過正。其當國時，士大夫揣摩風氣，貌爲直介，而內實貪枉者，不乏其人。儀徵卞寶第爲言官，至參劾胞兄直隸通水道寶書貪墨革職以沽直，用是顯貴。文介

身後，人始知其大富，不知其用何術取多金也。文誠清廉，身後無餘財，則與文介異。同治己巳，六品藍翎太監安得海，稱中旨遣赴蘇州，采買緞匹，自潞津泝運河南下，建龍鳳旗幟，所經過，地方官爲之下，莫敢發者。文誠時撫山東，檄吏追捕，至德州，執而鞠之。七月二十九日，奏論置於法，隨從太監蘇拉鑢手，斬絞發黑龍江如律。其督川也，禮延王闓運長尊經書院，風流文采，均非文介所能比。文介在戶部，嚴覈名實，下教諸曹郎，分日入謁。尙書坐堂皇，旁一司官執簿唱名，堂下聲諾，如點隸呼囚者然。李愛伯慈銘，時官江南司，手書累千言，責其非政體，不當辱朝官而輕量天下士，始寢其事。文見越縵堂筆記。

新建勒公遂拔萃，爲勤少仲方錡方伯之子，天賦穎異，有聖童之目。秉性落拓不羈，游滬，沈溺於倡樓。曾擣毀一妓室之燈，妓泣訴於警，明日，遂以貲傾購一燈店，悉令載之以往妓所。率以是爲豪，遂致窮困，至老潦倒。其詩成就亦甚小。依微一律云：『怪得依微漏點清，枕函邀夢兀難成。春歸始信花無謂，夜

短終疑月不情。十二碧城迷處所，兩三紅袖自生平。銀潢咫尺滄波迴，奈此流雲葉葉聲。』少仲方伯工於詞，有博桑集。公遂此詩，饒有詞意，使攻倚聲，必過乃父也。

高伯足大令心夔，賓於故協揆宗室肅順之門。肅順用事，數起大獄，顧頗禮士。及事敗，往來門下者皆避之，獨伯足有生死之誼。其城西二首云：『連雲列戟羽林郎，苑樹依然夕照蒼。一狩北園盛車馬，再尋東閣杳冠裳。滌蘭若汚生前佩，炷麝能生死後香。赫赫爰書鑄惇史，天門折翼夢荒唐。』『寵冠親賢料遽衰，致身胡取亟登危。將軍清靜歸醇酒，公子聲華誤繡衣。坊樂入筵天慶節，殿材營第水衡司。十年風誼虧忠告，江海堙流此淚垂。』張文襄之洞，嘗譏伯足詩，無二字相連者。又嘗誚陳伯嚴三立詩，爲學伯足。觀此二詩，文從字順，豈其然耶？咸豐中興將相，皆定陵簡拔之人，而肅順實啓沃其間。伯足有中興篇云：『沖皇受賀朝明堂，國有元老平南疆。鍾山九隧迅雷捷，掃穴萬里真龍驤。五年荆

襄畫地勢，一旦揚越通天光。遂連長圍舉京觀，轉策飛將窮飄颻。假息周星不更貸，長鯨短狐從滅亡。景風協律開慶典，亞相金印題紫囊。介弟虬服最輝映，次列圭璧銘鍾恍。采薇采薇詠未已，汰遣部曲耕資湘。別留滕臈置十鎮，率然首尾江防峻。侍郎威略湖海知，霆車轉戰兵無頓。七閩督師匡復才，西征宿將宏農儻。尋常躡履牙帳閒，開府連圻對昌運。肥淮壯士起中原，一旅平吳竹當刃。文致太平武定亂，王民執虜同虎奮。北塘要盟我所銜，八城白帽猶犯順。程杙應歸黃髮翁，艱難念自先朝進。文宗詒謀深且奇，默禱申甫當傾危。翰林潘卿諫臺趙，薦疏但入皆頷頤。侍臣故有造膝請，首贊大計承疇咨。口銜兩江授楚帥，所爲社稷他何知。烏乎受遺左軍桀，倏忽謀逆丞相斯。君親無將與衆棄，不濟則死忠成欺。國家除惡方務盡，功輕罪重誰敢疑。謬哉區區擲要領，不睹告廟分封時。況論成敗雖人力，亦喜神明扶正直。當時曲突豈與賓，此日登壇動高職。垂瘍將士勛業雄，嘗膽君臣憂辱極。范燮陳誠戎馬前，葛亮抗表擒蠻役。吾皇治統茂康宣



，紫光劍佩新顏色。台輔宜宏退讓風，法宮日養恭儉德。鳳鳴河清莫虛致，普天率土還耕織。人生有命佐中興，明哲兼垂後賢則。』此詩學杜學韓，功力甚深，固亦無晦澀不解之處也。

興化劉融齋中允熙載，同治三年，視學廣東，一介不取。引疾歸，主講上海龍門書院十四年，著有藝概六卷。其詩概一卷，所論自漢魏及趙宋而止，所以示學者作詩之法備矣。詞曲概一卷，察其所學，蓋短於詞而長於曲。其論曲韻頗精，特誤以入聲配隸三聲，中原音韻自一東鍾至十九廉纖皆是。考周德清中原音韻，實以入聲分隸支微等韻，融齋非不知也。又言詩韻有入聲者，東、冬、江、真、文、元、寒、刪、先、陽、庚、青、蒸、侵、覃、鹽、咸、是也。北曲韻俱無入聲。詩韻無入聲者，支、微、魚、虞、齊、佳、灰、蕭、肴、豪、歌、麻、尤、是也。北曲韻卽以東冬至鹽咸各韻入聲，配隸支微等韻之平上去三聲，其言適與考古音者所言相反。蓋知度曲而未攻許學也。其言曲韻自中原音韻始分陰陽平

，明范善濤中州全韻始分陰陽去，後人又分陰陽上，且於入聲之作平上去者，均以陰陽分之。上有陰陽，融齋未指出自何人始，但云後人，其與融齋同時耶？抑前於融齋耶？近人以爲吳瞿庵所發明，蓋不然矣。藝概一書，雖不無誤處，其精博之處，究非通儒不能爲。高伯足懷人絕句有云：『蕪糠含菽老爲儒，經舍連雲雀啣廚。咫尺名園渾萬里，海濱偏著董江都。』謂融齋也。

## 詞林要籍解題

龍沐勛

昔唐吳兢有樂府解題，宋陳振孫有直齋書錄解題之作，所以辨學術之淵源，導研尋之途徑，意至善也。清代纂輯四庫全書，各爲提要，目錄之學，至此益務恢宏，探本窮源，捨摭利病，使學者知所從入，進而研讀專書，有事半功倍之效。特古今圖籍，浩如烟海，專精所詣，代有幾人？卽集部之書，區分門類，亦至繁夥，而欲以一二人之精力，提綱挈領，抉擇菁英，殆亦戛戛乎其難矣！近人梁任公先生，在清華大學講論國學，曾撰要籍解題，於周秦舊籍，多所發揮，雖支蔓其詞，無當於藏山之業，而門庭大啓，讀者便焉。詞學之興，於今千載，專集選本，充棟汗牛。非有提要之編，難免望洋之歎。竊不自量淺短，思取諸名家詞集，及選本之佳者，爲撰詞林要籍解題，而行篋無書，足資參考，以是中輟。但念倚聲之業，方在絕續之交，蠡測管窺，冀同商榷，或亦大雅君子之所不廢乎？輒就隨身所有，信筆書之。非敢與於作者之林，聊以備後來之刪定云爾。辛巳仲春，記於白下。

## 近代名家詞集

水雲樓詞二卷 水雲樓詞續一卷 江陰蔣春霖撰

一 作者傳略

蔣春霖字鹿潭，江陰人，寄籍泰興。（清史稿文苑傳）以嘉慶二十三年，與上元金和、全椒薛時雨同年生。父尊典，曾官荊門知州，生三子，春霖其仲也。少隨父之任所，姿稟過人，恆與文酒之會，當筵賦詠，爲諸老輩所驚服，號稱「乳虎」。及長，不得志於有司，乃就淮南爲鹽官。咸豐二年，但明倫運使，擢春霖爲富安場大使。（以上據友人唐圭璋先生說）又嘗權東臺場，卸鹽利，課團丁禦侮，人咸德之。罷官後，猶供食數年。（據宗源翰水雲樓詞續敘）咸豐十年，兵事正急，喬勤恪公松年，金運使安清，曾請春霖商大政，春霖慷慨指陳利弊，兩人大器重之。（據唐說）先後官鹽曹十年，不合以事去，流浪海濱歌樓飲肆中，常浮湛跌宕以自適。與人輕直無曲貸，見者或憚之，然咸知其伴狂，不甚以爲駭也。（李肇增水雲樓詞敘）又嘗避地東淘，杜小舫觀察（文瀾）愛其才，時周給之。杜氏所刻詞，多出其手定。春霖素不善治生，歌樓酒館，隨手揮霍，坐是益窮。晚年與女子黃婉君，結不解緣，迎之歸泰州。又以貧故，不安於室。春霖則大忿，走蘇州，謁小舫。小舫方署臬使，不以時見春霖。既失望，歸舟泊垂虹橋，夜書冤詞，懷之，仰藥死。小舫爲經紀其喪。婉君聞之，亦以死殉。（據張孟劬先生說）時同治七年也。（據唐說。唐君又稱春霖將往衢州訪宗源翰，未知何據？）春霖瀕死，向陳百生再拜乞佳傳，從容就絕。（宗序）遺櫬寄厝江陰蕭寺中，積數十年，曾無爲之舉葬者。南陵徐積餘先生（乃昌），嘗

與江陰修筱珊先生（荃孫）議，合費買一丘土，以甯其魂魄。會筱珊下世，亦不果行。（據積餘先生說）其生平行實之可考者，略具於是。

## 二 鹿潭詞學與著作之流傳

李肇增水雲樓詞序云：「君嘗謂詞祖樂府，與詩同源。假薄破碎，失風雅之旨。情至韻會，溯寫風流，極溫深怨慕之意，亦未知其同與異否也。故以此悉力於詞。登山臨川，傷離悼亂，每有感慨，於是乎寄」。宗源翰水雲樓詞續序云：「生平抑塞激宕之意，一託之於詞。運以深沈之思，清折之語。先刻水雲樓詞於東臺，同時作者，莫不斂手。而鹿潭慨然，自謂欲以騷經爲骨，類情指事，意內言外，造詞人之極致。譽以南唐兩宋，意弗滿也」。據此二說，知蔣氏論詞，亦主尊體。其受張皋文（惠言）影響，殆可斷言。至其宗尙所趨，殆以白石爲主。清史稿稱其詞，「徬徨沈鬱，高者直逼姜夔」。張孟劬先生亦云：「爾田少侍先子（張上龢），言嘗從鹿潭學爲詞，鹿潭自詡其詞曰：白石儔也」。《詞苑序》淵源所自，於此可徵。又觀鹿潭慕納蘭性德之飲水詞，與項鴻祚之憶雲詞，自著水雲樓，卽以名其詞集，（清史稿）則對二家詞格，當亦不能無所濡染也。

水雲樓詞二卷，爲鹿潭自定之本。秀水杜文瀾刻之於曼陀羅華閣叢書中，而歸其版於蔣氏。（周念永水雲樓詞跋）予嘗得二卷初印本於滬市，鈐有「水雲樓」朱印，則知杜氏代刊，歸版蔣氏之說，當爲

可信。宗源翰序所稱先刻於東臺者，殆卽此本。鹿潭死後，于漢卿哀其未刻之詞，以異源翰之弟，合之源翰所藏手稿，都四十九首，釐爲水雲樓詞續一卷，刻於嚴州。民國丙寅，周念永取杜刊原版，修補殘缺，并求宗刊續集，重刻附印。江陰繆氏（荃蓀）有常州八家詞選之刻，蔣詞亦與焉。詞學季刊創刊號，又得其軍中九秋詞九首。滬上漢文正楷印字局，復據以覆印，蔣詞殆以此爲最備之本矣。金武祥粟香齋叢書，有水雲樓贖稿一卷，則鹿潭遺詩，所存不及百首。李肇增嘗稱其「東淘雜詩二十首，不減少陵秦州之作」，則蔣氏又不僅工爲長短句而已。予所見水雲樓詞，除上述諸本外，尙有長沙書坊覆刊本，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本。

### 三 近代諸家對於水雲樓詞之評論

譚獻篋中詞五 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杜老，而晚唐兩宋一唱三歎之意，則已微矣！

又 或曰：何以與成項並論？應之曰：阮亭葆粉一流，爲才人之詞。宛鄰止庵一派，爲學人之詞。惟三家是詞人之詞，與朱厲同工異曲，其他則旁流羽翼而已。

譚獻復堂日記

閱蔣鹿潭水雲樓詞，婉約深至，時造虛渾，要爲第一流矣。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五 蔣鹿潭水雲樓詞二卷，深得南宋之妙，於諸家中，尤近樂笑翁。竹垞自謂學玉田，恐去鹿潭尙隔一層也。

又 詞至國初而盛，至毗陵而後精。近時詞人，莊中白魯乎不可尙已。譚氏仲修，亦駸駸與古爲化。鹿潭稍遜皋文莊譚之古厚，而才氣甚雄，亦鐵中錚錚者。

又 鹿潭詞，如東風第一枝云：「雲影薄、畫簾乍捲，山意冷、瘦筇又嬾」。木蘭花慢云：「雲埋蔣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來」。又（前調）云：「蘆邊夜潮驟起，暈波心月影盪江圓」。又云：「看莽莽南徐，蒼蒼北固，如此山川。鈎連更無鐵鎖，任排空檣櫓自回旋。寂寞魚龍睡穩，傷心付與秋煙」。又甘州云：「避地依然滄海，險夢逐潮還。一樣貂裘冷，不似長安」。又云：「引吳鈎不語，酒罷玉犀寒。總休問杜鵑橋上，有梅花且向醉中看。南雲暗，任征鴻去，莫倚闌干」。壽樓春云：「但疏雨空階，蕭蕭半山黃葉聲」。鷓鴣天云：「屏間山壓眉心翠，鏡裏波生鬢角秋」。淒涼犯云：「疏燈暈結，覺霜逼簾衣自裂」。又云：「窗鳴敗紙，尙驚疑打蓬乾雪。悄護銅瓶，怕寒重梅花暗折。卻開門，樹影滿地壓凍月」。唐多令云：「哀角起重關，霜深楚水寒。背西風歸雁聲酸。一片石頭城上月，渾怕照，舊江山」。齊天樂云：「海氣浮山，江聲擁樹，閃閃燈紅蕭寺。高談未已。任夜鶻驚枝，睡蛟吟水。笑指天東，一九霜月盪潮尾」。又云：「啼鶻萬里，怕化作秋聲，醉魂驚起。涼露沈沈，斷鴻悲暗葦」。似此

皆精警雄秀，造句之妙，不減樂笑翁。

又 鹿潭深於樂笑翁，故措語多清警，最豁人目。集中謁金門（人未起一章）甘州（又東風喚醒一分春一章）兩篇，情味尤深永，乃真得玉田神理，又不僅在皮相也。

又 鹿潭謁金門云：「人未起，桐影暗移窗紙。隔夜酒香添睡美，鵲聲春夢裏。妝罷小屏獨倚，風定柳花到地。欲拾斷紅憐素指，捲簾呼燕子。」婉雅淒怨，尋味不盡。

又 鹿潭窮愁潦倒，抑鬱以終，悲憤慷慨，一發於詞。如卜算子云：「燕子不曾來，小院陰陰雨。一角闌干聚落花，此是春歸處。彈淚別東風，把酒澆飛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何其淒怨若此！

又 鹿潭臺城路「金麗生自金陵圍城出，爲述沙州避雨光景，咸賦此解。時畫角咽秋，燈燄慘綠，如有鬼聲在紙上也。」云：「驚飛燕子魂無定，荒洲墜如殘葉。樹影疑人，鶉聲幻鬼，欹側春冰途滑。頽雲萬疊。又雨擊寒沙，亂鳴金鐵。似引雷程，隔豁燐火乍明滅。江間奔浪怒湧，斷笳時隱隱，相和嗚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溼，一飯蘆中淒絕。孤城霧結。瞻冑網離鴻，怨啼昏月。險夢愁題，杜鵑枝上血。」狀景逼真，有聲有色。因思迦陵賀新郎「作家書竟，題范龍仙書齋壁上蘆雁圖。」云：「漏悄裁書罷。透廊行、偶然瞥見，壁間古畫。一派蘆花江岸上，白雁濛濛欲下。有立且飛而鳴者。萬里重關歸夢杳。」



，拍寒汀絮盡傷心話。捱不了，淒涼夜。城頭戍鼓三更打。正四壁人聲都靜，月華如瀉。再向丹青移燭認，水墨陰陰入化。恍噤噤枕稜窗罅。曾在孤舟逢此景，便畫圖相對心猶怕。君莫向，高齋掛一。繪聲繪影，字字陰森，逼人毛髮，真乃筆端有鬼。然同一設色，而陳自縱橫，蔣多蕭戚。言爲心聲，蔣所遇之窮，又不逮陳遠矣。

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一 江陰蔣鹿潭（春霖）所著水雲樓詞，多清商變徵之音，而流別甚正。譚仲修謂：「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老杜」。仲修固不爲妄歎者也。丙申丁酉間，余寓吳門，識其猶子玉棧，亦善填詞。以鹿翁隨狙拾橡圖屬題，始得讀翁詞集，及東淘雜詩。翁嘗權東臺場大使。其時帶甲天地，四方才士，多寓江北。若王雨嵐、楊柳門、姚西農、黃琴川、錢揆初、黃子湘諸人，皆以詩名。翁以舞劍扛鼎之雄，出輕攜緩撥之調，哀感頑豔，窮而益工。集中如一萼紅云：「趁春晴，步前汀未晚，舟小蹙波行。抱樹谿彎，眠沙石老，芳草隨意青青。乍驚起，閑鷗短夢，伴落日三兩櫂歌聲。水曲豪華，柳陰叢笛，那處重聽。多少夕陽樓閣，倚闌干不見，空見流鶯。瑩苑星繁，虹橋月豔，還記玉輦曾經。自湖上游仙事杳，問桃花又過幾清明。剩取淒煙楚雨，愁畫蕪城」。憶舊游云：「記星街掩柳，雨徑穿莎，悄叩閒門。酒態添花活，任翩翩燕子，偷啄紅巾。篆銷萬重心字，窗影護愁雲。甚飛絮年光，綠陰滿地，斷送春人。癡魂正無賴，又琵琶絃上，迸起煙塵。鴻影驚回雪，悵天寒竹翠，色暗羅

裙。黛蛾更羞重門，避面月黃昏。教說與東風，垂楊淡碧吹夢痕」。淡黃柳云：「寒枝病葉。驚定癡魂結。小管吹香愁疊疊。寫徧殘山剩水，都是春風杜鵑血。自離別。清游更銷歇。忍重唱，舊明月。怕傷心又惹啼鴛說。十里平山，夢中曾去，唯有桃花似雪」。渡江雲：「春風燕市酒，旗亭賭醉，花壓帽簷香。暗塵隨馬去，笑擲絲鞭，擲笛傍宮牆。流鶯別後，問可曾添種垂楊。但聽得哀蟬曲破，樹樹總斜陽。堪傷！秋生淮海，霜冷關河，縱青衫無恙。換了二分明月，一角滄桑。雁書夜寄相思淚，莫更談天寶淒涼。殘夢醒，長安落葉啼螿」。琵琶仙云：「江表春寒，已遲了、四月薔薇消息。輕燕低蹴箏絃，飛花趁離席。驚夜雨、鶻聲正惡，又千里野雲愁積。醞酒關河，驅車歲月，鄉路休覓。待重話韋曲清游，歎塵海蒼茫鬢毛白。顛倒百年心事，有歸帆知得。鷗鷺少、谿山更遠，問一生幾兩游屐。也但燈夕繙書，夢君顏色」。許之白石道人歌曲中，不知閱者於意云何也。

又 鹿翁嘗有所昵曰黃婉君者，聚散離合，恩極怨生，鹿翁卒爲婉君而死，婉君亦以死殉。鹿翁瀕死，向陳百生再拜乞佳傳，從容就絕，論者謂此足可慰鹿翁矣。鹿翁偕婉君泛舟黃橋，望見煙水，念五湖之志苦不得，遂譜琵琶仙詞，使婉君歌之，其聲甚哀。詞云：「天際歸舟，梅輕與故國梅花爲約。歸雁啼入篋篋，沙洲共漂泊。寒未減、東風又急，問誰管沈腰愁削。一舸青琴，乘濤載雪，聊共斟酌。更休怨傷別傷春，怕垂老心期漸非昨。彈指十年幽恨，損蕭娘眉萼。今夜冷、篷窗倦倚，爲月明強起梳

掠。怎奈銀甲秋聲，暗回清角」。

劉毓盤詞史 蔣春霖以常州人而從浙派。水雲樓詞二卷，其言情之作，皆感事之篇也。唐宋名家，合爲一手。詞至蔣氏，集大成矣。

上列四家之說，以譚氏最爲的評。篋中詞所選蔣詞，有木蘭花慢（泊秦淮雨霽一首），浪淘沙（雲氣壓虛闌一首），柳梢青（芳草間門一首），踏莎行（疊砌苔深一首），瑤華（青房乍結一首），一萼紅（短牆陰一首），揚州慢（野幕巢烏一首），南浦（綠意隱汀沙一首），鷓鴣天（楊柳東塘一首），三姝媚（相思隄上柳一首），虞美人（水晶簾卷一首），無悶（華外東風一首），卜算子（燕子不曾來一首），唐多令（楓老樹流丹一首），東風第一枝（糝草疑霜一首），臺城路（驚飛燕子一首），渡江雲（春風燕市酒一首），臺城路（兩年心事一首），菩薩蠻（鏤金屏扇及銅鞮歌斷各一首），卜算子（丹嶺鳳皇兒一首），換巢鸞鳳（雲浦蓀橈一首），琵琶仙（天際歸舟一首）等二十三首。水雲樓全集，不及二百首，而譚氏所採，竟逾八分之一，其傾倒鹿潭，可謂至矣。鹿潭生前，備極顛頓流離之苦，心魂所寄，僅此一百六十餘首之詞。幸得杜宗二氏爲傳刻於先，譚氏爲宣揚於後，「聲家杜老」，歷久彌光，詞客有靈，當亦可無遺憾矣。

#### 四 水雲樓詞之特色

近人評論文學，恆以能表現時代精神者爲極致。吾人對於文藝之欣賞，亦恆因所處之時代環境，與作者有若干相同之點，最易引起同情。譚復堂氏於清代二百數十年間之詞人，獨取鹿潭與成容若（納蘭性德）、項蓮生（鴻祚）三家，譽爲「詞人之詞」，而其中最能表現時代精神者，又當推水雲樓爲首出。所謂「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杜老」者，亦時勢有以造成之也。鹿潭詞取徑於白石玉田，而身世之感，多所激發，言之有物，而託體遂尊，用能集浙常二派之長，而極激楚蒼涼之致。其最動人之作，如木蘭花慢「江行晚過北固山」云：

泊秦淮雨霽，又燈火，送歸船。正樹擁雲昏，星垂野闊，暝色浮天。蘆邊，夜潮驟起，暈波心月影  
盪江圓。夢醒誰歌楚些，冷冷霜激哀絃。嬋娟，不語對愁眠。往事恨難捐。看莽莽南徐，蒼蒼北  
固，如此山川。鈎連，更無鐵鎖，任排空檣櫓自回旋。寂寞魚龍睡穩，傷心付與秋煙。

浪淘沙云：

雲氣壓虛闌，青失遙山。雨絲風絮（篋中詞作風片）一番番。上巳清明都過了，只是春寒。華發  
已無端，何況華殘。飛來胡蝶又成團。明日朱樓人睡起，莫捲簾看。

踏莎行「癸丑三月賦」云：

疊砌苔深，遮窗松密，無人小院纖塵隔。斜陽雙燕欲歸來，卷簾錯放楊華入。蝶怨香遲，鶯嫌語

澀，老紅吹盡春無力。東風一夜轉平蕪，可憐愁滿江南北。

揚州慢「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賊趨京口，報官軍收揚州」云：

野幕巢烏，旗門噪鵲，譙樓吹斷笳聲。過滄桑一霎，又舊日蕪城。怕雙燕歸來恨晚，斜陽頽閣，不忍重登。但紅橋風雨，梅花開落空營。劫灰到處，便司空見慣都驚。問障扇遮塵，圍棋賭墅，可柰蒼生。月黑流螢何處，西風黯鬼火星星。更傷心南望，隔江無數峯青。

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檣陷賊中數月，今春見於東海，愁蛾蓬鬢，不似舊時矣。」云：

風前忽墮驚飛燕，鬢影春雲亂。而今翻說羨楊華，縱解飄零猶不到天涯。琵琶聲咽玲瓏玉，愁損歌眉綠。酒邊休唱念家山，還是兵戈滿眼路漫漫。

虞美人云：

水晶簾卷濃霧，夜靜涼生樹。病來身似瘦梧桐，覺道一枝一葉怕秋風。銀潢何日銷兵氣？劍指寒星碎。遙憑南斗望京華，忘卻滿身清露在天涯。

唐多令云：

楓老樹流丹，蘆華吹又殘。繫扁舟、同倚朱闌。還似少年歌舞地，聽落葉，滿長安。哀角起重關，霜深楚水寒。背西風、歸雁聲酸。一片石頭城上月，渾怕照，舊江山。

臺城路「易州寄高寄泉」云：

兩年心事西窗雨，闌干背燈敲徧。雪擁驚沙，星寒大野，馬足關河同賤。羈愁數點。問春去秋來，幾多鴻雁。忘卻華顛，昔時顏色夢中見。青衫鉛淚似洗，斷笳明月裏，涼夜吹怨。古石敲臺，悲風咽筑，酒罷哀歌難遣。飛華亂卷。對萬樹垂楊，故人青眼。霧隱孤城，夕陽山外遠。

譚氏評木蘭花慢云：「子山子美，把臂入林」。評浪淘沙云：「鄭湛侯爲予言此詞本事，蓋感兵事之連結，人才之情竄而作」。評踏莎行云：「詠金陵淪陷事，此謂詞史」。評揚州慢云：「賦體至此，高於比興矣」。評虞美人後一首云：「斜陽煙柳，謝其溫厚」。評臺城路云：「豪竹哀絲，一時並奏，馬足句千古」。此僅舉其尤至者言之。集中諸作，幾全精粹。所謂「詞人之詞」，往往失之纖靡，而鹿潭能兼重大，又充分表現時代精神，此其所以爲不可及也。朱彊邨先生題鹿潭詞集後云：「窮途恨，斫地放歌哀。幾許傷春家國淚，聲家天挺杜陵才，辛苦賊中來」。（彊邨語業卷三望江南）晚近數十年，世日亟，而詞格日高，水雲樓詞，遂亦益爲世重。文道希先生稱「鹿潭有沈深之思」。（雲起軒詞鈔自序）以與曹珂雪（貞吉）、成容若、張皋文（惠言）三家並論，誠研習清詞者之所宜先矣。

## 現代詩界

今關天彭著 汪吉人譯

現代詩界，承前清道光以還急激變化之後，故頗複雜。然自大體言，可以目前流行於長江沿岸之同光體詩派，風行於蜀湘鄂之王闓運（湘綺）派，及以北方為中心之王士禎（漁洋）派概括之。此外尚有樊增祥一派。道咸以來之詩界，雖有陳沆魏源一派，鄭珍莫友芝一派，暨厲鶚（樊榭）一派，然此三派多係自宋詩蛻化而來。同光體詩派係綜合此數派而更變化出之者。此外龔自珍之流，其色澤香味，與樊增祥易順鼎一派相似。至若王闓運一派，恐係自陳魏演變蛻化而來。茲就各派之代表詩人，略述其身世作風。

### 樊增祥派

樊增祥，號樊山，為張之洞門下之高足，早年即有近體詩第一人之稱。其作風少年時代從當時風氣，學袁枚（隨園）趙翼（甌北）。後轉效溫李，豔體詩頗有獨到之處。後更一轉而宗劉長卿白居易。然影響翁最深者，則為其先輩李慈銘（菴客）之詩風。

張之洞講實學，鄙虛文。翁亦受其影響，着眼于實用之學，歷任地方官，頗諳吏治，尤善聽訟。其判決文以事理明白，洞察人情奧秘聞。亦擅駢文。光緒帝西安蒙塵時，所下詔書，多出翁手筆。纏綿悱惻，哀痛之情，溢於言表，至今猶為好事者所喜誦。

翁有名士氣習，不拘泥于世俗禮法，至晚年更甚。與氣味相投之易順鼎（實甫），共以詩酒花月送其餘生。其容貌頗具風姿，想其少年時，定爲翩翩之佳公子也。北京人稱之爲易公子，樊美人，目翁與易順鼎爲一雙佳偶。然易公子已於前年十一月羽化，遂令樊美人孤影獨對，意興蕭然。翁年七十有七，頗有秋風落莫之感。聞近已臥病牀上云。（按此文係作於大正十一年——譯者）

附 錄

天津晤幼樵前輩

樊增祥

心如皎日終當白，眼似西山無恙青。有幾故人思薦達，無雙國士嘆零丁。津橋柳暗啼鶯路，仙館花深畫雀屏。寂寞夷吾棲海表，可能無淚灑新亭。

池上絕句

耕煙秋樹籠臺山，都在清暉閣下看。閒倚石欄掩書坐，滿腔畫意水精寒。  
山如碧玉水如銀，也要亭臺點綴新。待得裝成金粉樣，可無瀟灑六朝人。

越日再賦

女牆短短露青山，林葉初紅未遽殘。看盡斜陽留看月，令人歡喜是闌干。

王士禎派



王士禛(漁洋)爲一代詩宗，其流風至今猶傳。柯劭忞雖自謂頗愛王詩，然觀其所作，亦頗異趣。翁之蓼園詩集，若能出版，欲一讀之。

王樹枏(晉卿)吾人讀樊增祥俊秀輕妙之詩後，再讀此翁之詩，則其襟度曠大，音律高緩，令人有「現今中國尙有斯人乎」之感。刊有文莫室詩集與陶廬詩集。久宦新疆邊地，故關於該地之作甚多。革命以後諸作，身世蒼涼之感殊深，讀之令人消魂。年七十三四歲，爲直隸新城縣人。

翁詩作風變化頗多，始學李義山李昌谷，亦效黃山谷，然終以漁洋爲中心。收集各項材料入其詩，特較漁洋更富雄渾氣象。或謂翁詩有岑參杜少陵遺音，余亦以爲然。

翁非僅爲詩人，其文章亦爲桐城派驍將。與該派張裕釗(廉卿)吳汝綸(摯甫)交誼頗篤。翁且注目時勢之推移，著有歐洲族類源流略，彼得興俄記。關於新疆地方之形勢民治等，造詣頗深。

## 附 錄

### 中秋夜月天山放歌行

王樹枏

月光如水光連天，天風吹我天山顛。冰雪嵯峨數千里，但見蜿蜿瑤龍蟠。當年漢帝誇神武，百萬熊羆葬西土。六朝以降更紛紜，蠻觸爭蝸鳴嚇鼠。人生草草幾春秋，死思裹革生封侯。將軍都護何人在，大名寂寞歸山阿。長天蒼茫地漭漭，北斗當頭大如盎。嶮嶮青山數萬重，蕭蕭白髮三千丈。我

今高乘博望棧，銀河一道西南斜。手攜玉斧修明月，桂宮栽徧千年花。

### 王闓運派

王闓運雖已於五六年前病歿，然此派依然流行于其鄉里湖南，以及湖北四川等地。翁所撰之八代詩選，亦爲士子所習誦。目下此派雖無高張一幟稱霸詩壇之人物，然作家甚多。翁之詩風雖效漢魏盛唐，然受魏源之影響殊深。又與同鄉鄧輔綸（彌之）江西高心夔（伯足）交往，互相切磋。鄧氏天分甚高，其詩集稱白香亭集。著名於現代學界之章炳麟（太炎），固不甚作詩，然偶一爲之，風格高古，豈出諸鄧氏乎？

### 同光體詩派

此派如前所述，係溶合陳沆、鄭珍、厲鶚三派而成。因此派作者多爲閩人，故世稱閩派。實握現代詩界之中心勢力。

### 閩派

陳寶琛 號毅庵，福建之老前輩，本年高齡已七十有四。爲宣統帝之太保，効忠清室，頗不玷辱其當年清流黨之令名。明末義士黃道周，爲其模範人物。翁擅五古，有潛氣內轉，真理外融之許，爲閩派詩人先輩，然館閣氣習較深。詩集稱聽水齋集。聞近已託李宣龔（拔可）編次云。

附 錄

山中懷蕢齋

陳寶琛

東坡飲啖想平安，塞上秋風又戒寒。久別更添無限感，卽歸豈復曩時歡。數聲去雁霜將降，一片荒雞月易殘。獨自聽鐘兼聽水，山樓醒眼夜漫漫。

漱蘭年丈來主閩試喜晤感賦

別夢江南逐去潮，却從烏石話金焦。戰場極目濤猶怒，時事填胸酒易消。三徑蓬蒿容仲蔚，滿山藜藿待寬饒。日華轉眼開春殿。天上風珂想早朝。

答實甫見贈卽送備兵欽廉

相逢容易鬢成斑，海嶠孤臣亦賜環。一去真同華表鶴，卅年重見太行山。還君使節蠻夷長，老我生涯木雁間。擅壑專邱猶未屨，可堪塵土澹衰顏。

鄭孝胥（蘇戡）繼承致力于清蒼幽峭趣味古雅之陳太初一派，並變化之。今日閩派之所以風行，多得力于翁，故爲此派之中心人物。抑所謂陳太初以來之詩風云者，係參酌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兼學唐代王孟韋柳之清淡，並及賈浪仙姚少監，然最注力于宋之三陳（後山、簡齋、止齋），下及元之范揭二家，亦染指于明末鍾譚二家。然翁於五言則效孟東野，七言則參酌梅宛陵、王荊公、元遺山。加以摯悍

之天性，適當時勢激變之世，故硬語盤空，饒慷慨激越之調。

翁博學兼具手腕，輒自比王安石，尤精鐵道事務。然因其策畫之鐵道國有案，惹起四川動亂，卒至武昌革命一舉而傾覆清室，或有清室之傾覆係自自身發端之感焉。民國成立，翁持節不屈，一意圖謀清室之再興，於復辟派中最以才幹著稱。長子鄭垂奉父命，南說陸榮廷，北誘張作霖，苦心孤詣，慘澹經營，卒以迫于時勢，終屬徒然僕僕道途而已。然此亦見蘇戡本性。其詩集曰海藏樓集。

蘇戡爲人銳敏，事務手腕姑且不論，其詩亦如前所述爲閩派之中心人物，其書法更爲現代書畫界中之獨樹一幟者。今年約六十二三歲，然精神旺盛，望之若五十許人。

附 錄

海藏樓試筆

鄭孝胥

滄海橫流事可傷，陸沉何地得深藏。廿年詩卷收江水，一角危樓待夕陽。牕下孔賓思遯世，洛中仲道感升堂。陳編關係知無幾，他日誰堪比辨亡。

漢口春盡日北望有懷

牽懷何意意猶疑，楚水銷魂似別離。往事夢空春去後，高樓天遠恨來時。袖間縮手人將老，地下埋髮計已遲。莫道一生無際遇，靈脩瘦損記風儀。

世已亂身將老長歌當哭莫知我哀

駐顏却老竟無方，髮纓冠亦太狂。歸死未甘同泯泯，言愁始欲對茫茫。孤雲萬族身安託，落日扁舟世可忘。

陳衍

撰兵柄，肯教部曲識蘄王。事，學術知識係必要之物，故學者議論實爲世間之權威。石遺翁爲現代唯一詩派詩人。本年約六十四五歲。詩學外更精通三禮，四年前執教于北京大學，今翁所稱揚之石遺室詩話，卽爲其發揮詩學心得之名著。章亦佳。且致力于調理法，亦有著述論之。翁其才子哉！

### 鶴圖卷

陳衍

，妻梅養鶴足生全。李家山下遲歸去，只恐無人送羽仙。

松千樹鬱盤盤。並無一鶴巢居者，都去乘軒刷羽翰。

更舉屬于此派之閩人，則林紓（琴南）自不得遺外。此人工文章，以翻譯小迅速，尤爲人所驚歎。若更欲物色此派後繼者之閩人，則前年夏避入我

志（衆異），及以文事受徐東海眷顧之大總統府祕書黃濬（秋岳），

堅之閩人，茲更略述此派先輩浙江沈曾植，及江西陳三立。沈陳二翁爲僅  
翁之詩風，初期學張文昌、李義山、黃山谷等，偶效明之七子，後漸愛梅宛陵、王  
後，遂至今日。故其作品未免艱深難解，然亦時能窺知其純清之意境。其近體詩頗  
之影響。

學之權威，其學問以周濂溪通書爲中心，更溶合以老莊思想與佛教思想，且通史  
頭，因而西北地理亦異常熟諳，廣治九流百家，稱爲現代唯一博學者。若謂其因  
，洵屬誤謬。蓋其詩則佔上述之重要地位，散文駢文亦已爐火純青，其書蹟更  
，培爲書獃子，雖含譏嘲之意，然子培實爲舊學者之典型，卽於今日亦爲甚可  
有現代等  
尊重者。

翁今年已七十三歲，精神矍鑠，快語如流，因參預張勳復辟運動而一敗塗地，故意興闌珊。比聞上  
海來人言，已日就衰老，是誠可惜！

翁着眼於東洋學術之將來，思想頗新，以爲新起之東洋學術，日本所負之責任甚大。以時勢之推移，推知將來之學風，可知子培決非泥古不化者。若夫復辟思想，則係以哲學爲出發點，故不容如其頂上之辮髮然同受指摘者也。（民國十一年十一月病歿）。

附 錄

武昌過吳君遂刑部賦贈

沈曾植

吳郎意氣狎龍虎，未惜屈曲居世間。雲鱗東西偶舒卷，仕已去來非等閑。落葉聲乾旅懷積，錦衾夢冷麗情閒。藏書萬卷足歸隱，江漢風塵凋玉顏。

失題

洗樹疏花盪晚香，婆娑庭院已斜陽。客來策事都無對，病後觀心亦自忘。夕望片煙生野寺，暝拋經卷偃胡床。年來總覺情無盡，歸路那堪日轉長。

江夜

玄蚪委空煙尾尾，長風出夾雲庚庚。深江魚龍夜闌寂，孤客巾履身玲瓏。嗚呼乾坤幾波蕩，來復鬼魅方縱橫。枯魚滴淚寄滄海，濁浪日下何由清。

陳三立（伯嚴） 伯嚴爲著名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長子，清末四公子之一，早有才名。因父用康有爲梁

啓超之說，將所謂新學者引入湖南，旋值戊戌政變，受其累而退隱。清高自守，靜居金陵。本年已六十九歲，著有散原精舍詩集。

伯嚴詩風異於沈曾植，其特長爲以六朝三唐爲骨，而具宋詩風貌，且善用奇字。爲江西詩派之主幹。亦工文章，散文駢文均有獨到處，不劣於詩。子衡恪（師曾）稟承家學，善吟咏，現今爲北京畫壇之文人畫家。三子方恪（彥通）亦善詞曲。一家均以文采風流，著稱於世。（編者案：伯嚴先生不作駢文，著者或出於傳聞之誤。）

附 錄

贈黃公度

陳三立

千年治亂餘今日，四海蒼茫到異人。欲挈頽流還孔墨，可憐此意在埃塵。勞勞歌哭昏連曉，歷歷肝腸久更新。同倚斜陽看雁去，天迴地動一沾巾。

喜菱老自豐城至

稍聞病肺枕江居，過我依然健鶻如。瘦骨蒼髯支傲吏，破鞵荒肆購奇書。卅年涕笑挑燈盡，百里風濤中酒初。城郭漆公作吟伴，屋山鷓鴣喚雨疏。

秋夜



置酒池臺花片飛，藤牀臥對露霑衣。萬方兵氣初秋夜，一道星河舊釣磯。草徑微鐙捕蟋蟀，瓜棚涼月宿蟬。琴歌休與殘砧亂，天末懷人更不歸。

同光體派中之厲鶚一派，近人袁昶（爽秋）葉大莊（損軒）爲其代表。然二人已物故多年，現今此派尙無後繼者。聞與葉大莊有交親之廣東梁鼎芬（節庵），亦爲此派之健將，然四年前亦已病歿。其門下廣東曾經習（剛父）湖北陳曾壽（仁先）等，春秋正富，今後或可稱雄詩界焉。曾壽爲陳沆曾孫。

#### 康有爲（南海）

既已列舉現代詩人如上，則康南海亦不得遺忘之。南海於前述諸派之外，別成一家。南海所爲之事，是善是惡，容當別論。然其爲清末名士，固無疑議。其於學術界中則爲公羊學之集成者，文章則爲近代大家之一，詩亦嶄然露頭角，自成一派。天稟之秀絕，亦可想見矣。壯年最好杜子美，能暗誦少陵集，一字不誤，爲詩酷肖杜詩。讀康南海先生詩集，確有盛唐之音。且所詠均大事，論事識見甚高，此亦南海閱歷頗深使然也。自不能以尋常詩人視之。有以「大刀闊斧，氣象萬千」評之者，洵屬適評。然其詩輒露粵人之羸癯性，此或爲其微疵焉。

#### 附錄

#### 大同書成題詞

康有爲

千界皆煩惱，吾來偶現身。獄囚哀濁世，饑溺爲斯人。諸聖皆良樂，蒼天太不神。萬年無進化，大地合沈淪。

人道祇求樂，天心惟有仁。先除諸苦法，漸見太平春。一一生花界，人人現佛身。大同猶有道，吾欲度生民。

廿年抱宏願，卅卷告成書。衆病如其已，吾言亦可除。人天緣已矣，輪劫轉空虛。縣記千秋事，醫王亦有初。

己丑出都

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猶。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

(本文節譯今關天彭之近代中國學藝)

## 今詩苑

同聲社采輯

半舫齋詩三首 惠陽廖恩燾懺齋

題潘蘭史徵君江湖載酒圖

世界久榛莽。江湖猶歲年。青樽名士酒。紅藕美人船。醉拾滄海月。夢游雲水天。  
鐵簫驚野鶴。衝起白蘋煙。

今日扁舟處。明朝散髮時。志從浮海大。才自著書奇。湓浦青衫淚。珠江紅豆詞。  
千秋一悵望。涼月浪花吹。

庚午春。自美洲歸。晤雙照樓詩人於東京。約詣三河屋小飲。卽席口占。

笑上高樓倒玉樽。憑欄共抖素衣塵。下臨谿壑疑無地。再造河山賴有人。酒後怒  
呼遼海月。花時慙對故園春。天教博浪沙錐誤。留與陰符擊暴秦。

編者案，懺齋先生以詞名。絕少爲詩。偶得其舊作三章。亟爲刊出。他日好爲  
詞林增一重故實也。

忍古樓詩五首 新建夏敬觀映齋

題詞識圖。圖爲吳湖帆室潘靜淑女士所作。寫先室左淑人詞意也。

無多夢境入詞心。卅歲藏悲遂及今。當對憐如花並葉。丹青染費淺和深。春鶯妙

轉音常在。

佛言舍利  
此謂春鶯

冷蝶遽回瘦不禁。一卷合裝雙絕筆。愁懷撩撥苦思尋。

先輩交情溯兩賢。

文勤文襄  
交誼最篤

女孫翰墨復多緣。畫題入手俱成識。賤素椎心愈互憐。

靜淑圖成未題而歿湖  
帆得之遺篋以貽我

此卉祇應生碧落。予情幸爲語黃泉。相看無奈增惆悵。封鎖重開

不忍捐。

蠟梅

臘花融蠟名作梅。枝頭貫珠常纍纍。去年著花三四朵。今年葉落如枯柴。移根易地豈我願。久留不可緣虎豹。感傷氣類到同盡。一園草木遭飛災。老人分與春事乖。忽覩擔頭攀折來。數枝買取供寒齋。夜深睡眠重摩揩。

挽辰齋

本自無訾省。常存破甑觀。老雖慳蔗味。詩不作梅酸。曾未才華退。其如骨相寒。猶能躋下壽。懷抱詎非寬。

三年疏茗座。再面病先危。憂果能鑄肺。身胡諱謁醫。笑談猶往日。肴酒盡交期。賸有遺編在。兼葭寄我思。

雙照樓詩十五首 番禺汪兆銘精衛

### 廬山雜詩

九年夏秋間。余游廬山。曾爲絕句若干首。十六年秋冬間復游。則得一絕句而已。二十一年夏間。曾復一至。自是歲輒一二至。留則二三日。得句則以小牋書之。拉雜不復編次云。

### 行廬山道中

參差不辨最高峯。疊翠浮青幾萬重。著得煙雲齊欲活。滿天鱗爪看飛龍。

曉登天池山。將以明日乘飛機發九江。

屏幃重深路轉幽。豁然開朗衆峯頭。山連鐵騎奔如放。水亘銀河凝不流。初日乍舒天錦豔。微風忽送海綿浮。明朝更奮凌雲翼。一覽千巖萬壑秋。

晚眺

濯足龍宮興未休。天池曳杖更夷猶。松門已稅千鴉駕。花徑還從一鶴遊。輕靄綠迷巖佛手。夕陽紅上石人頭。秋來邱壑明如畫。抵得春時錦繡不。

自神龍宮登天池山。則佛手巖、人頭石、錦繡谷、花徑松門諸勝。歷歷在目。大漢陽峯上。植松甚多。古茂可愛。詩以紀之。

猱升漸上最高峯。喘汗纔收語笑同。河漢倒懸行杖底。江湖齊落酒杯中。泉兼風雨飛騰壯。山納煙雲變化重。回首不嫌歸路永。萬松如鶴正浮空。

大漢陽峯。爲廬山第一主峯。登絕頂。作長句。

萬嶺如僂拱四方。俛看五老亦兒行。波光窈窕分湖口。樹色蒼茫接漢陽。天上風雲致明晦。人間心力變滄桑。陸沈正有爲魚歎。敢向崖前謁禹王。

禹王崖在峯下。

天池山上。有王陽明先生詩一首。鑿巨石上。昔年曾作詩紀之。今歲爲作亭以蔽風雨。落成題壁。

片石千秋挹古馨。兼收畫本入危亭。江湖赭碧分雙鏡。吳楚青蒼共一屏。世眼佛燈攙鬼火。道心明月定風霆。神龍宮瀑終宵響。猶作當年嘯詠聽。

雨後

天際微雲澹欲流。灑然涼意滿汀洲。亭亭過雨紅蕖直。浥浥含風綠樹柔。墜粉蝶衣相慰藉。游絲蛛網互綢繆。最憐川上牛浮鼻。也似疲農得小休。

十餘年前。曾遊廬山。樂其風景。而頗以林木鮮少爲憾。所爲詩有樓臺已重名山價。料得家藏種樹書之句。今歲復來。蘆林一帶。樹木蒼然。因復爲長句以紀之。

落日齊銜萬仞山。田家難得飯餘閒。稻梁鳥雀紛爭後。果蕨兒童大獲還。重疊碧

畦丹嶂上。參差紅瓦綠陰間。十年樹木非虛願。好爲秋光一破顏。

卽事

殘暑新涼勢欲爭。四山倏忽變陰晴。日團花氣連雲氣。風縱蟬聲雜雨聲。白鹿臺前芳未歇。黃龍潭上水初平。不妨弦月遲遲上。且看明河淡淡生。

山行

箕踞松根得小休。蟲聲人語兩無尤。雲從石鏡山頭起。水向鐵船峯上流。初日乍添紅果豔。清霜未減綠陰稠。匡廬自是多顏色。要放千林爛熳秋。

自佛手巖遠望數峯。秀軟殊絕。爲作絕句四首。

萬綠揉成數點山。煙舒雲卷意俱閒。可能摺疊爲輕扇。著我清風兩袖間。數峯青出雨餘天。淡暈濃皴悉自然。誰使遠山添蘊藉。密林如草草如煙。煙光新溼苧蘿衣。邱壑渾如鬢積餘。寄語天風休著力。恐教吹作白雲飛。娟娟翠岫凌雲去。嫋嫋清波帶月還。一樣溫柔好情性。動時流水靜時山。



別廬山

年年歌廬山。廬山定厭聞。今當欲去時。語吐還復吞。上山遲延下山快。廬山不舍逐吾背。失聲一歎據石坐。今日廬山太多態。回頭語廬山。毋爲兒女顏。君不見。潯陽江頭人造鳥。已張兩翼遲我雲水間。建業與九江。一日可往還。會當袖取鍾山一片石。投之三疊泉中鳴珊珊。上山時。日始噉。下山時。日已曛。千峯萬峯間。一一白雲屯。無問爲晴爲雨爲朝昏。君爲廬山風。我爲廬山雲。因風以時來。無合亦無分。揮手自茲去。山中茅屋雞犬之聲隱約猶可聞。我見廬山夏。不見廬山秋。廬山秋色時。頗復念我不。諸兒競攝影。縮取山光置案頭。我則獨行吟。搜索枯腸入小休。

瓶齋詩三首 茶陵譚澤閻瓶齋

九月朔日。颶風大雨。樓望看水。

轍車雲起墨翻天。颶母風來雨挾煙。馳道涌潮成在渚。姦輪破浪擬樓船。橫流到

此知何極。逝水如斯亦可憐。漫倚危闌看沈陸。橫塘一片卽門前。

次日有詠涉水女郎

蝶躩東西溝水旁。遷延顧步且褰裳。涉溱相謔寧思我。但渡行歌自有郎。眞見凌波來洛浦。錯疑爲雨夢高唐。劇憐謝客陽溪上。素足緣流眼最狂。

次韻京華書感之作

嬌女徒聞詠左思。卻憐茗坐見妍姿。朱衣湯餅何郎粉。南斗京華杜老詩。易散彩雲迷處所。細斟花乳憶年時。靈修采伴今雖在。爲問桃娘總不如。

傅壽字靈修。金陵伎。唐庚詩。

何時返栖息。誰爲問桃娘。

天我廬詩七首 弋陽江亢虎康瓠

霧

昨夜月明今夜霧。天心不測似人心。玉璫緘札迷歸路。繡被焚香伴獨吟。枕上濤聲驚夢破。燈前絮影付雲沈。素娥解放知何日。望斷蟾宮海樣深。

津橋步月

天津橋上月圓初。獨步河梁信所如。四顧翻憐一身小。百年已愧半生虛。心期止水甘平淡。世事浮雲任卷舒。何處青山許高臥。干戈滿地渺愁予。

大雪攜蕃兒游陶然亭

大雪三日人徑斷。巷口委積如橫岑。蕭齋獨坐苦寥闕。忽發清興思山林。山林繇邈不可卽。一城似海阻且深。幸有江亭近尺咫。攜兒杖策堪登臨。出門頓覺眼生澗。上下一白雲沈沈。遠塔沒頂屋沒脊。郊原浩蕩無嵒嶽。飛瓊夏玉輝蓬華。平施自見天公心。拔足欲前迷去向。側身回望幾沈吟。彷彿探險入兩極。差喜轍迹孰可尋。千迴百轉上亭去。振衣大笑祛煩衿。寺僧告我困徭役。誅求不肯遺蹄涔。絃歌銷歇文酒絕。常見戎馬來駸駸。令威何處贖華表。極目遼鶴傷人琴。達觀萬化一生死。獨往千秋忘古今。短亭坐閱滄桑變。戒壇未許塵埃侵。檻外荒墳久寂寂。堂前老柏長森森。不如歸去撥火坐。牀頭有酒還自斟。俊游且待快晴後。

起看天際猶重陰。

報傳余疫死春申戲賦一律

世人欲殺我猶生。噩耗遙傳亦自驚。收拾殘軀勞二豎。安排浩氣入三清。少微墮地先祈死。太白經天早苦兵。拚逐鴟夷江上去。怒濤休作不平鳴。

題江干枯木圖

江干枯木誰作圖。前有唐寅後祁岷。唐畫邈矣不可見。祁君筆下留煙雲。煙雲黯澹山如墨。隔岸相望木與石。整整斜斜三兩株。槎枒畫作寒鴉色。枯木無葉尚有枝。因風帶雨紛離披。不知春訊何時到。坐待古幹生新穉。姿態婆婆看不足。生意闌珊散幽谷。樹猶如此人何堪。我亦江干一枯木。

重九淨業寺雅集步人韻

披衿同坐大王風。滿地干戈四望中。醉裏空拳輸白戰。劫餘微命託蒼穹。翻從海外添詩料。拚向尊前錄酒功。慚愧題糕無个字。出門大笑過溪東。

人日

客中海外逢人日。遣興題詩寄草堂。故國重洋常在望。小園三徑未應荒。門前種柳觀春色。屋角牽蘿趁夕陽。爲語兒曹讀書樂。一樓高臥卽羲黃。

橋川子雍詩三首 日本橋川時雄子雍

新年病腰 辛巳

桃符葦索幾回更。經圃詩田仗筆耕。襟袖蠹魚腰欲折。今朝酸痛不能撐。翰林事業已成塵。續庫工夫當及辰。滄海橫流何甲子。燕門尙有抱殘人。

次某碩彥見示均

七略宏規密不疏。後來目錄比何如。名齋亦有區區意。且讀人間未見書。

橋西草堂詩八首 閩縣李宣個釋載

草堂人日默舅有詩次和

小築偏臨水。沙鷗笑我閒。會心惟竹石。到眼盡溪山。且醉過人日。休論出世間。

。春波依舊縹。蟻蝨上弓環。

萬里橋西路。風光似此無。梅開方爛漫。春至不須臾。後日趁作琴尊集。聊忘節

物孤。老妻還好事。爲寫草堂圖。

次和固叟立春日見寄。兼呈嘿舅冶翁。

朔風凍荒郊。那知春已至。已春返冬令。蒼蒼彼何意。高樓抱膝人。不雪亦自醉。  
。張燈迎上元。聊取世所棄。平生廣廈心。媿此數椽庇。君詩似梅花。冷雋而嫵  
媚。涪翁天下妙。動讓一頭地。閉門陳後山。佳句倏可致。聯鑣倘肯來。努力酬  
春事。盤殮市雖遠。七種菜羹備。

元夕集橋西草堂

朗月華燈耀草堂。招邀十客與徜徉。衝寒梅萼齊檐發。帶醉詩聲遶榻狂。換世逢  
辰回百念。放懷作健罄千觴。岷崙夜奪知無分。遠有清笳動繚牆。

正月十六日雨後。簡元夕會飲諸公。

上元月鋪銀。朔吹送宵冷。商燈集歡侶。巡簷輒縮頸。凌晨風頓和。膏雨作春靚。  
。園林新沐餘。松石意逾靜。禽言隱竹陰。苔氣益槐癭。池成思引泉。積潦忽沒  
脛。呼僮拾綵勝。浮水當舴舨。繽紛落岸梅。彷彿桃源境。道人午睡足。聊此事  
幽屏。平生百無成。一壑專天幸。春來花滿谿。排日可酩酊。爲報素心人。莫待  
鷓三請。

立春後八日大風雪

一冬煥不雨。孕此春後雪。谿山信鷺淨。畎畝久龜裂。坐令田居人。對雪亦咄咄。  
。吾園新種松。龍拏出巖穴。風摧雪復壓。勢欲肱三折。紅梅乍放蕊。撓以瓊瑤  
屑。朝曦縱解凍。豔色恐終奪。脩篁盡偃僂。飢羽偶出沒。悲鳴若向我。生事吾  
素拙。三年歷喪亂。斗米緡千結。燹餘歲弗登。疲氓命眞絕。沈吟還語誰。騷屑  
晚益烈。

疊均酬固叟雪中

園成延好春。春與雪俱至。要令窺園人。領取峭寒意。平生似半山。不飲樂客醉。  
。雪來政自佳。淪茗弗爾棄。詩成魚眼過。白戰無援庇。元微之謝上表無親黨爲臣援庇但憐萼綠  
華。夢斷壽陽媚。風輕飄數點。心詎見天地。所欣從玉龍。助我發深致。逕思汗  
漫游。掉首謝吟事。堅城早受降。寸鐵庸足備。

### 鑿沼

鑿沼尋泉未得源。却憑一雨聽潺湲。平生不樂貪天幸。遮莫虧成有怨恩。

看雲樓詩二首 安徽曹熙宇靖陶

### 幽尋

萬竹攢蛇徑。千峯漏井天。石橫溪自轉。風定柳無偏。領略禪機妙。低徊詩境妍。  
。山僧驚問訊。吾亦欲忘年。

疑翁於唐寫經裝紙中。得李二娘子與阿娘書。略言隨天使司空到東京甚樂。  
蓋晚唐物也。疑翁有詩。屬同作。



蘭閨一紙家人語。沙蹟千年幼婦辭。別母情懷悲遠道。隨郎滋味想當時。洛城風

信憐金瓠。

曹植女名

梅嶺春暉耀玉芝。

唐咸通間。李玉芝爲母某郡夫人書渴葬碑。民國初年。於贛州虔南縣出土。字體挺秀。爲唐碑上品。此石後歸江甯鄧氏

羣碧樓。今鄧已歸道山。不知流落何所矣。

好向終南磨紫石。佛緣佳話待翁垂。

綠竹軒詩二首

餘杭章紳菴君

### 和雙照樓海上感懷原均

遂別侯門海樣深。依稀舊跡已難尋。劇憐燕去巢同覆。且喜花殘葉漸陰。多病卻教青鬢改。壯懷不共夕陽沈。但看來日神州事。始識羣賢此際心。

### 題靈瑣閣

從知孤露幾流離。哀思吟來託楚辭。罨卷宮商相迭代。盈懷蘭蕙有傷悲。每憐道抑微言絕。尙想民熙歸夢遲。淡泊自甘情逐化。冰心看取歲寒時。

## 花陰偶筆

清涼山民

精衛先生最喜陳蒼虬（曾壽）先生所作菊花詩，以爲古今絕唱。偶檢蒼虬先生舊月移詞，（滄海道音集本）詠菊之詞，多至五闕，倘所謂芳潔之懷，神與俱化者歟！特錄二闕如下，期與同好共賞之。

木蘭花慢「舊京移菊憔悴可憐感賦」云：「冷牆陰一角，結幽怨，舊痕青。自辛苦移根，戀香殘蝶，夢也伶俜。羞憑，別畦新綠，算年年稱意占階庭。一寸霜姿未展，西風涼透窗櫺。亭亭，還向畫圖尋。影事慰飄零。悵蟬休露滿，芳心委盡，枉致了甯。微醒，晚來乍洗，賸無多清淚奠寒馨。流浪他生未卜，斜街花市重經」。

八聲甘州「十月返湖廬晚菊尙餘數種幽媚可憐」云：「慰歸來歲晏肯華予，寒花靚幽姿。賸青霞微暈，殘妝乍整，仍自矜持。休更銷魂比瘦，惆悵易安詞。潔白清秋意，九辯難知。我是辭柯落葉，任飄零逝水，不憶東籬。早芳心委盡，翻怯問佳期。看燈窗疏疏寫影，算一年今夜好秋時。平生恨，儘淒迷了，莫上修眉」。

# 今詞林

同聲社采輯

半舫齋詞四首 惠陽廖恩燾撰

霜花腴

重九潘園置酒。籬葩未放。僅瓶供者嫣然對客。拈夢窗韻。約大厶秋齋春草同賦。

媚瓶瘦菊。笑早開紅萸。怕伴簪冠。秋老花遲。鶴飛琴碎。青山欲買應難。帶忘沈寬。喚釀杯堆籍窗前。便園林暮色蒼茫。噪鴉依柳幾曾寒。仙曲鳳簫休按。  
春草能度曲自風騷不作。賸唱低蟬。吹角天昏。蟠籬根秀。題詩漫怯裁箋。那煩載船。理畫櫺椎髻人娟。待研珠繪影。陶潛九華鏡下看。

定風波

眉孫貞白招社集。是日適爲陸放翁生日。同人約以爲題。拈翁此作。并用

原均率成。

團扇歌殘帶月回。可曾圖影陸家梅。應諒南園翁作記。毋謂。千秋集矢一人來。  
今祝生辰聊酌酒。又手。且教吟社逐樽開。強半狂朋霜壓鬢。懽甚。詞成休聽  
鼓蛙催。

史載陸游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見譏清議。按侂胄定策伐金。與秦檜主和議。皆  
出於當時事勢。不得不然。近世學者辨之詳矣。熙豐元祐間。士類門戶之見深  
。雖程蘇尙水火不相容。何論於荆公之行新法。狺狺狂吠。舉國盲從。古今一  
轍。平原在相位。無禍國誣民之迹。玉津園之禍。識者哀之。自不可與惇京確  
抹輩。同詆爲神姦巨蠹。觀於朱熹之歿。僞學禁方嚴。無一人敢往弔。獨辛稼  
軒毅然爲文哭之。辛殆亦正人也。而沁園春西江月二詞。極稱平原勳業。或疑詞  
非辛作

。然玩其語氣。實辛作無疑。則南園一記。烏足爲放翁詬病乎。余是以有千秋集矢一人之歎耳  
。半舫齋附記。

長亭怨慢

冬深矣。綠慘紅愁。怒焉感賦。

又飛滿江南霜訊。冷上華鐙。不溫眉暈。酒嬾人慵。賦情儻愜更無準。六橋煙柳。還白了如雲鬢。鬢白早如雲。卻怎縛絲絲愁緊。莫問。自書鴻一去。幾夜夢歡難穩。長淮浪淺。未淘得劫成灰燼。畫燭底點點飄紅。替誰作啼痕聊搵。好待與封家姨。洗殘奩金粉。

前調

詠餅中蠟梅

慣消受千巖風露。點染殘冬。色香餅貯。庾嶺人回。暮雲橫岫最憐汝。屐痕黏了。誰掬上斜陽樹。樹不比梅寒。結細萼枝枝還古。蝶妒。記蜂黃夕褪。粉墜又遭簾雨。檀奴在也。漫贏得月欄偷覷。第一是淺淺妝成。笑勻額何曾留譜。算裊似金釵。難引鈿蛾飛舞。

映盦詞二首 新建夏敬觀映盦

水調歌頭

放翁生日作

昔泛若耶上。艤棹鑑湖旁。涵空一角如鏡。來夢古冠裳。鑑湖淤淺。今惟贖一角。湖上有姚氏書樓。放翁故居也。  
 緬想渭南老子。猶署蓮花博士。管領水雲鄉。我欲起為壽。分醉酒千觴。鼎彝  
 列。詩歌具。誦琅琅。問翁不死何在。文字日星芒。淒絕沈園釵鳳。爛若燕宮蜀  
 錦。餘事壓詞場。今夕共茲趣。梅動意先香。

滿庭芳

十二月十九日為東坡生日。蒙庵宛春招集半舫齋作會。

枕上軒裳。斜川集大人生日詩。有枕上軒裳。真昨夢。腹中梨棗是歸田之句。尊前琵琶板。悠然一鶴南飛。彭山烟草。千古  
 色青回。張端義貴耳集。蜀有彭老山。東坡生則童。死則青。模取梧門畫本。方瞳碧、玉貌如圭。翁覃谿所藏東坡像。係法梧門摹  
自南薰殿者。方瞳正碧貌如圭。米南宮挽東坡句。今何似。乾嘉勝日。韻事踵覃谿。公詞高絕處。難尋迹象

。組自仙機。把天風濤海。擲竹調絲。休問熙甯往事。文章在、世莫能非。重追惜。遺編繪詠。都付燼中灰。

覃谿所藏宋槧蘇詩。乾嘉諸老。繪詠殆徧。後歸荊州鄧氏。清末爲某僮巧奪。付之一炬。

眉孫長短句三首 丹徒吳庠眉孫

### 水調歌頭

午社拈調夏初臨。有謂此調板俗無聊者。或問果何調爲活爲雅爲有趣耶。予曰。彼蓋喜填澀調耳。或又問唐五代兩宋以來諸名家詞，凡非澀調者。皆板俗無聊耶。予笑而不答。戲歌此曲。爲喜澀調者進一解。

詞一大瀛海。容納萬方流。我身偶爾飄墮。芥子著虛舟。高調銅琶鐵板。低唱曉風殘月。遺響各千秋。雙管好齊下。何用介鴻溝。情所寄。有歡笑。有悲愁。花場酒國來往。神動與天游。正要筆歌墨舞。怪底字荆句棘。肝腎苦雕鏤。我夢落煙水。浩蕩逐浮鷗。

### 木蘭花慢

庚辰十月。放翁生日。同人聚飲半舫齋。譜此爲迎神送神之曲。

四方靡所騁。忍澆酒。餞詩翁。想犢叱雲門。鵲啼蜀國。劫火猶紅。蘋風。漫尋水閣。料太平花事總成空。星斗還朝舊路。只應腸斷祠宮。夢夢。底用怨天公。會看九州同。算山陰道上。鶯天笛夜。有日重逢。顏容。畫將團扇。且風流佳話聽吳中。大好甜羹炒栗。何妨一醉朦朧。

### 水調歌頭

東坡生日。午社詞集。歌此爲同人侑觴。

聲律不能縛。瀟灑愛東坡。銅琵琶板遺響。水調試高歌。日想龍眠畫像。位置金山頂上。看鶴舞婆娑。一笑放船去。涉世慣風波。漫堂翁。覃溪老。屢吟哦。爲歡今夕把酒。幾輩醉顏酡。許喫菜羹羊肉。須驗蘇文生熟。背誦聽如何。我得豪髮似。磨蝎命宮多。

燕臺逸民詞一首 日本細野燕臺



長相思

昭和辛巳元旦。最明庵即興。

曉峯青。曉山青。風最清時月最明。庭陰樹影橫。  
夢初醒。酒微醒。夜靜笙聲  
爐下鳴。是還無限情。

小蘋花館詞四首 閩縣林貞黻霜杰

丁香結

法源寺丁香花下宴集。用清真韻。

禪鬢成塵。梵香如夢。重見柳綿輕隕。記疏花細葉。濺酒淚、舊日襟痕微潤。粉  
身餘念在。看蘭麝自擲未忍。用老杜江頭五詠詩意空桑回首。素豔一瞥。年芳去盡。牽引

。有俊侶嘉招。寶幄朱輪列陣。照影來時。攀條去後。日斜風暈。是日袁寒雲易實甫邀集名流。與

會者四十餘人。合攝一影。高會誰聽說法。墮雨花盈寸。徐迴車郊外。稍惜梨雲瘦損。傍晚更赴萬生園。梨花

零落盡矣。

### 浪淘沙

梅生偕其女弟周演巽在過嚶城官舍。別後寄詞。倚聲奉和。

占得夕陽城。草碧川明。故人情似剡谿行。回首越娘船上月。悽斷平生。  
柔海杜鵑聲。人瘦詩清。練川如酒勸君斟。便有紅粧知己在。愁損蘭成。  
謂丙午舊遊。

### 夜行船

歲暮射湖舟中聞簫。用子野韻。

寒重湖雲愁未醒。玉簫吹瘦孤篷影。一年鴻爪又淒迷。何忍聽。君須省。冉冉修蛇催急景。殘雪掛梢煙壓逕。嗚咽數聲天又暝。驀思丁字舊簾前。官燭定。春人靜。一曲落梅波似鏡。

### 采桑子

儀徵城南海棠

驚沙落日孤城晚。一樹嫣紅。掩袂牆東。柔盡兵前草木風。錦屏輕負春光好。

老去飄蓬。何處驚鴻。惘惘芳菲一瞬中。

秋平雲室詞四首 無錫王蘊章西神

### 高陽臺

辛巳元日

彩筆辭香。靚裝減勝。東風消息還猜。又一番春。新愁故故相催。凍雲如墨啼鴉亂。怎禁他、芳草天涯。更低徊。一寸相思。寸寸成灰。隔江鞀鼓驚心換。甚柳絲易折。藕性難胎。沈醉鈞天。人間只覺堪哀。靈修萬一重相見。莫因循、誤了蜂媒。且安排。客裏佳辰。花底深杯。

### 三姝媚

問禮亭畔梅花。雪後憔悴可念。賦此爲猿鶴問。

交枝香滿院。冒餘寒重來。好春去半。雪老雲荒。伴翠禽啼處。玉龍吹怨。縞袂空山。愁緒與花魂俱亂。耐幾番遊。換了劉郎。舊時人面。消息東風尋遍。便

不賦蘭成。客懷難遣，俊賞林亭。只隔紗漂雨。聽殘羌管。濺淚繁英。搖落盡、  
江潭心眼。惜取年芳。照影吳杯酒淺。

滿江紅二闕

覆舟山石壁奇麗。知者頗尠。顛齋尋幽得之。偕歙湖見思易厂往遊。山石  
開采殆盡。猶斧斤丁丁。且且作牛山之伐也。傷今弔古。不能無詞。

長揖山靈。補不盡、女媧天漏。歎如此、六朝形勝。我來何後。五士竟同靈運鑿  
。一丸難遣秦人守。問夜深、誰把壑藏舟。負之走。猿鶴怨。西山友。麋鹿笑  
。東海叟。賸新亭餘淚。也曾乾否。龍膊遙連蒼兕渡。雞籠近接青鸞岫。  
右接龍膊子。曾九

帥之復金陵時。由此飛渡。左俯雞籠山。面對玄武湖。漫登高、狂嘯喝湖波。潛蛟吼。

石破天驚。訴不盡、興亡成敗。試回數、東南王氣。寄奴雄霸。邀笛更無桓子野  
。彈琴誰賞蕭思話。只留將、幾筆大癡哥。丹青畫。前朝字。長城壞。滄海淚  
。奔湍瀉。城磚多刻某州府提調官某、司吏某、造磚人某。蓋皆各地貢品。前朝遺物也。便鑿坏遁世。也無餘罅。湖水綠搖商女

舫。夕陽紅鬻山神社。聽殘鐘、臥地悄無聲。寒潮打。

耐充室詞三首 左海陳能羣耐充

### 八聲甘州

讀爰居閣詠烏山石壁巖詩。有塔僧不洗當時鉢。詩夢偏循舊日廊之句。爲之惘然。賦成此解。

占詩人吟趣畫樓東。夢與故山逢。漸晨光透紙。鐘聲百八。飛落蒼松。渾覺高寒坐處。了不識塵踪。一白江天外。峭立千峯。準擬重招舊隱。任登臨送目。閒挂孤筇。甚臞禪去遠。陵谷感偏同。但涓涓巖泉飄雪。向荒陂猶照夕陽紅。須料理。讓誰爲主。明月清風。

### 徵招

已酉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余弟可鈞姪與燦死焉。翌歲過紅花岡（卽黃花岡）。

見一丘隆起。草樹不生。爲之惆悵良久。述成此詞。

紅花血色空坏土。漂零底堪無主。我亦滯孤城。怕連番風雨。啼鴉知己誤。都只  
勸不如歸去。剪紙難招。與尊還醉。鬼雄何處。無語。碧山橫。傷心事、人生  
恍如朝露。成敗與誰論。奈輕身漫許。沙場非死所。且一錯六州都鑄。暮吟動。  
渺渺愁魂。定化成烟露。

湘月

戊辰過北陵。用白石老僊自度鬲指聲寫之。

舊時園寢。有虬松似蓋。做弄蒼暝。一自騎龍人去後。此地樵蘇猶禁。滄海塵生  
。女蘿鬼嘯。觸目成淒景。佳城何許。鬱葱空掩苔徑。回想胡馬中原。神鴉古  
渡。兵入無人境。四百年來如夢過。王氣只今都盡。金狄埋雲。石麟覆草。使我  
賒游興。曲闌閒倚。帽簷吹墮春影。

頤齋詩餘三首 嚶城何嘉之頌

瑞雲濃

題林訥庵學使填詞圖

湖山信美。閒情都爲愁縮。晞髮年年楚天遠。行歌麥秀。歎隔世斜陽輕換。小隱水雲鄉。又盟鷗結伴。煙靄平林。空付與傷時倦眼。百澀詞心更誰遣。夢華追憶。况酒畔舊人星散。忍賦騷蘭。醉魂待喚。

醉桃源

擬馮正中

誰家玉笛小樓東。天寒夜露濃。迴廊消受落花風。春來心力慵。香裊繞。玉琤琮。蓬山咫尺通。修眉低斂鬢雲鬆。亂鶯殘夢中。

芰荷香

暝煙飛。惹遊絲颺碧。莫甯斜暉。怯衣人倦。畫樓却送春歸。捲簾迎燕。問陌頭花事都非。凝睇處、綠遍天涯。朱櫻薦酒。負了芳期。院落沉沉麝霧。歎韶光容易。開到荼蘼。門腰高柳。舞綿爭逐鬢絲。夜闌芳砌。應有人、分影低徊。鄰

笛咽、弄晚輕霏。驚塵返夢。夢也迷離。

汪彥斌詞二首 番禺汪彥斌

虞美人

本意

輕陰羃羃花深處。嫩蕊嬌如許。細腰嫋嫋夕陽中。有恨無言猶似憶重瞳。可憐  
楚舞傷心語。一霎飛紅雨。銅琶誰唱大江東。祇賸亂蛩殘夜泣芳叢。

齊天樂

廢園

夕陽多處秋光老。寒聲又傳高樹。葉戰閒階。蛩號敗壁。似把淒涼偷訴。依稀舊  
侶。記雅詠流觴。豔歌繁柱。極目蕭疎。酒邊愁思遽如許。天涯淪落倦旅。甚  
長風乍歇。偏惱歸緒。曲徑苔封。疎林月淡。餘恨空沈深渚。驚殘戍鼓。歎一例  
蒼茫。故宮離黍。夢黯重霄。夜深吹暗雨。



題畫

紅塵浩浩市聲合青天夢夢悲願孤先生非有畫是有世界法華能轉無  
滄海塵生玉井烟蜉蝣衣楚漫堪憐道人只作神仙看金闕銀臺在眼前

和庸庵韻

槁葉風猶聚殘更月乍消人先漢臘去才盡楚巫招大化夜復旦天機漁問樵黃河天上水  
直要火山澆

事去只如夢心空無所爲蠟花香入定桃杖節扶危元史得雙照物心非兩惟坐忘南郭叟  
一任籟風吹

和岳翁元日韻

白頭搔短不勝簪年矢偏催老病斟人日草堂開散帙夜堂落月伴橫參下泉著黍思王澤

大旱雲霓企說霖天畔老人休悵望潛陽消息逗重陰

初春和病山韻

年光還綻蠟梅枝那便新妍說故媼青帝有來須換眼春王書罷一軒眉身觀龍蠖存求一作  
成後視極鯤鵬變化爲簫鼓聲催逃九九北辰常定不會移

後飲屠蘇檢食單底須忌苦與論酸天心何處春先到雪候猶疑且極寒七日題詩尋蜀故  
羣臣上壽錄周刊玉蟾蛛畔頻年淚要挽天河一洗乾

劍首吹餘把劍緱喜心初日照高樓虛空粉碎知無鬼著策磬桓利建侯陶令集成三八日  
鬪駟記定十三州迴風往日何悲惜看有朝宗順軌流

開元歷歷記分明老作行吟飯顆生世變無王甯有霸物情可道在常名六丁驅策符如律  
九定慈悲佛有情今歲病山應不病屏風身試鄴侯輕

上巳集陳園

落盡村田麥苜花雨行還費大夫車永和積算幾甲子上巳幽情無等差老友情深重釀酒

新詩味雋一旗茶管絃觴詠何分別同向春風轉法華

和寒食

強聒不能還強飯春朝端不負春晴白花燭夜掇蘭露碧檻依樓繚北衙畫史筆兼風雨至  
詩懷雷動石泉鳴年年熟食看宗武點點知天悶介生

暮春

坐對花枝譜竹枝暮春春服既成時桃開便作仙源住草長甯無故國思化士戒成除綺語  
騷人賦罷有微辭誰驅白日堂堂景正好晴空裊裊絲

北樓暑日玄扈

白曉三更月蒼深一老廬觀成音響忍室自吉祥虛理道能無訣泥洹喟有餘北風憑寫貌  
凜凜一陽初

靜夜迢迢去浮生故故哀百身栖弱草千願積悲臺燐遠青如屑珠沈碧不灰鮑焦隨木槁  
禦寇御風回

戎馬歸無日衣冠委作塵  
勉遮千里眼難道百年身  
下澤車焉在中流楫亦陳  
漁陽騫大翻去作八分神

衰柳言相負枯桑風更寒  
永懷成白首長物惜青氈  
晚樹饑鴉集虛檐凍雀拳  
呦呦船笛起巖警莫無端

彭剛直公尺牘

當年免胄見真龍  
江漢洸洸楚大風  
我與使君無二相  
可堪三戶對南公

曾文正公尺牘

老去猶龍傳思歸海道心  
周行何感激楚望極蕭森  
世變今哀郢民勞祝有神  
葛侯重返否遺墨槍悲吟

吳蔚若侍郎重摹壬戌雅集圖屬題

絕島傳來寶軸雲  
兩家圖籍溯清芬  
子孫世講留前訓  
耆舊風流次國聞  
公望蔚然當盛世  
衰顏太息寄雄文  
杏園畫起遭逢異  
口記辭爲詳略分

余家圖有龔侍郎記與卓卷李尙書記皆仿西園雅集體而李記特詳多感慨之辭相傳尙書

有國均之望而眷注忽衰引年遂退  
壬戌一科正揆席者華陽一人而已

月集壬辰始作圖王卷與余家卷皆壬辰畫道光十二年也雲麓先生最精天算八仙歌仿算師朱雲麓先生先公早共

封軺發壬辰畫四卷司空公以督院學將出都得第一卷卓氏多兼別本摹卓卷後摹梁中丞像錄與疑年翻下卷圖中諸公在重刻齒錄中

皆在下卷惟顧通政在上卷末會如諸老集東都圖以京朝官常集者為主外官入覲者間有參入蒼涼故物遺山譜珍重先生妙畫櫥

春明往事可重思青廠街南旋馬遲玻璃廠北青廠大宅後為黃巖會館者司空公晚年稅居于此相傳殿撰公舊居范硯與君同鄭重劉

亭有弟幸追隨科名慶以堯躔步子封弟丙戌入翰林歲陰與司空同文字傳當漢盛時殿撰公文與先司空文均載闡墨斯盛後益

八仙前七友勤教子弟識鬚眉

### 駕浮閣夜望

大地平沉相高樓味爽晨憬然千劫世已盡百年身露上清花氣風微整角巾還將瓢飲意

相與井亭民武廟前井鑿三十六丈得地泉極甘冽

### 駕浮閣之二

寤夢覺無瞋山阿若有人市垣候星氣月魄隱潮神林遠鴝鷓語天空蟻螻塵南華耽客慧  
何處返吾真

和一山韻

未死何辭茹苦辛四恩難報跼孤臣縱橫世已憎蘇子中外占應驗石申報國東之爲好漢  
去家安石亦流人翩翩歲月東華夢曉市錫簫粥杏仁

丁叔衡太守山水未完本

身世都從壞相求病翁垂老海東頭殘山賸水無陰樹絕筆人間萬古愁

和謝石卿紅葉詩

秋潮異僧魂秋樹猛士血器界熱煎熬懺以甘露滅湖山二客對乾坤一髮絕心肝邈誰論  
不若墮堦葉

井谷山房夜坐

不能晨夜復如何臥卽惺惺坐欠呵落月照梁常在影清江入海不還波有樓且可聽羌笛

無字誰能辨魯戈鼠穴牛車鎖常見樂家論與諍疑譌

孤清過談舊事口占索和三首

此生無分到修門飄泊春明夢裏魂詩不能仙甘作鬼月當出震故藏坤千林瘁葉催寒籟  
半衲夕陽曬病髡曾向西江同選佛不妨無佛也稱尊

鳥雀喧堦客到門強將寢語駐悲魂僧詩早已參齊已韻譜無煩檢呂坤寥廓山川天自醉  
荒寒圖畫筆先髡縱衣且作三冬計歸命長依兩足尊

晨星吾輩亦無多豈意真成寶祐科滄海孤臣穿敝榻故家喬木振寒柯五朝言行聞須記  
兩府經綸正不阿不負先朝期待意孫謀原自祖庭過

余與君同舉癸酉鄉試今亦三十餘年矣

要得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媼姆常語也老人近益不耐飽暖拈此以諭孤清

三分略識飢寒味百歲重回嬰孺心病樹聲乾如戰咽荒蹊人到費追尋平添滄海仙人淚  
不改土風鍾氏琴秋夜自長心自短可憐餘髮戀遺簪

答孤清

九日展餘九悲翁思永悲生同秋葉盡天為病夫支事豈吾曹分客猶今雨期寂寥千代史  
相謁食餐時

贈夏映盦

映盦詩思清到骨古愁冥冥諷大園一作非世間散髮能為小海唱服芝可入商於山一作夢謁商顏山西

江選佛有助伴一作心恰恰東海揚塵非等閒一作連鱗鱗斑斑綠槐如山樓一角比隣一作步履莫惜頻斂關

贈汪甘卿觀察

大都燕九神仙節異俗春三眩惑餘借瑣消奇聊復爾看朱成碧定何如縹盜印可閒居賦  
墨本商量祕閣書細雨斜風歸正好先生樂圍樂於胥

寄素庵相國

宵寐鯨濤洶言瞻考長居魂魂肝鬲光直上焜天樞祭傅革厥面屈原復三閭葛侯中原定  
卻返南陽廬妄想天所哀奇功世甯無五老聚五星天開赤伏符壯猷矢元老定命惟訐謨  
吾髮短種種言歸帆范湖泚泚潯溪頌大筆為公濡



壽陳弢庵太保

仙並樊劉慶門承建口口何須鍊五石直見正三台身與王城重辰依漢臘推詩家多閒氣  
盡遣詠臺萊

商邑甘盤舊周家太保尊惟師昭懋緯敦復起乾坤黃髮微言告丹書帝德存自天貽綰綽  
銘鼎紀文孫

諫苑留焚草書禪妙撥鐙朝廷思汲黯湖海傲陳登大老歸何晚清言世共稱向來窺蜀井  
天意在炎興

代內子題照送趙氏妹歸皖

午君余季妹今亦鬢添絲秋樹兼蕭瑟衰年重別離征衣寒早綻幻鏡影同窺預約春帆到  
清明上墓時

漏永談方續眠遲日已生相看同甲後不改幼儀情夢去常依母禪參一契兄期君無量壽  
念念應同聲

題歐母朱太宜人往生瑞應述

阿賴耶耶不二門天然母子識同根蓮邦消息分明逕日擊應知道驗存  
要知歷劫知歸日不異跨門暮望時小白花開補兩岸見親見佛兩無疑  
蜂房戶牖各開張麈尾談鋒不可當究竟涅槃何處是愛君公據說西方  
鏡鏡交收帝網加一彈指頃會三車憑君盡攝諸天影定有身光發妙華

西園長者攜祝書金剛經過談二首之一

樓閣華嚴指一彈來從一作時無相去無緣法身正爾依法住淨域何曾隔淨禪芳草王孫成

別傳高樓明月有哀篇請看一作從文字真一作觀般若粒粒毫端舍利圓

題蘭嬰小傳

十二因緣過現未愛取有三最親近愛生取有有生愛愛別離苦隨形影愛者須臾苦無際  
苦不解脫爲無明無明即明苦無苦智者轉業如轉輪彼彼善窈善窈人優鉢曇華芬陀利  
淑善行爲福德緣去時苦相身爲女來時或爲大丈夫或優波塞或海師金釵樹下再見時

燕婉莊妹亦何有而此文字彫虛空一合相成不可變後千百年或見之宛然常在女人相  
身形非實想非虛虛實實虛至遠反寐翁提此葛藤語世間葛藤皆是爾

贈曹君直二首

赤九昌期鑿度年叔通元是中興賢吳山正見秋搖落掃葉重摩十二篇  
存復齋存後至元畫圖風物太蕭然夢中禮器分明見不負儒林慶氏傳

絕倒

絕倒橋西老腐儒行藏只合付黃車難窮方朔原非有樓比通明是借居詩體偶成點鬼簿  
藥方檢罷活人書向來太乙燃藜意後世應傳覆瓿餘

題馬小巖靜觀萬變圖

旋火輪前次第尋萬年一念不沈吟隨緣任說時方數不變誰分意識心三點宛然伊聖相  
六時無間鳥和音老夫堅抱童心在坐看沙坍海復深

答子勤



吳昌碩缶盧印譜題辭

書契代結繩邈焉上古始契以識其數書以著其意刀筆器則分官物察匪異後代著述繁  
六書日滋字古籀篆隸眞書家祭殊理刻字在金石師說乃無記我觀符信交繆篆及鳥幟  
事類亦夥多體勢積乳孳孰無古今變證以目所治諸龜及諸壩應作壩卽壩本字形聲或難肆印人  
始相斯璽篆鳥虵廁刻石詔版權同體乃殊致固知圓朱云唐印一體耳勝國勝文何脩涂  
已分駛近代皖淞歧古心各殊寄龍泓造古澹完白對堅應作慎強也空有兩宗成宛然中道  
義總持得吳趙刀法觀止矣極盛所難繼蕭條藝林喟缶翁天目精無師發天祕胸有石墨  
華刀從經首會跌宕分篆理獨得雄直氣脫手頃刻間蒼然千載器皴剝荒林碑歷落追蠡  
鼻騰譽過海舟義取織成罽昔吳嗟老窮今吳誠日利司命所偏厚茲譜其質劑識翁良恨  
晚未得盡翁技三字海日樓補遺續收未平生櫟園嗜頗亦論軒輊翁聽仲車重我口子雲  
口聊以子墨談僂焉學古議長日線漸增薰爐朋可比花乳復一方微倖鐵腕試

和缶盧老人韻

吳侯下筆風雨快天機滅沒虛懷中私壩蒼然秦漢上佳句復有江湖工感愴詩人懷舊俗  
蕭城老樹鳴秋風吳興畫師錢舜舉政爾高凌水精宮

和石欽韻

悲臺蕭颯接哀墟萬古消沉覽冀餘西樓外有古墓明代翁仲猶存雪避海氛偏後集花隨卦氣得先舒商量

舊學重溫故收攝心靈極致虛一大事緣猶未了何年淨土得同居

簡誣齋

長庚殘月兩相望文字觀爲般若光作佛有期先補處獻花隨願徧他方秋來草木成衰氣  
異域山川入夕陽欲與君尋廣陵散太口終古不消亡

簡牲公

長庚殘月兩相望誰是香嚴誰宿王滄海固知無淨土白毫還自惜餘光松杉挺立中天月  
鴻鵠高鳴半夜霜見說木星離軌去儻來人世作東方

簡誣齋第二首

文字觀爲般若光理辭無礙各昭章語心品以深禪得不滅神甯數劫忙有句不須藤樹倒  
無情相對月潭涼明朝落帽知何處極目遙空雁陣長

夢中誦二樵句悲咽而寤卽以起句

秋氣誰先與雲人間天上永離羣河梁別後無消息露電光中幾放紛舍利花爲天女惱  
參寥語自子葵聞女嬋娟相潺湲涕會是秋墳再見君

簡太夷

樓上闌干樓外花海漚狎慣野人家微明殘月如新月起誦悲華轉法華散落天星成劫雪  
幾希且氣矚仙霞祇應絕代靈均感尙有山陰處士嗟  
春非我春秋我秋日華攜我采眞遊蟬枝餘蛻醫嬰疾蝸壁殘涎幻字頭意盡虛空都粉碎  
道亡歌哭倍綢繆相君詩句皆青骨莫占名山作鄭侯

牲公過談次日往杭州

秋思幽幽鎖病坊借君巖電發燈光吟兼海雨潮風入氣與鈞天廣樂張老去身如枯木倚

定中佛與衆生亡向來濟勝原無具會是神遊別有方

寄誦齋

夕秀朝華日日新天留沈澹起陳人丹霞燒後剛成佛白骨觀成不見身  
衰柳蟬隨思女去  
荒花蝶與夢周親蕭寥人代支離叟朱鳥歸來咲節巾

海藏樓看菊花

黃菊吾畏友嚴霜發精神自嗟欺魄老愧爾華榮新正色攝神變懷芳不氤氳  
肅然滿天星  
禮觀夏時眞病足苦蹙蹙長廊未周巡歸來夢湘纍期我餐英賓

少保梁文忠公輓詩

窮海冬心蟄驚鷗噩電馳一星歸傳說四輔失前疑衷悃天心鑑哀榮異數滋  
易名神筆定  
地下念長悲

卦氣一陽轉膏肓二豎侵睫柄憂國淚語祕老臣心子日迴徵夢天河託甫吟  
平生無盡意  
萬古鬱噫暗



棲鳳城東路蒼茫憶舊游當仁無再讓奮筆定千秋湖海豪情極鬚眉影事留一哀成象設  
聞此大招不

清絕畏人知繩牀布被持悲風路人泣孤露羽林兒天上髯蘇在生平慕藺思相逢應一笑  
異代共昭垂

松柏蒼蒼路雲飛鑄鼎原攀號留涕淚歸復逝精魂故事昭陵記他年賜窆論侍宸仙位業  
常近大微尊

涉筆簡齋妙違天萇叔愚殘封藏斗檢密字就奇觚蕭寺霑襟對霜堦步輦扶雲龍卅五載  
永訣一須臾

已矣平生事人天再見無吾生猶視息送死自挪揄世與蟲沙盡文爲弔祭須天關憑上敏  
忍見劫灰枯

### 答游存

葛仙林叟應無恙紅葉青山也有情只作空行仙賞會湖光不隔一塵明

君亦飛來海外峯山靈留客示從容要傳天竺長明火密呪靈泉起伏龍

逸靜軒小除夕夜話

臘鼓如聞漢震擗屠蘇飲有宋聾嗟君與余今年皆患耳聾不眠共作知更鶴君料量家事恆至寅初始睡余睡至寅初即起善守難

留掉尾蛇未了因為他世果菴陀識放大輪花子龍塘水清无垢直下江源到海涯余贅姻成都日嘗用

蘇詩我家江月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到海意得句云我行從海若直上訪岷源今又與君居海上十年江海首尾與我二人蹤跡若有異緣者成都甥館在子龍塘

晚歲華存感亂離早年韞秀共提攜齊甘那便償荼苦松茂差欣與柏齊身世儘同平話幻

舅嫂夏宜人語歲時相對夢梁悽牛衣鴻案呼兒記譜裏元家故物稽

處處

處處相逢處處渠木蘭葉健茗香徐十年飽喫桃花飯七葉新成藥果書內景心常藏月魄  
意生身不駕霓車猶龍迦葉元非二欲往相參離坐餘

天馬

天馬徠西極見標赤文歛若電靡鑿勒服盤衍天馬徠眎何時攬余轡遐裔馳超萬里登昆

邱天馬來氣鴻濛雲五色齋房東眎不見希若矇天馬來澹余思聖罔覲美渠支驥躡行  
安期天馬來服予皂神之聽尊載攷神孔惠繆升揚張我武定四方

送仁先回杭

毘耶今杜口示疾復誰因遠道翩來省孤懷得所親圍爐留暖語晴雪送歸人  
蜿蜿長煙路  
天開教令輪

寄問胡元質新詩復幾篇神錐甯露穎絕轡要先鞭江漢朝宗水陰陽度厄年迴風還隱地  
法爾待中仙

輓紀香獅侍讀

代謝行將盡因君重一哀須眉思古處圖畫共嘲詼漢上題猶在江流挽不回花玉前代閣  
重見後賢來

題缶翁畫卷

胸中五嶽不可摩紙上若有仙雲過非墨非筆筆墨和畫史絕倒山靈訶石谿石濤擬則那

心境自現非由它譬蠶成繭繭出蛾風行水上生瀾波吳侯故是鄆山精過我說書甚鏗鏗  
浮沈宦海心自清跌宕江海眼逾明詩懷浩如秋水盈畫會詩意篆詩形哦七言助君詩情  
畫我海樓能不能

題味雪卷

世味久斯淡道味久彌濃至人味無味積定以爲冲曉挹朝霞芬夕飲淪陰蒙舌識諒不存  
味塵孰非空惺然安期棗不若伊蒲供何況六出花雕鐫費天功非冰冰與冽爲水水未融  
正爾酸鹹外別有雋永風江梅助馨香冰筴相玲瓏參破雪竇禪消此殘年冬空山人悟處  
獨立琴音中

寒夕口號

此事了知無我分好音懷我屬西歸青黃赤白光俱現可是蓮開見佛機  
十年不著梅花句今日因梅更憶家天壤已無乾淨雪一作土憐他枝下背陽花  
殘年飽飯亦何須賸著顛牙嚼凍蔬雪裏蕪爲風土字冬春米要隔年儲

未了緣留不倒翁晴窗破硯試冬烘千山鳥滅人踪絕身去空山獨立中

句律重看不似詩癡人歲晚更論一作論癡佛名密記活非活仙讖向來知不知

回望一作四王天光照坐來惺然淵默有龍雷破空正得張顛草伴影何煩太白杯

打門詩句催租劇忘卻蕭家四聖圖高枕祇因酬肺疾補亡何處問書櫥

公爲履道坊中主我寫文昌日疾詩此事不愁兒輩覺清吟社裏獨吟詩

### 社耆畫秋湖行色爲甘卿題

楓老無脂柳已髡寒林鴉點不成羣人天眼目觀衰相家國山河有淚痕子大詩情隨友會

潛夫畫錄過烟雲千人石畔村農話會有風胡劍說聞

### 簡安般

天水一合去海雲無定姿空中遼鶴語應我瑜祇辭雜相生喜樂定心養端倪衆生與諸佛  
湧沒元同時何況素心人孰云不在茲梁月解脫光雲樹春浮枝十月筮來復一如證思惟  
願言李長者華藏觀庖羲

卞中丞夜鐙課讀圖卷爲卞薇閣觀察題

安石榴花冬復榮昔聞異瑞談賢兄南樓圖展曼陀室息壤未報心怛怛江樓一別不重見  
桑葉乾枯海塵旋蒼涼感舊爲傷時流落他鄉復異縣願願卞君排闥來嚼袖一卷珍圖開  
秋鐙昔聞今得見楚弓已失天重回中丞持節臨浙水我祖詞林申館誼尙書秋冷白雲司  
我府君遊同臭味兩家三世通縞紵家乘分明四朝具聯翩舊事思復思斷續長歌句非句  
安石榴花賢母誠豈惟門慶兆邦禎五世不渝君子澤九宗難恕故家情流離瑣尾非蕉萃  
萬一榴花重蓓蕾金粟堆前松已榮王家堂下槐還翠兩番諾責一年踰太息衰翁禿筆枯  
君家政見門材起會選青錢復五銖

慶小山廉訪畫扇見寄短章答復

寒林窠石李家風著我荒原落照中去國三秋成故鬼齊年二老是悲翁君懷政得溪山遠  
我意聊憑聲畫通香火因緣千劫在有時重見鳳城東

題畫

月光無想定□世逍遙遊蕭撼梧竹影浩然天地秋何人傳幻相一往洗羈愁團扇圓如月  
長爲世澤留

書沅叔扇

黃山堅殼不受畫蓮花直爲長虞妍九疊瀑今爲創見三天子者誰疑年僧廚虎善拾殘粒  
山神蛇化踞高顛海日樓中說山久我亦毫端納大千

俚句奉西巖天棊泊園並同社諸公一咲

天戒儻若言畏塗多坎坷門有顛當守巢尊蟲睫大政爾足鑿珊瑚風窗看竹个何由破齋禁  
食指饒羹和小懲理亦宜內心自切磋周侯乃善謔詩道蒲輪邏失咲落車翁甯堪供著作

著作無去音然廣韻  
注造也則固可通叶

題聖教序帖甲寅

長物摩挲暑影遲未亡人尙立枯枝七重樹下慈顏在記我嬰童認字時  
千桑百海韋端已一念萬年楊次公秋盡行間尋粉跡蠹魚原是可憐蟲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四號

一四二



## 近賢論詞遺札

朱居易輯

詠召南與夏閨庵論詞書

閨庵世先生道履。昨奉賜柬，滯相之說，期期不謂然。一題到手，必當發揮正面，力破餘地。長調不能無關合映帶，要須親切，方見真實，非可泛填。僕謂公掃韻之佳者，今年春寒本劇也。草長始鶯飛，草初生則鶯聲自小也。草字韻旁犯本題，大都推開說，而能作本色語，自然佳妙。下闕尤佳。愁恨三語，卽「野火燒不盡」之意，而又此題之微旨也。到字韻觸景生情，行文順境，惟肖惟妙，以此爲滯乎？悄韻不甚響，第參軍賦在語自典飭。少韻關合自然。吾輩生世不諧，賦詠不能無寄慨，亦須語不離宗。用之尾聲，尤爲恰當。宋人詩云：「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公詞盡畫中態矣，非弟嘵嘵作護法也。公不憚煩，手錄俞詞見示而盛譽之，則亦未敢仰同。詞家者流，動言不說盡，不說出，以爲超詣。按之柳周王張諸家，已不盡然。又爲避淺顯則替代以申之，爲叶四聲則扭捏以中之。其按切本題與否，所不計也。真氣貫注，宛轉關生，則不知也。俞詞頗近此病。弟之學詞也，謹守家學，未能深造，苟求文從字順切題而已，要不敢自欺。硜硜之見，甯爲公之滯相，不欲爲無邊際之空相也。汲生又妄發矣，願終教之。

劉炳照與程心齋論白石暗香疏影書

心庵仁兄有道。昨披手答，搗謙逾分，獎飾過情，慙顏無地。賜題一翦梅詞，丰神跌宕，如接清芬，墨緣遙結，縑素有光矣。暗香疏影，爲石帶自度腔，平仄一字不可移易。原詞多以入作平之字，弟與夔伯細檢夢窗玉田各詞，逐字校讎，如月色之月字，玉人之玉字，換頭之第一寂字，夜雪之雪字，玉龍之玉字，皆其顯然者也。至若怪得竹外之得字竹字，亦係以入作平，則從吳張兩詞看出也。辱承虛衷下問，竭誠貢愚，聊備采覽。手此布復，順頌動定翔吉。

鄭文焯與張孟劬論詞書

孟劬仁兄太守鈐下。前者退樓餞春，小集同志，如瀛尹伯弢，皆有和清真之作。鄙人不揆狂簡，輒賦瑞龍吟二解，亦次韻。以諸家墨版，咸載是篇弁首，蓋猶宋本之舊次。原注云：「此謂之雙拽頭。」屬正平調。自「前度劉郎」以下，卽犯大石調，屬第三段。至「歸騎晚」以下四句，再歸正平調。坊刻皆於「聲價如故」句分段者非。世士今知此蓋寡矣！茲錄拙製，奉博知音一粲。比患臂痛，搦管若錐，書不成字，尙希宥之。夢窗詞譌誤二字，曩已手校。其鴻字，今瀛公刊本已改正。半塘沿汲古之舛駁甚多，拙校幾十過，惜今刻未盡從耳。前題一長跋，顯若鍼砭，顛若畫一，首在正名。以爲甲乙丙丁稿之目，實毛氏無據之題，不得已，只可謂之夢窗詞。以見之宋元諸詞人所稱，並無甲乙丙丁一說。且文英

字君特，與美成爲邦彥甫同例。若清真乃美成自名其集者，（見宋史藝文志及周傳）疑夢窗亦然，非文英字也明甚。故尹惟曉諸人，皆以夢窗與清真對舉，此一佳證。草窗題其詞卷，輒隱屬分切夢窗二字，更可徵爲其集名。下走歷陳前失，及所勘訂數十條，自信確然，無可疑議。今瀛公在滬開雕，徒依吳伯宛墨守汲古一家之言，終多遺憾，何事再版？瀛公已將拙題刊列卷首，等諸異議，甚亡謂也。卽如來書所校輕黎二字，黎稿爲藤之誤。此卽白石「翠藤共閑穿徑竹」句，同作杖解。且藤亦韻。以吳詞木蘭花曼是句無不用短叶例。適與瀛公言之，至云「是詞臨字亦非韻，詞中無十一真及文元通十蒸十二侵之例」余舊纂詞韻辨例，卽據北宋晏柳周，南宋吳姜諸名家韻例，歷駁戈氏巨謬，極辨廣韻古通轉音例，僅可論詩，不可繩詞。菴斐軒韻，亦未得幼眇，平水韻部，更不足徵。蓋詞爲樂府之遺，本乎歌謠，極命風騷，出入正變，純以古音之諧，契夫人籟之旨，齊以亢墜，繫以和聲，瀾瀾古燕樂之原，其惟此一縱哉！近以同人說詞中韻例，頗鈔折中，爰盡發夢窗用韻微意，舉似音譜，證以白石旁綴字律，案之五音，悉相吻合。恨年來衰病，無是精力，手寫淨本，又未克假手友生，竄稿篋中，久將淪佚，如何如何！至尊斟藤字爲協，曾亦考訂，所見從同。若謂蒸韻不可通，卽以吳詞乙集中醜奴兒慢通首押庚青韻，而煞拍獨著一屑字，豈非蒸部通轉一證？故嘗謂詞律之嚴密，不在韻而在聲，猶見唐以前古樂遺製，如六經有韻之文，但有諸音，無所謂通轉義例也。質諸敏求深思之君子，當弗河漢斯言。惺惺不盡區區，敬

承勳定安善。鄭文焯頓首。

此近賢論詞遺札三通，爲門人朱居易所輯，久置行篋，偶檢得之。朱生避亂還鄉，音書阻絕。追念  
往居真如，游從談詞之樂，有同天上矣。辛巳仲春，龍沐助附記。

## 榆香拾存 卷中

沛縣張開均著

徐石渠先生，諱憲文，以寒士讀書千山頭，歷捷南宮，嘯傲木天，當時有步兵次公之目，人多啣之。後以太守外任罷歸。詩稿散失，今惟存其晚年作云。其述懷五律云：「每懷先哲訓，竊慕古人風。昔是騰蛟客，今爲失馬翁。細流江水大，拳石太山崇。五柳先生宅，潛居可許同。」願居流第一，敢謂世無雙。質劣書能化，心高學易降。瓣香尊鹿洞，入室見姚江。嗤彼冬烘輩，空談義雜嘵。」劍氣冲霄漢，文光冠魯齊。孫陽曾未顧，駿馬竟空嘶。宗慤中流楫，劉琨半夜鷄。蓬山應不遠，平地上雲梯。」。「一生天作主，萬事命安排。不第人情賤，無名際遇乖。立身須有志，題品便成佳。萬丈龍門浪，升天不可階。」。「天心方轉泰，物意盡含春。此日揚眉客，當年失路人。席帽拋塵舊，金花簇眼新。嚴親恨未見，喜極哭嚴親。」。「臺灣風景陋，物產盡英華。未夏先收稻，經冬尚食瓜。迎春蘭蕙草，帶露茉莉花。清淺桑田畔，曾留犯斗槎。」。「十載滯閩疆，一心思故鄉。髯長春染雪，鬢短曉沾霜。自信身宜退，何言老不妨。蓴鱸非有感，吾道卜行藏。」。「買山聊卜築，先築對山亭。溪水環村碧，嵐光入戶青。牙籤排卷帙，玉樹長階庭。每日勤功課，教兒讀一經。」。「稼圃爲常業，漁樵不我嫌。雄心歸歲改，華髮逐時添。秫釀陶家酒，書題鄴架籤。珊瑚傳舊物，課子父師兼。」。「立身惟一恕，守口欲三緘。」

村墮開新釀，朝衣換舊衫。近耽詩酒趣，遠避利名譏。立命延年壽，格分功過嚴。

又山居云：「春日山居好，農時正可乘。雨肥三徑草，風解一池冰。桃李新花換，鷄豚舊約仍。相呼忘爾我，中表是通稱。」夏日山居好，千章灌木稠。風香聞煮繭，露曉聽驅牛。節氣才芒種，農家正麥秋。打場聲處處，碌碡計豐收。」山居秋最好，好景遞關心。露下桐珪玉，風開桂粟金。黃花宜酒伴，紅葉愛霜侵。促織鳴何切，聲聲逼暮砧。」山居冬最好，長至日回南。雪意風吹雁，冰痕月印潭。收藏邨事畢，報賽老農諳。斗酒相勞慰，圍爐佐夜談。」

又：「詩趣閑中得，山村姓字藏。三間容膝隘，七尺愧身長。卜事馬前課，活人肘後方。埋名名未隱，婦女識韓康。」

其七律云：「老人非是愛吟詩，大半成於未睡時。寒夜鷄聲偏唱早，下弦月色較來遲。猛驚錯字須刪改，爲憶亡書費苦思。夢裏忽聞香氣溢，梅花開滿向南枝。」老人非是愛吟詩，大半成於春曉時。綠柳池塘烟漠漠，紅梅庭院日遲遲。蝶蜂來往花迷徑，鵝鴨游行水滿陂。出谷新鶯何處聽，一聲聲轉最高枝。」老人非是愛吟詩，大半成於首夏時。雨後晴飛鳩喚婦，風前香送繭纏絲。鶯慵老樹聲纔歇，蝶戀叢花夢不知。更有新荷浮水面，如錢葉葉疊清池。」老人非是愛吟詩，大半成於秋半時。黃葉樹頭霜色重，碧梧院落露華滋。一天雁影行楮字，四壁蟲聲妙好詞。風露重陽人送酒，年年採菊向東籬。」

。一老人非是愛吟詩，大半成於歲晚時。萬里朔風吹雁影，一天寒月照冰池。黃梅冒雪花開早，濁酒圍罇客話遲。莫道山中無節候，春光漏洩柳條知。

先生詩好疊韻，其遺悶云：「愁隨閑日去，詩到晚年多」。又「問世知音少，捫心抱愧多」。又「老年兄弟少，瑣事嫁婚多」。又「容身茆屋小，娛老蠹書多」。又「淚亦青衫濕，情同白傅多」。又「閑愁詩外斷，老態鏡中多」。又「今耽山野趣，昨悟宦途忙」。又「看花嫌客少，掃徑課奴忙」。又「春蠶徒自裹，蜂蝶爲誰忙」。又「塔下芝蘭秀，窗前筆硯香」。又「廊廟勛名重，山林姓字香」。又「花癡風解語，梅瘦雪添肥」，二句尤妙。

又和弟松皋韻云：「情深詩格淺，量窄酒杯寬。鬢向愁邊改，事從經過難」。元唱云：「草隨春夢醒，心到醉鄉寬。眼老翻書誤，詩高著字難」。松皋先生名縉文，以光祿署正歸，築易石園娛老，日與葉彤江先生唱詠，著有竹西齋詩行世。葉於予爲外曾祖，著有漱芳齋集行世。

家諱亭先生，諱昌，以拔萃舉於鄉，守汀州，致仕。九歲應童子試，邑明府蔡公臨以院中修竹命題，卽應聲云：「吟風弄月淇泉上，不在尋常草木中」。公歎賞，拔列前茅。院試遂入庠，宗師爲鐫九齡秀才印賜之。精書法。乾隆間，嘗以泥金書格言進上，上贈詩有「八分神妙屬張昌」之句。世人購其隻字，寶之如拱璧云。

其官滇南詩云：「瘴雨聲中驚早暮，烽煙影裏度寒暄」。又一親看卉服驚三箭，遠識綸巾妙七擒」。又「雨後雲還思故岫，畋餘鷹落認原鞵」。蓋公從征緬甸後留別詩也。又一來時驛樹連雲暗，去日岩花帶露明」。亦可見治化之雅矣。

世傳某先生屢鎗鄉闈，後自悔，遂中式舉人。其絕句云：「自從十五入青樓，立意學梳時樣頭。姊妹三人皆嫁去，一番陪送一番羞」。

王晉塔先生幼就學岳家，素聞其妻面疤，嘗密詢小婢，一日雛鬟遺紅羅小紙一角，得詩云：「一方美玉渾無瑕，自小生成有個疤。膩粉搓來猶現隱，胭脂抹去半難遮。芙蓉面上橫秋水，楊柳眉邊掛晚霞。囑爾郎君休問訊，風流何在者些些」。

家我齋先生嘗扶箕，青峯大仙降乩云：「心宜清淡體偏肥，本是前朝一布衣。若問當年何所事，當年往事尚依稀」。一家在皖江江水邊，數椽茅屋起炊煙。買花賣得青牛去，荒盡村南十畝田」。又一白雲飛渡大江頭」七字殊豪。

李著籌先生詩云：「一夜雨霏霏，清晨自啓扉。魚隨新綠上，蝶抱落紅飛。貰酒泥沾屐，移花露滿衣。青山晴更好，空翠印苔磯」。家我齋爲予誦之曰：「抱字佳否」？予曰：「不如易一戲字」。又曰：「滿字與濕字孰佳」？予曰：「滿字大方而鬆滯，濕字小巧而響亮」。



位東二叔祖云：上年正月扶箕，有女仙降壇云：「霜滿樓頭月滿天，朔風陣陣透衾寒。此生已了莊周夢，又向人間續舊緣」。生平若得女工暇，最愛琴棋書畫花。老母年高無個事，終朝庭畔種桑麻」。自注云：「雍正七年，年甫十四，未字而夫故，渠母七旬，織紡度日，十有六年姑沒，予亦從之於地下矣」。

魏月香先生嘗設壇請呂仙師，乩輒動搖，卽駕寫一詩云：「花樣妖嬈柳樣柔，清修幾載住瀛州。今宵又赴諸君約，愧我原來是女流」。寫竟，乩忽滯。次夜又扶乩，仙師云：「昨有五百年前妖狐來相戲污，吾已揮劍斬之」。

任城李雨泉，詩人也。予曾代我齋先生作詩問訊，僅記其二句云：「楊柳風和裁翡翠，杏花雨細濕胭脂」。

曲阜顏心齋孝廉登太白酒樓云：「太白高吟處，憑欄幾歲經。湖光三月暮，雨氣一樓青。蜀道啼山鬼，寒天問酒星。斯人不可作，簷角響風鈴」。

友人誦鬼詩四句云：「廟堂有策軍書記，天地無情戰骨多。故壘春生新草木，游魂夜覽舊山河」。此似前朝陣沒者。又「壯懷空臥綠楊郭」七字，爲千古壯士灰心。

家我齋先生，名以觀，諱亭先生孫也。爲予誦其五律云：「廿載地重遊，風光似昔不？傷心懷舊事

，握手話心愁。主意濃於酒，詩情淡若秋。蕭蕭簾外雨，小住亦清幽」。又「安排竹葉同僧醉，檢點松花帶鶴歸」。又「談詩竟夜無杯酒，愧我曾爲地主入」。又聽房云：「恍聞隱約紅窗裏，小語卿卿喚夜深」。皆醞藉可喜。

其晚眺佳句云：「楊柳綠圍城外寺，晚霞紅浸水邊樓」。又贈僧云：「來去渾無風月管，生平只有水雲知」。又「風柳曳蟬聲」，五字奇絕。

星槎先生題香吟樓詩後云：「一自星橋人渡後，香閨花月負年年」。又「齊眉聞道郎如玉，和得迴文錦字無」？

其題木蘭從軍圖云：「功成不屑封侯賞，贏得戎裝畫裏描」。又「獨憐十二年如夢，悔煞當時火伴兒」。不沾沾揄揚身分，而風節自高。

王次回先生疑雨集，一語百媚。竹溪先生戲作集句云：「入雲歌字貫明珠，淺醉佯邀小玉扶。眼媚暗流燈影外，月穿衫縷見凝酥」。又「帳裏驚回好夢魂，蟾蜍還帶舊歡痕。教郎被裏磨拳遍，爲傍湘蘭竟體芬」。又「眉能爲語任郎猜，唇味如飴一齧丹。有約試香還再到，願爲鷄舌與君含」。又「不解爲歡非是才」一句絕妙。

畢菊農先生悼姬人曉蘭詩云：「容顏宜喜不宜嗔，爲祝丹青筆有神。汝子他年知認母，傷心指與畫

中人」。又「無端塵夢落天涯，腸斷庭前滿樹花。根觸鄉思情一縷，東風如翦雨如麻」。

家坦齋句云：「罷薰香鼎因花放，未補牆籬讓笏生」。昭陽湖云：「楊柳幾家鄰小沛，菱荷百里入平湖」。又一「輸與漁人福多少，萬花叢裏住成家」。

大凡深於文章者，詩多沉摯。顏心齋句：「天寒憐馬瘠，客久恕奴頑」。又泉上云：「地僻心先喜，身閑夢亦清」。皆以理刻出者。又七言云：「荻花香冷雁聲來」，可謂神理獨超矣。

詠物詩最不易工者，恐不超也，超或太空也，故籠統則不可，刻滯更屬不可。雨村先生秋樹云：「瀟洒吟成韻，丹黃繪作圖」。秋雲云：「偶因風出岫，不礙月當頭」。秋水云：「傾耳漸無聲，寒光射眼明。意借孤客淡，波與道心平。夜月羣鴻起，長天一練橫。蒹葭霜落後，渺渺溯澗情」。秋草云：「霜痕籠野闊，山逕入雲荒」。又一「峯懸塔影冲霄漢，潮擁秋聲入海門」。

吳柳菴先生，作梓先生第十二子也。能書，工繪事。西郊閑步詩云：「竹籬茅舍幾人家，溪水灣環繞郭斜。時際太平烽火淨，教軍場裏種桑麻」。題友人畫石云：「筆端真有五丁力，劈下奇峯半塊來」。五律云：「亂山圍古驛，深夜更蒼涼。雨驟雷搖屋，燈昏鬼撼床。壯心等鷄肋，歧路嘆羊腸。負郭田仍在，力耕思故鄉」。

其七言，如「夕照猶懸天外雨，野花欲發晚來香」。又「白雲影裏借尋路，紅葉聲中客倚樓」。五

言如一水聲爭入澗，雲勢欲吞樓」。又「老母特語我，叮嚀記心間。爾姊昔遠宦，歸買夏陽田。屈指四十載，歸甯能幾番。我在來時少，我亡來更難。爾性慣遊遨，骨肉須相憐。他時赴北地，便道勤探看」。天性語愈真愈妙。

黃貽飛先生，治山先生族兄也。清才豪放，不偶於時。其自笑句云：「蹇運偏逢我，流年不恕人」。又夢中得句云：「流水迷前渡，征人戀夕暉」。自以爲日暮途窮之讖。嗚呼！世不迷戀者鮮矣，獨先生乎哉？他如「覓句燈搖壁，憶人月滿城」。又一山淨霜來早，天空雁度遲」。七言云：「見慣揶揄休畏鬼，習成寂靜欲安禪」。最足令人酸鼻者，其悼亡句云：「嚙卿泉路朝親日，莫道年來斷早炊」。先生善彈琴，每揮絃竟夜，藉以銷憂。絕句云：「露下庭前月滿林，空堂獨坐思沉沉。閑中意味清於水，一曲秋鴻萬里心」。

若谷春閨卽事云：「春光祇恐人孤負，故遣飛花落面前」。令人怆怆心動。秋夜云：「森森離樹滿庭前，四壁蟲聲繼暮蟬。一帶浮雲連北斗，半輪明月度南天。碧梧子老風聲急，丹桂香凝露顆圓。爲愛夜涼人不寐，猶橫鐙影小窗邊」。五言如「小橋流水碧，古寺老松青」。又一蟬鳴垂柳綠，蝶舞夕陽紅」。又一風送蟬鳴樹，溪流魚躍萍」。皆名句也。

其元旦五律云：「回首慈雲杳，傷心歲又過。嚴君生感慨，不肯命蹉跎。書戒餘杭遠，情陳別墅多

。今宵滋悼痛，詎問夜如何」。讀之黯然。

若谷表兄聞予集詩話，又寄到鍾子衡先生詩草一本，囑予選入。憶予曾以先君子詩册求序，子衡漫不加意。今讀其詩，如其人，謹封還若谷，以俟世之識者。

孔藉山先生詩不多觀，前選其南歸詠懷四首。今得其答楊竹溪先生見寄二律云：「微子湖邊雁影沈，頻年風雨憶知音。白雲隔斷三秋夢，香草傳來一片心。名士於今誰領袖？詩人自古半山林。門前幾尺桃花水，試問離情若個深」？「納納乾坤寄此身，幾年潦倒軟紅塵。古來冠蓋多知己，我輩蓬蒿亦笑人。曲奏霓裳原入破，世傳花樣欲翻新。曾將小友呼文舉，載酒元亭好問津」。

宿州畫師楊宗鈞，閤家遇捻難，獨脫虎口，流寓夏陽，年已七十矣，改號曰萬生，以筆墨爲活。學爲詩，頗多佳句。其秋夜云：「不寐敲孤枕，空齋起客愁。孤燈千里夢，涼雨一窗秋」。又絕句云：「碌碌風塵外，筆墨常相隨。一生茫茫中，不知身是誰？」七言如「夜雨怕聽孤客館，秋風先瘦異鄉人」。真爲旅客子寫照矣。

其春暮卽事云：「閨中少婦事偏忙，桑葉青青蠶滿筐。只恐陰雲釀作雨，簷前常掛掃晴娘」。

趙梅岑夫子能詩餘，多不示人。昨見其一叢花云：「家貧親老硯田耕，無意問前程。萍飄獨作他鄉客，怎禁受夜雨孤檠。馬帳艱辛，阮囊羞澀，年少誤書生。聊將詩酒破愁城，秋日快新晴。可憐小閣黃

昏後，又還是霜月微明。離緒空長，愁懷如許，誰解箇中情」。讀之爲天下薄命書生同聲一哭。

楊竹溪先生秋蝶云：「西園芳草戀斜暉，花徑香殘舊夢違。何事綠苔添別恨，含情不忍看雙飛」。詠秋海棠云：「丰標依舊占溫柔，細雨飛紅別樣愁。恰似嬌羞初嫁女，縱無人見也低頭」。

陸卓山句云：「敢云知己少，常覺負人多」。昭君云：「共嘆美人真命薄，畫工元自是忠良」。最敦厚可誦。

楊華父先生，甫成童，補弟子員，以明經終其身，與陸卓山殷建屏爲詩酒密友。其春日偶成云：「東風簾外雨絲絲，爲怯春寒起較遲。盡日愁城憑酒破，一身俗病倩書醫。懷人有恨都成夢，得句無題不費思。鳩喚新晴鶯報曉，聲聲催綻海棠枝」。

陳九儀先生，以明經屢薦不第，嘉慶戊辰，已擬中，爲副主司所擯，以氣不充沛。後得敗卷於展局處，竟遺去二比。先生輒嘆曰：「一命也！何須尤人。」先生善書畫，年登大耋。晚歲亦好爲詩。其答友云：「忽飄尺素下雲端，問我年來會否安。殘喘猶能筦爾笑，衰顏無復沃然丹。秋深扶杖時尋菊，雨後臨窗自寫蘭。飲興至今仍未減，相逢還可續前歡」。

題太白詩，予最愛葉佩蓀夫人李夫人含章五律云：「千仞翔孤鳳，高歌一代雄。在天猶被謫，入世豈能容？胆落高驃騎，恩深郭令公。再回唐社稷，諸將莫言功」。夫人一女名令儀，長媳陳氏，名長生

，次媳周氏，名星薇，皆能詩。陳氏西施捧心圖云：「眉鎖春山斂黛顰，君王猶是解溫存。捧心別有傷心處，祇恐承恩却負恩。」陳氏有妹名淡宜，都中寄姊佳句云：「病多漸識君臣藥，別久愁看姊妹花」。

女子能詩，原是天地一奇。然以情易，以識難。海虞女子詠史云：「不學何須詆霍光，託孤寄命報先王。匡張孔馬多經術，青史于今若箇芳」。

歌湘門詩，綿邈可喜。七律云：「背郭臨河靜不譁，一軒幽築抵山家。茶煙出戶常蒙樹，池水過籬欲灌花。小睡手中書半墮，將酣筆下字微斜。叢蘭不合留香久，勾引游蜂入幕紗」。

袁子才先生詠錢云：「千古帝王留字去，萬般人事讓兄驕」。二語盡之矣。其弔周瑜墓云：「一炬已經燒漢賊，九原應去告孫郎」。詠綠珠云：「人生一死談何易，看得分明勝丈夫。聞說息姬歸楚日，下樓還要侍兒扶」。其妙處令人心醉。

豐縣劉羽仙，奇俠士也。手刃父仇，徙秦中。其表兄張先生寄懷十二首。其一：「報父心長策未長，倉皇孤劍走他鄉。但求覆楚甘同敗，那計安劉任往亡。秦地關山人即次，漢家鄉里雁難行。遙知九日登高處，手把茱萸欲斷腸」。後二年，羽仙寄和云：「秋來日月爲誰長，悵我同人隔故鄉。夢裏滄桑驚變幻，客中身世悟存亡。八年羈思書千里，一曲陽春淚數行。脫口新詩煙火盡，幾回讀罷幾回腸」。

其二：「西風落葉正黃昏，往事牽連不可論。恨別江淹空作賦，復讎張綉未蒙恩。白雲村墮嬌兒淚，明月樓空思婦魂。百二河山遮望眼，天涯何處掩柴門」。和云：「倉卒認兒雙眼昏，漂零家計不堪論。爲拚死命舒親恨，豈望生還荷帝恩。繞膝權收東郡淚，陟岡未慰鶴鴒魂。羨君家有三田樹，鬱鬱柴荆抱一門」。

其三：「牢落秦山第幾枝，傳聞到處有心知。飄零杜甫依嚴武，感激荆軻得漸離。古木猿嘯遷客淚，秋風鱸膾故鄉思。天家雨露年來重，底事羈留返旆遲」。和云：「隴樹鶴鴒借一枝，吹篴鼓腹世人知。向平了債囊初澀，蘇武生兒襁未離。寒雪中秋侵客鬢，番笳重九慘鄉思。登高歲歲裁新句，寄我瑤函喜不遲」。

其四：「鷓鴣借得一枝安，幕倚蓮花好自寬。酒後秦箏烏自熱，食前馮鉞莫須彈。流光似水年年逝，客路無家處處難。傲骨嶙峋仍舊否？他鄉休作故鄉看」。和云：「天涯容膝易爲安，到處悲秋強自寬。晚律終輸工部穩，鳴琴好爲子期彈。鬚餘可白焉知老，酒尙能賒未畏難。勁骨全憑傲憂患，任教白眼世人看」。

其五：「聞道鬚眉總有音，遙知鐵石亦傷心。長途自下岡頭淚，久客誰憐澤畔吟。薄暮歸雲尋舊壑，黃昏宿鳥返平林。獨悲潦倒重關外，一紙家書抵萬金」。和云：「異鄉漫道少知音，置腹皆能見赤心



幕內客貽風勸笑，蘆中人解棹歌吟。尋芳攜屐桃花岸，踏雪題詩石虎林。氣短情長還自付，床頭不問有黃金」。

其六：「偃蹇秦關少舊遊，旅懷歸思兩悠悠。他鄉日久黃金盡，故國天高白帝秋。霜雪滿頭悲攬鏡，山河極目恨登樓。親朋何處尤相憶，悍吏敲門叫未休」。和云：「太華空同次第遊，秦雲隴樹看悠悠。鄉關冷落歸天末，風雨縱橫入仲秋。作賦誰登王子閣，放懷獨上仲宣樓。李良豪俠真堪曠，意氣凌於一旦休」。

其七：「少年心事許同袍，湖海元龍氣自豪。豈謂轉蓬隨地遠，可憐搔首問天高。愁中對酒看長劍，夢裏還家折大刀。古道夕陽人不見，沙頭黃鶴亦哀號」。和云：「戀戀餘情勝錦袍，騷壇牛耳數君豪。寒溫兩地關心切，箴砭千言屬義高。病豎能期延壽餌，文魔未畏辟邪刀。鹽車一任霜蹄蹶，師里不過不仰號」。

其八：「籬菊休開故里花，美人遲暮尚天涯。金風夜冷枝頭狹，玉露秋寒水上段。年去年來猶作客，亭長亭短未還家。思君欲寄江南信，驛使遙遙隴道賒」。和云：「晚節八開襄武花，遷人詩酒是生涯。登山涕落茱萸筵，臨水魂銷白露葭。暫爲飲酣忘作客，每因夢醒更思家。寄來好句如提耳，縹緲山河未是賒」。

其九：「大行西望路千層，往事追維頓拊膺。累世朱陳真舊好，一生管鮑是良朋。司徒他日悲周顛，公子當年感信陵。幾度低徊眠不得，疎風冷雨夜挑燈」。和云：「隴山疊疊水層層，望斷鄉園淚滿膺。夙把朱陳聯臭味，好將中表作賢朋。文章千載推孫盛，秦地八年羈少陵。附和正當秋夜永，白髭燃斷對孤燈」。

其十：「普天膏雨下遙空，獨向荒郊泣路窮。斷梗無根憑遠近，羈鷹有鑿紆西東。城連邊塞悲宵柝，地接羌番感土風。猶喜朝雲耐辛苦，年年歲歲與君同」。和云：「浮雲斷續繞長空，君子由來好固窮。鴻雁帶書來塞北，雙魚啣素過山東。路通天竺逢仙侶，俗近中州見古風。賴有侍僮供豆餅，歲時伏臘苦辛同」。

十一：「落日寒鴉叫暮煙，相思依舊恨綿綿。蒼茫雲樹三千里，斷絕鱗鴻五六年。何計忽生秦馬角，可憐輕折楚龍泉。明知聖代多寬政，未到歸期總黯然」。和云：「風急天高淨曉煙，思君未許阻山川。頽頽藝苑方齟齬，判斷甘涼已暮年。燈蕊早知成久別，金錢何日兆團圓。江東父老如相望，元慶來時亦赧然」。

十二：「看雲步月兩傷神，君悵粉榆我悵秦。落盡燈花今夕卜，驚回蝶夢異鄉身。悲君客邸零霜露，憫切先靈待窅窀。解網歸來連夜發，龍沙親送九原人」。和云：「年來何事最傷神？庭泊親喪客逐秦

。白勝已虧全受體，伍員終愧半安身。春秋幾歲違禮荐，妻子誰能代窅窀。欲步君詩腸寸斷，非能爲子亦非人」。

張先生喜羽仙還家五律云：「久客無歸信，於今十二年。眼穿秦霧樹，腸斷隴山川。落月人何在？秋風旆忽旋。好音前日到，猶恐是訛傳。」又「竟覩風塵面，怦然百感生。相逢先有淚，欲問轉吞聲。僕馬三千里，關河十二程。入門悲喜後，款款話離情。」

先生乙酉鄉試，追憶老壩口覆舟，華山阻雨，寄姪象坤詩云：「波浪與身平，舟從水底行。浮沈爭瞬息，呼吸判幽明。有客愁衰病，無人問死生。把君同握手，危急見真情。」又「依舊回南岸，荒郊苦備嘗。渴思沽酒市，飢斷裹餼囊。日暮燈無火，風高夜有霜。濕衣眠不得，愁對話蒼涼」。又阻雨云：「日落山頭暮，風雷又一驚。路衝雲氣走，人逐電光行。僕瘁呼天問，驢疲伏地鳴。到家三十里，依舊阻歸程。」又「晨起去匆匆，天晴眼界空。曉雲和露白，初日帶霞紅。目送辭巢燕，心驚落葉風。蓬門何處是，一縷曙煙中。」又「兒候柴門外，妻迎小院中。爰斟蕉葉酒，香問桂花風。忽道歸途苦，方知旅計窮。一番悲喜意，料得與君同」。又「死去終無報，歸來尙有家。烟寒三徑竹，風瘦一籬花。配帖銷惆悵，門閭鮮嘆嗟。與君曾訂約，不止水中槎」。

黃恩洋先生春閨怨七絕云：「睡起香閨整鏡奩，无端心緒縐眉尖。侍兒也解儂情嬾，門外鶯花不捲

簾」。一閒倚欄杆看雁飛，新表景物最芳菲。惱人偏是長堤柳，只送人家夫婿歸。「珠簾半捲怯宵寒，寂寞無人倚畫欄。自恨不如花上月，猶隨夫婿到長安」。

嘉慶九年，女子史紅鵲南沙河題壁序云：「妾生於劍外，死別刀環，鋒鏑之餘，全家失所。慈親信斷，夫婿音訛，依於所親，攜到薊門，須偕南下。妾少遲玉碎，猶冀珠還，期秋扇之重圓，願春暉之永駐。流離數月，始達此間。嗟呼！陌頭楊柳，都是離愁，門外枇杷，獨懷鄉景。望齊門而泣下，思蜀道以魂歸。阿鵲阿鵲！生不如死。郵傳信宿，便入江南，當是薄命人斷送處也」。七絕云：「萬里飄零百劫哀，青衣江上別家來。朝雲暮雨番番看，一路山眉掃不開」。一慈母音書隔故關，兒身除有夢飛還。年年手濯江邊錦，不設人間掛淚斑」。一深閨一命弱如絲，金鼓聲中住幾時。妾恨也同花蕊恨，阿誰馬上是男兒」。一葦碇望斷路盈盈，鈔銀金釵憶舊情。妾自馬嵬坡下駐，此身只待卜他生」。一小婢嬌癡待理裝，窮途怕檢女兒箱。兒時愛譜江南景，恐到江南更斷腸」。一雲鬢風鬟一斷魂，喘絲扶住幾黃昏。殘燈背寫傷心句，捺亂啼痕與粉痕。」

伍涵芬先生夜坐偶成五律云：「秋氣來深院，閑吟納晚涼。月窺窗漏影，花灑露生香。不寢貪茶味，烹泉候火光。妻賢安拙計，相對補衣裳」。一長夜清齋坐，惟聞促織鳴。天涼剛八月，人靜近三更。詩律老來細，文思幻處平。生涯添蒜髮，耽誤是浮名」。

其九日燕子磯守風詩云：「守風當絕壁，恰恰好登高。詩越三年瘦，人偏九日豪。江流山動影，雨過水肥濤。振濯襟期曠，飄然雲在霄」。秋江夜詠云：「舟行寂寂三更後，猶在蒹葭流水邊。倦擁寒衾迎好夢，一天星斗照人眠」。又「東海潮生天地活」。又「隴頭松老作龍翔」。又「江天明月照蘆花」。名句皆不可多得。

詩人詠物，每將花比美人。水仙云：「湘妃無計傳幽怨，故傍清溪自寫真」。白桃花云：「忽見息夫人小影，縞衣立在月明中」。落花云：「香魂一縷迴風舞，彷彿樓前墮綠珠」。

劉春齡題雪丐圖云：「飢寒凍到身如鐵，免得逢人說感恩」。不倒翁云：「跌坐一空諸色相，分明指點折腰人」。

徐鑒秋先生，諱子焯，胸有左癖，能詩，非所好也。善燃香煤作山水松梅之畫，好擊劍，性豪俠，揮金如土。故從黃觀察軍中，多得人死力。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以義氣相尚。生一女，雋爽有父風，許字於予，年十六，未婚而歿。先生年四旬外亦卒。予猶存其挽先二叔五律二首云：「一見渾如故，交遊恨未深。關山嘆遠別，詩酒少知音。俠氣空相慕，芳蹤不可尋。沾巾南望處，幾碎伯牙琴」。記否連床夜，南窗試手談。故人空有菊，俠士不停琴。魂氣歸仙錄，家園弛負擔。寫哀終不盡，泣涕已難堪」。

于鰲圖先生警句云：「雪後山如醉，素來木似醒」。其黃沙小船口占云：「船頭入水船艙起，艙抑頭揚亦如此。千尺白浪一葦杭，行到中流不由己。忽焉波湧立如山，不見人船只見水。瞥眼浮出去如飛，篙師燙槳手不止。幸登彼岸衣盡濕，回看後船驚欲死」。

又河聲七絕云：「隄外河流夜有聲，聲聲流出古今情。古人往矣河依舊，枕上無端萬感生」。紅葉云：「爲沾雨露常依樹，苦耐風霜不下枝」。天竹云：「生來正色能孤立，縱有低枝不倩扶」。皆能見人性情。

陸卓山先生：「低下珠簾深閉戶，如何隔不斷秋聲」。愈癡愈妙。又「敲詩面壁兒偷笑，沾酒傾囊婦暗噴」。最能寫詩酒癡狂。

劉獻廷先生昭君詩云：「漢主曾聞殺畫師，畫師何足定妍媸。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汪紹燭先生劉伶詩云：「利名役役真成醉，惟有先生是獨醒」。顧赤芳先生題張果老云：「張果倒騎驢，不知是何故？爲恐向前差，忘却來時路」。

隨園類馬嵬坡云：「到底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玉環領略夫妻味，從此人間不再生」。又「將軍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又「聽說西宮恩幸少，梅花猶得落昭陽」。又謁張曲江祠云：「金鑿果教言在耳，玉環何至淚沾衣」。可稱絕唱。又「石壕邨裏夫妻別，更比長生殿上多」。更蘊藉

。又詠西子云：「醉舞何曾干國紀，嬌歌絕未議賢才」。皆能爲美人洗冤。

某先生感懷詩云：「苦恨炎涼喚奈何，幾回搔首不成歌。誰教篋裏黃金盡，莫怪人間白眼多。陋巷時來爭駐馬，華門勢去忽張羅。難憑世事何須問，且閉柴門覓睡魔。」

張鷟荐先生佳句云：「鳥喚幽人起，花憎俗子來」。又「鶯花三月暮，風雨一春寒。地僻登龍遠，名微附驥難」。又「有才空惹恨，無技且偷閑。遠岫留殘照，歸雲戀故山」。又「絮飛千樹雪，花落一庭霞」。又「人繫霜前柝，風敲月下門」。又吳柳庵先生：「柝聲滿地月，犬吠一天霜」。皆傑句也。

金泉先生燈花二句云：「撩人富貴腸偏熱，盼客程期意轉焦」。泉爲隨園之甥也。

某先生詠病，集藥名譜南鄉子詞云：「弱骨怯天冬，滿地黃花憔悴同。雲母屏邊休佇立，防風，烏頭却似白頭翁。自笑寄生窮，愁脈難將草木通。泉石膏肓甘遂老，從容，領取雲山藥餌功」。

丁翰臣先生，葉近辰業師也。性豪邁，好飲酒，傾家一醉，醉時落筆千言，疾如風雨，雖氣象英偉，而詩筆秀麗，殊不類其爲人。詩多散佚不存稿。予記其斷句，五言如「蝶晒全身粉，蜂拖兩股香」。七言如「春交穀雨三分老，天與人心一樣和」。「倦蝶尋花依草落，飢禽啄食背人飛」。「情深只爲人長別，景好無如花半開」。「三雅香醪傾竹葉，一盤生菜嚼梅花」。「亂書堆裏尋詩伯，清漏聲中却睡魔」。又帆影云：「收舵船歸明月渡，亂流人指夕陽山」。皆名句不可多得。

孟淑卿題觀蓮美人圖云：「綠槐蟬靜日偏長，懶爇金爐百和香。莫摘池中蓮子看，個中多半是空房」。

楊華文先生哭王卓旃詩云：「五十四歲不爲老，高堂在殯兒尙小。一朝撒手謝紅塵，身世雖了心不了」。又「詩社酒壇轉瞬中，可憐往事散春風。靈光殿倒人難仰，關塞魂歸路不通」。又「我生交契曾幾人，年來物化徒傷神。卓山旣沒建屏死，今日登堂又哭君。」皆情真語摯，不假刻鏤者也。書懷云：「黃金難買燕臺骨，白首猶吹吳市簫。」又「天街有路登雲易，客邸無錢舉步難」。亦至語哉。

隨園詩話云：「詩有幹無華，是枯木也。有肉無骨，是夏蟲也。有人無我，是傀儡也。有聲無韻，是瓦缶也。有直無曲，是漏卮也。有格無趣，是土牛也」。予續云：「有意無情，是頑石也。有貌無神，是優伶也」。



## 詞林近訊

### 全宋詞出版

宋詞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極重要之地位，此爲盡人所知。作者既多，篇什尤富。而諸家彙刻，除毛氏汲古開宋六十家詞，王氏四印齋所刻詞，朱氏彊邨叢書，吳氏雙照樓影刊唐宋金元人詞，最稱精博外，尙未有仿全唐詩之例，爲之匯刊者。學者欲窺宋詞之全，恆苦搜求之不易。江甯唐圭璋先生，既彙印詞話叢編，復發願爲全宋詞之纂輯，專心搜訪，歷十餘年。至二十六年，始獲竣事。以卷帙繁重，非私人之力所克印行。旋由汪辟疆先生介紹於國立編譯館，轉交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經兵燹，幸未散佚。當於去冬出版，聞購藏者頗爲踴躍。全書三百卷，小字線裝，共訂二十巨冊。編次一依全唐詩體例，雖殘篇斷句，莫不畢收。此誠詞苑之鉅觀，而爲各大圖書館及愛好詞學者所不能不備者也。

### 清詞鈔成書有日

番禺葉遐庵（恭綽）先生，治詞學數十年。晚歲息影滬上，致力於清詞之選輯，所得逾五六千家，所選亦積稿至數十鉅冊。自淞滬戰發，葉先生避居香港，初令沈君癡雲（宗威）代爲保管，而先生急欲

成書，已於去歲派人攜稿南行，躬任編纂之役。近據確息，成書有期。想曾讀先生手輯廣篋中詞者，莫不引領以望此偉製之發刊行世也。

### 廣川詞錄刻成

武進董綬經（康）先生，舊刻讀曲叢刊，最爲世所稱道。比居舊京，復取董氏先德之詞，彙刻爲廣川詞錄。計常州九家，爲蒼梧詞十二卷（董元愷），蓉渡詞三卷（董以甯），漱花詞一卷（董潮），玉椒詞一卷（董基誠），蘭石詞一卷（董祐誠），齊物論齋詞一卷（董士錫），蛻學齋詞二卷（董毅），碧雲詞一卷（董祺），課花齋詞一卷（董康）。雲間一家，爲玉鳧詞一卷（董俞）。常州詞派，在清代最爲世所推崇，而董氏一家，作者特盛。頃承趙叔雍先生轉貽一部，既喜得窺全豹，而其校刊之精美，更爲晚近書林中所罕見。特爲紹介，以告世之留意清詞者。

### 柳谿長短句第二集刻成

雙流向仲堅（迪琮）先生，初與喬大壯邵次公諸君，同治倚聲之學。十年前已刻柳谿長短句，彊邨先生爲作序，極稱許之。近復續刊第二集一卷。壽石工（鏞）先生序稱：「柳谿融情入景，似柳而無其塵下，次公固心折之已。此十年來所作也，掩抑低徊，若不勝其幽傷憔悴也者，殘風殘月而外，又重之

以斜陽煙柳之思，泥馬渡江，臨安移鼎，稼軒所以致慨乎生前身後名耶？石工爲最知柳谿者，其言爲不虛美矣。

## 通訊

### 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支那學研究室來函

謹啓者：頃承贈貴刊第二號，展讀之下，軸軸金聲。大雅不廢，實賴貴刊。欽想高風，景仰何似。沈培老遺詩，尤爲宇內之鴻寶。所憾惟第一號迄未收到，料已付諸洪喬矣。如蒙再爲惠投，曷勝感幸。謹此鳴謝，復敢冒昧干請，良以海外之人，苟一失機，恐無獲覩之期也。諸惟鑒原是荷。此致

同聲月刊社台照

東北大學支那學研究室啓

三月三日

收到

早稻田大學漢學會惠贈「遊文」第十二號第十三號各一冊  
斯文會惠贈「斯文」第二十三編第二號第三號各一冊

謹此致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同聲月刊徵稿簡約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并歡迎各方投稿  
 來稿須直行繕寫并加句讀  
 本刊對來稿有權刪改其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來稿除樂譜論著譯述遺著等欄經預先聲明者外  
 無論揭載與否概不退還  
 來稿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發表時署名  
 來稿除圖畫遺著詩詞通訊等欄當酌贈本刊不另  
 致酬外其長篇撰述及譯稿等每千字當酬以五元  
 至十元之潤資歌劇樂譜另行酌定  
 來稿請寄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同聲月刊社收

定價表每月二十日出版（零售每册五角）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預定辦法
五元	二元七角	國內
八元	四元	香港澳門
十元	五元二角	南洋歐美

同聲月刊 第一卷 第四號

（民國三十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同聲月刊社

南京陰陽營二十三號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總經理者 京報發行部

南京朱雀路邀貴井十四號

代售處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各地中央書報發行所

廣告刊例

頭等	優等	特等	等次
正文後	正文前	封面裏及底封面	地位
六十元	八十元	一百元	全面
卅二元	四十元	五十元	半面
十八元	廿五元	三十元	四分之一